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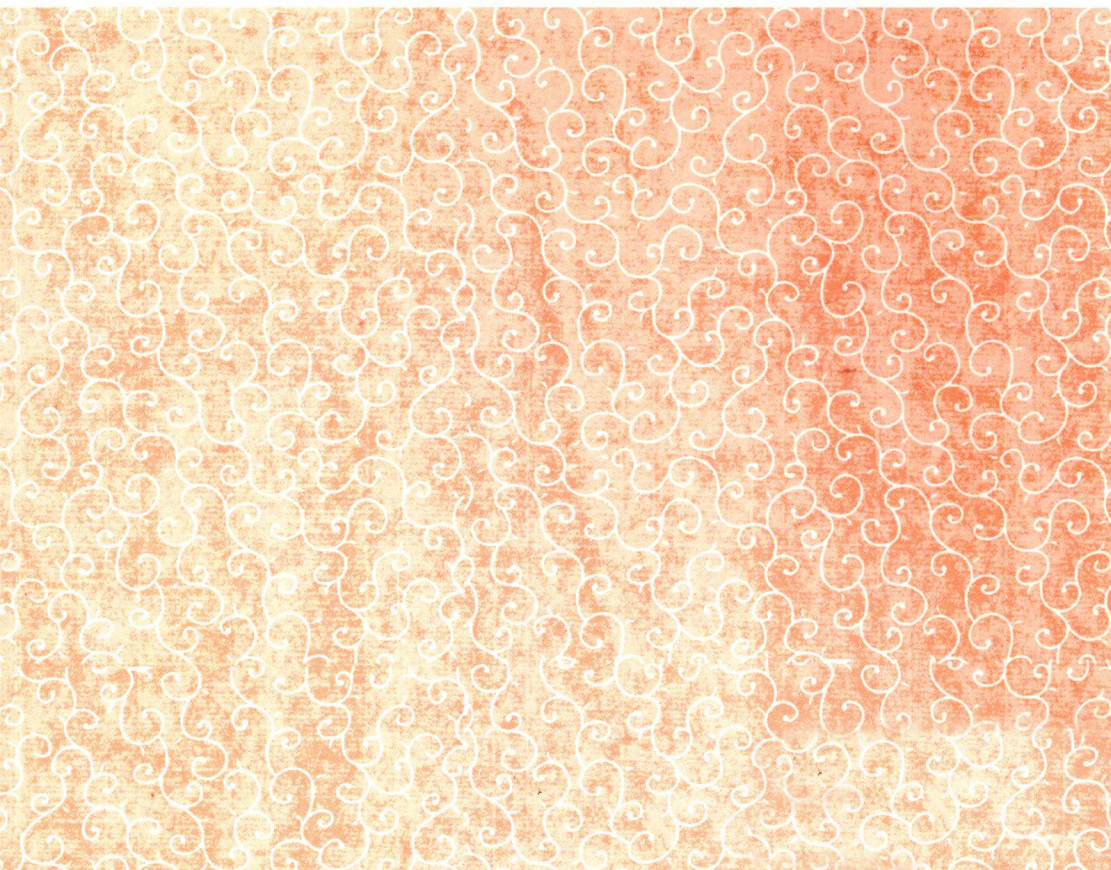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宣室志

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上架建议：笔记小说

ISBN 978-7-5325-6327-2



9 787532 563272 >

定价：16.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宣室志

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宣室志 裴铏传奇/(唐)张读 裴铏撰;萧逸 田松青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8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ISBN 978-7-5325-6327-2

I. ①宣…②裴… II. ①张…②裴…③萧…④田…
Ⅲ. ①笔记小说—小说集—中国—唐代 IV. ①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4977 号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宣室志 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23,000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6327-2

I·2481 定价:1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总 目

宣室志	I
裴铏传奇	83

宣室志

[唐] 张 读 撰
萧 逸 校点

校点说明

《宣室志》，著者张读(834 或 835—886?)，字圣用，一字圣朋，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州市)人。大中六年登进士第，入宣歙观察使郑薰幕。历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尚书左丞。广明元年，黄巢陷长安，读随僖宗入蜀，官吏部侍郎。后兼弘文馆学士，判院事。读高祖张鹭，祖父张荐，外祖牛僧孺皆为小说名家。其著述除《宣室志》外，尚有《建中西狩录》，已佚。

《宣室志》，取名于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问鬼神之事，故此书多记神仙鬼怪狐精、佛门休咎故事，为古代神怪小说之集大成者。其中叙鬼神狐精与人相爱事，生动感人，颇具传奇色彩，常为后世小说、戏曲作者取材。书中所载一些佛教故事，也可见出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全书内容广泛，涉及面甚多。凡此种种，对今人了解当时的风俗习尚及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卷，原书已佚。现存最早的为明抄本与《稗海》本，均为十卷，并附《补遗》一卷，共一百五十五条。此外《太平广记》、《绀珠集》、《类说》中有不见于今本者六十余条。可知今本已非原貌。今以《稗海》本为底本，校以《四库》本及其他刻本，文字择善而从。疏虞之处，请读者指正。

目 录

卷一	7
卷二	14
卷三	20
卷四	27
卷五	34
卷六	41
卷七	48
卷八	56
卷九	62
卷十	70
补遗	78

卷一

李揆于乾元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昼坐于堂之前轩，忽闻堂中有声极震，若墙圯。揆惊，入视之，见一蛤蟆俯于地，高数尺，魁然殊状。揆且惊且异，莫穷其来，即命家童以一缶盖之。客曰：“夫蛤蟆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来公堂，岂非上帝以荣命付公乎？”黎明启视之，已亡见矣。后数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有石宪者，其籍编太原，以商为业，常行货于代北。长庆二年夏中于雁门关行道中，时暑方甚，因偃于大木下。忽梦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状甚异，来宪前谓曰：“我庐于五台山之南，有穷林积水，出尘俗甚远，实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游乎？即不能，吾见檀越病热且死，得无悔于心耶？”宪以时暑方盛，僧且以祸福语相动，因谓僧曰：“愿与师偕往。”于是，其僧引宪西去。且数里，果有穷林积水。见群僧在水中，宪怪而问之，僧曰：“此玄阴池，故我徒浴于中，且以荡炎燠。”于是引宪环池行。宪独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状貌无一异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听吾徒之梵音也。”于是宪立池旁，群僧即于水中合声而噪。仅食顷，有一僧挈手曰：“檀越与吾偕浴于玄阴池，慎无惧！”宪即随僧入池中，忽觉一身尽冷，噤而战，由是惊悟。见已卧于大木下，衣尽湿而寒栗且甚。时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于道。闻道中忽有蛙鸣，甚类群僧之梵音，于是径往寻之。行数里，见穷林积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阴池者，其僧乃群蛙尔。宪曰：“此蛙能幻形以惑于人，岂非怪之尤者乎！”于是尽杀之。

宝历初，长沙有民王叟者，家贫，营田为业。一日耕于野，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驰以归，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晓，昼吟而夕，如是者凡旬月。有医者云：“此受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几有及；状且深矣，则吾不得而知也。”后数日，病益甚，忽闻臂中有声，幽然而微，若蚯蚓吟者。又数日，其声益响，如合千万音。其痛亦随而多焉，是夕果卒。

有御史韦君，尝从事江夏，复以奉使至京；既还，道次商於馆亭中，忽见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状甚微。韦君曰：“是为人之患也，吾闻汝虽小，螫人良药无及。”因以指杀焉。俄又见一白者下，如前所杀之，且视其上，有网为窟，韦乃命左右挈帚尽为扫去，且曰：“为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抚其柱，忽觉指痛不可忍，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韦君惊，即拂去，俄遂肿焉，不数日而尽一臂。由是肩舆舁至江夏，医药无及，竟以左臂溃为血，血尽而终。先是，韦君先夫人在江夏，梦一白衣人谓曰：“我弟兄二人为汝子所杀。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请。”言毕，夫人惊寤，甚异之，恶不能言。后旬余而韦君至，具得其状，方悟所梦。觉为梦日，果其杀蜘蛛于馆亭时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数日而韦君终矣。

吴郡陆颢，家于长城之东，其世以明经仕。颢自幼嗜面，为食愈多而质愈瘦。及长，从本郡贡于礼部。既下第，遂为生太学中。后数月，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既坐，颢谓颢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网罗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来中华，将观文物之光。惟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庄然其容，肃然其仪，真唐朝儒生也，故我愿与子交欢。”颢谢曰：“颢幸得籍于太学，然无他才能，何足下见爱之深也？”于是相与酬燕，极欢而去。颢，信士也，以为群胡不我欺。旬余，群胡又至，持金缯为颢寿。颢志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长安中，惶惶然有饥寒色，故持金缯，为子仆马一日之费，所以交吾子欢尔。岂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颢不得已，受金缯。及胡人去，太学中诸生闻之，偕来谓颢曰：“彼胡率好利不顾其身，争米盐之微，尚致相贼杀者，宁肯轻金缯为君寿乎？且太学中诸生甚多，何为独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间，以避再来也。”颢遂侨居于渭上，杜门不出。仅月余，群胡又诣其门，颢大惊，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学中，我未得尽言；今君退处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颢手而言曰：“我之来，非偶然也，盖欲富君尔，幸望知之！且我所祈，于君固无害，于我则大惠也。”颢曰：“谨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面乎？”曰：“然。”又曰：“食面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虫尔。今我欲以一粒药进君，君饵之，当吐出虫，则我以厚价从君易之，其可乎？”颢

曰：“若诚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药，其色光紫，命饵之。有顷，遂吐出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面虫，实天下之奇宝也。”颞曰：“何以识之？”“吾尝见宝气亘天，起于太学中，故我特访而取之；然自一月余，清旦望之，见斯气移于渭水上，果君迁居焉。夫此虫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生，故好食面，盖以麦自秋始种，至来年夏季方始成实，受天地四时之全气，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面食之，可见矣。”颞即以面斗余致其前，虫乃食之立尽。颞又问曰：“此虫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宝，俱禀中和之气。此虫乃中和之粹也。执其本而取其末，其远乎哉！”既而以函盛其虫，又金篋扁之，命颞致于寝室，谓颞曰：“明日当自来。”及明旦，胡人以十辆车辇金玉绢帛约数万献于颞，共持金函而去。颞自此大富，治园田为养生具，日食果肉，衣鲜衣，游于长安中，号豪士。仅岁余，群胡又来，谓颞曰：“吾子能与我偕游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宝以夸天下，而吾子岂非好奇之士耶？”颞既以甚富，素享闲逸自遂，即与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结宇而居，于是置油膏于银鼎中，构火其下，投虫于鼎中炼之，七日不绝燎。忽有一童，分发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盘，盘中有径寸珠甚多，来献胡人，胡人大声叱之，其童色惧，捧盘而去。仅食顷，又有一玉女，貌极冶，衣霞绡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盘，中有珠数十，来献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盘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碧瑶冠，被霞衣，捧绛帕籍，籍中有一珠，径二寸许，奇光泛空，照数十步。仙人以珠献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谓颞曰：“至宝来矣！”即命绝燎。自鼎中收虫置金函中。其虫虽炼之且久，而跳跃如初。胡人吞其珠，谓颞曰：“子随我入海中，慎无惧！”颞即执胡人佩带，从而入焉。其海水皆豁开数步，鳞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游龙宫，入蛟室，奇珍怪宝，惟意所择。才一夕，而其获甚多。胡人谓颞曰：“此可以致亿万之资矣。”已而，又以珍贝数品遗颞。径于南越货金千镒，由是益富。其后竟不仕，老于闽越，而甲于巨室也。

大历中，彭偃未仕时，尝有人谓曰：“君当得珠而贵，后且有祸。”寻为官得罪，谪为澧州司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为珠可贵，即命人采之，获蚌甚多，而卒无有应。及朱泚反，召偃为伪中书舍人。

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果诛死。

跋扈李师道以青齐叛，章武帝将讨之，凡数年，而王师失利，师道益骄。尝一日，坐于堂，其榻前有银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皆坠。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之兆也。

左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赋，又主盐铁。其子仲翔，尝一日避暑于山亭。忽见家僮数十，咸若无首，被血来仲翔前。仅食顷，方不见。仲翔惊异且甚，即具白之，愿解去权位，涯不听。是岁冬十一月，果罹郑注之祸。

新昌里尚书温造宅，桑道茂尝居之。庭有一柏树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则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验也。”于是以铁数十钩镇于柏树下。既而告人曰：“后有居者发吾所镇之铁，则其家长当死！”唐大和元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发地营缮，得其所镇之铁。后数月，造果卒。

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出镇汉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尝退朝于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踉久之，宗闵异且恶。是时李训、郑注以奸诈得幸，数言于帝。训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后旬日，有诏贬为明州刺史，连贬潮州司户，盖其兆也。

柳公济尚书，唐大和中，奉诏讨李同捷。既出师，无何麾枪忽折。客有见者叹曰：“夫大将军出师，其门旗及麾枪折者，军必败衄；不然，上将死。”后数月，公济果薨。凡出军征讨，有乌鸢随其后者，皆败亡之征。有曾敬玄者，尝为北部裨将。李师道叛时，曾将行营兵士数千人。每出军，有乌鸢随其后，必主败折，率以为常。后舍家为僧，住持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罗立言为京兆尹，尝因入朝，既冠带，引镜自照，不见其首，遂语于季弟约言。后果为李训连坐，诛死。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中谓之七圣画。初，殿宇既制，寺僧求画工，将命施彩饰绘，责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后数日，有二少年诣寺来谒曰：“某，善画者也。今闻此寺将命画工，某不敢利其直，愿输工，可乎？”寺僧欲先阅其笔，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尝画于长安诸寺，宁有迹乎？”僧以为妄，稍难之。少年曰：“某既不纳师之直，苟不可师意，即命圻其壁，未为晚也。”寺僧利其无直，遂许之。后

一日，七人果至，各挈彩绘，将入殿宇，且为僧约曰：“从此去七日，慎勿启吾之户，亦不劳赐食，盖以畏风日侵铄也。当以泥锢之，无使有纤隙；不然，则不能施其妙矣。”僧从其语，自是凡六日，阒无有闻。僧相语曰：“此必怪也。当不宜果其约。”遂相与发其封。户既启，有七鸽翩翩，望空飞去。其殿中彩绘，俨若四隅，惟西北墉未尽饰焉。后画工来见之，大惊曰：“真神妙之笔也！”于是莫敢继其色者。

唐故尚书李公诜镇北门时，有道士尹君者隐晋山，不食粟，尝饵柏叶，虽发尽白而容貌如童子，往往独游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余者，顾谓人曰：“吾孩提时，尝见李翁言，李翁，吾外祖父也。且曰：‘我年七岁已识尹君矣，迨今七十余年，而尹君容貌如旧，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几何为人间人；汝方当壮，志尹君之容状。’自始至今，七十余岁矣，而尹君曾不老惫，岂非以千百岁为瞬息哉！”北门从事冯翊严公绶，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驱驾而诣焉。其后严公自军司马为北门帅，遂迎尹君至府廨，馆于官署中，日与同席。闻有异香自肌中发，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学佛屠氏，尝曰：“佛祖与黄老固殊致。”且怒其兄与道士游，后一日，密以堇汁置汤中，命尹君饮之。尹君既饮，惊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坚，有异香发其中。公命割而视之，真麝脐也。自是尹君貌衰齿落，其夕，卒于馆中。严君既知女弟之所为也，怒且甚。即命部将治其丧。后二日，葬尹君于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圣观道士朱太虚，因投龙至晋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虚惊而问曰：“师何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岁在北门，有人以堇汁饮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则堇汁安能败吾真耶？”言讫忽无所见。太虚窃异其事。及归，具白严公。公曰：“吾闻神仙不死，脱有死者，乃尸解尔；不然，何变异之若是耶！”将命发其墓以视之，然虑惑于人，遂寝其事。

浮屠氏契虚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为御史于玄宗时。契虚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年二十七，髡发衣褐，居长安佛寺中。及禄山破潼关，玄宗西幸蜀门，契虚遁入太白山，采柏叶而食之，自是绝粒。尝一日，有道士乔君，颜貌清瘦，须发尽白，来诣契虚，谓契虚曰：“师神骨甚孤秀，后当遨游仙都中矣。”契虚曰：“吾尘俗之人，安能诣仙都乎？”乔君

曰：“仙都甚近，吾师可立去也。”契虚因请乔君导其径。乔君曰：“师当备食于商山逆旅中，遇^{音奉}，即荷竹囊而贩者，即犒于商山而馈焉。或有问师所诣者，师第言愿游稚川，^{音子}当导师而去矣。”契虚闻其言，喜且甚。及禄山败，上自蜀门还长安，天下无事。契虚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备甘美以俟^{音子}而馈焉。仅数月，遇^{音子}百余，俱食毕而去，契虚敬稍殆，且谓乔君见欺，将归长安。既治装，是夕，一^{音子}年甚少，谓契虚曰：“吾师安所诣乎？”契虚曰：“吾愿游稚川有年矣。”^{音子}惊曰：“稚川，仙府也。吾师安得而至乎？”契虚对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尝遇至人，劝我游稚川。路几何耳？”^{音子}曰：“稚川甚近。师能偕我而去乎？”契虚曰：“诚得游稚川，死不悔！”于是^{音子}与契虚俱至蓝田上治县。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险，逾岩岨，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音子}与契虚共负巨石置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绝。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见一门在数十步外，遂望门而去。既出洞外，风日恬煦，山水清丽，真神仙都也。又行百余步，见一高山，其山攒峰迢拔，道径危峻，契虚眩惑不敢登，^{音子}曰：“仙都且近，何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顶，其上坦平，下视川原，邈然不可见矣。又行百余里，入一洞中，及出，见积水无穷，水中有石径，横尺余，纵且百里余。^{音子}引契虚蹑石径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数十寻。^{音子}登木长啸久之，忽有秋风起于林杪。俄见巨绠系一竹囊，自山顶缒下，^{音子}命契虚瞑目坐囊中，仅半日，^{音子}曰：“师可寤而视矣。”契虚既望，已在山顶，见有城邑宫阙，玃玉交映于云霞之外。^{音子}指语：“此稚川也！”于是相与诣其所，见有仙童百辈，罗列前后。有一仙人谓^{音子}曰：“此僧何为者？莫非人间人乎？”^{音子}对曰：“此僧名契虚，尝愿游稚川，故吾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笏者凭玉几而坐，其貌甚伟。侍卫环列，呵禁极严。^{音子}命契虚稽首上谒且拜，谓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虚拜，真君召契虚上，讯曰：“尔尝绝三彭之仇乎？”契虚不能对。真君曰：“慎勿久留于此！”因命^{音子}与登翠霞亭。其亭亘空，栏槛云矗，见一人袒而瞬目，发长数十尺，凝膩黯黑，洞莹心目。^{音子}谓之曰：“尔可谒而拜。”契虚既拜，问：“此人为谁？乃于此瞬目乎？”^{音子}曰：“此人名杨外郎也。外郎乃隋氏宗室，

尝为外郎于南宫。属隋末帝主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国属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彻视也。夫彻视者，寓目于人世尔。”契虚曰：“请寤其目，可乎？”撝子即面请，外郎忽寤而视，其两目光皆若日月之昭明。契虚悸然背汗，毛发尽劲。既而又见一人卧石壁之下，撝子曰：“此人姓一，支润其名，亦人间之人，得道而至此者。”于是撝子引契虚归，其道途皆去时之履历。契虚因问撝子曰：“吾向者谒覲真君，真君问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对。”撝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凡学仙者，当先绝其三尸，如是，则神仙可得；不然，虽苦其心，无补也。”契虚悟其事。自是而归。因庐于太白山，绝粒吸气，未尝以稚川之事语于人。贞元中，徙居华山下。有荥阳郑绅与吴兴沈津俱至长安，东出关，行至华山下，会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虚已绝粒，故不置庖爨。郑君异其不食而骨状丰秀，因征其实。契虚始以稚川之事告于郑。郑好奇者，既闻其事，且叹且惊。及自关东回，重至契虚舍，其契虚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郑君尝传其事，谓之《稚川记》。

唐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立于庭，各执乐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乐阕，有一仙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乐乎？此神仙《紫云曲》也。今愿传授陛下，为圣唐正始音，与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传受焉。俄而寤，其余响犹若在听。玄宗遽命玉笛吹而习之，尽得其节奏，然默而不泄。及晓，听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于御前，玄宗俯而不听；二相惧，复奏之，玄宗拂衣而起，卒不顾二相；二相益恐，趋出。时高力士侍侧，即奏曰：“宰相请事，陛下宜面决可否。兹有崇、璟所言，皆军国大政，而陛下不之顾，岂二相有忤于圣意乎？”玄宗笑而谓曰：“我昨夕梦十仙子奏乐曰《紫云曲》，因以授我，我恐忘其节奏，由是默而习之，故不暇听二相奏事。”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书，以此事语于二相。二相惧少解。曲后传于乐府。

卷二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长，自寺外门至佛殿。先是，闾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披金甲，执银槊，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轧其门，扃鐃尽解，神人即俯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之而没。闾人惊寤。及曙，视其门，已辟矣。即以梦白于寺僧，众往共视，见神人之迹。告于京兆尹，尹具表以闻。肃宗命使验之，果如其言。

陈少游镇淮南时，尝遣军卒赵某使京师遗公卿书。将行，戒之曰：“吾有急事，俟汝还报。以汝骁健，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计日不还，当死！”赵日驰数百里，不敢怠。至华阴县，舍逆旅中，寝未熟，倏见一人绿衣，谓赵曰：“我吏于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赵不测，即与使者偕行。至岳庙前，使者入白赵某至。既而呼赵，趋拜阶下。其堂上列烛，见一贵人据案而坐，侍卫严肃，谓赵曰：“吾有子婿，在蜀数年，欲驰音问，无可为使者。闻汝善行，日数百里，将命汝使蜀，可乎？”赵辞以相国有命使长安，且有刻限，不然当死。今为大王使蜀，是弃相国命，他日实不敢还广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归乡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径为我去，当不日至西蜀，而还长安，未为晚也。”即留赵宿庙后空舍中，具饮食。忧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惧得罪；固辞不往，又虑祸及——计未决，俄而渐晓。闻庙中喧阗有声，因出视，见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鸟近数万，又有奇状鬼神千数，罗列鞠躬如朝谒礼。顷有诉冤者数人偕入，金天断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谓左右呼赵，应声而出。王命上阶，于袖中出书一通付赵曰：“持此为我至蜀都，访成都萧敬之者与之。吾此吏卒甚多，但以事机幽密，虑有所泄，非生人传之不可。汝一二日当疾还，无久留！”因以钱一万遗之。赵拜谢而行。至门，告吏曰：“王赐我万钱，我徒行者，安所赍乎？”吏曰：“致怀中尔。”赵即以钱贮怀中，了无所碍，亦不觉其重也。行未数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即弃道旁。

俄有追者至，以钱数千遗之，曰：“向吾误以阴道所用钱赐汝，固无所用，今别赐此矣。”赵受之。昼夜兼行，逾旬至成都。访萧敬之，以书付之。敬之启视，喜甚，因命酒食，谓赵曰：“我，人也，家汝郑间，往岁赴调京师，途至华阴，为金天王所摄为婿。今我妻在此，与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则遂矣，故命君驰报。”留赵一日，赠缣数匹，以还书托焉。过长安，遂达少游书。得还报，日夜驰行至华阴，金天见之大喜，且慰劳：“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还，设相国讯汝，但言为我使，遣汝为裨将，无惧！”即以数十缣与之，曰：“此人间物，可用之。”赵拜谢而出，径归淮南。少游讯其稽留，赵具以事对。少游怒，不信，系狱中。是夕，少游梦一人，介金甲，持宝剑，曰：“金天王告相国，向者实遣赵某使蜀，今闻得罪，愿释之！”少游惊寤，叹息良久。明日晨起，语于宾僚，即命释赵而署为裨将。元和中犹在。

元载布衣时，尝与故礼部侍郎张谓友善。贫无仆马，弊衣徒行于陈蔡。一日天暮，忽大风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行诣道左神庙中以避焉。时有盗数辈，皆仗剑佩弧，匿于庙庑下。二人见之甚惧，且虑为其所害，即负壁而立，不敢动。俄闻庙中有声曰：“元相国、张侍郎且至，群盗当速去，无有惊于贵人！”群盗惶怖驰去。二人相贺曰：“吾向者以殍死为忧，今吾闻声，真神人之语也！”且喜且异。其后，载果相代宗，谓终礼部侍郎。

贞元初，陈郡袁生者，尝任参军于唐安。罢秩，游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裼裼，既坐，谓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县。往者尝职军伍间，今已免矣，故旅游至此。”生与语，其聪辩敏博出于人，袁生甚奇之。又曰：“某，善于推算者，能预知君平生荣悴得失之事。”生即讯之，遂述既往得丧，一一如笔写。生大惊。是夕，夜既深，密谓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陈于君子，可乎？”袁生闻而惧，即起曰：“尔既非人，果鬼乎？是将崇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崇君，所以来者，将有托于君尔。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岁霖雨数月，居舍尽圯，郡人无有治者，使我为风日所侵剥且甚，又日为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视我如一坯土尔。今我赴诉于子，子以为可则行，不则去，无恨乎？”袁生曰：“神既有愿，有何不可哉！”神曰：

“子来岁当调补新明令，倘为我重建庙宇，以时祭祀，则幸之甚矣。惟愿无忘！”袁生许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时，当一见诣；然而人神理隔，虑君仆吏有黷于我，君当悉屏去吏卒，独入庙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谨受教。”是岁冬，袁生果补新明令。及至任问之，果有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旬余乃诣之，未至百余步，下马屏卒，独入于庙中，见其檐宇摧颓，蓬荒如积。伫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庙后来，高生也，色甚喜。既相拜揖，乃谓袁生曰：“君不忘夙约，今日动劳车马，俯而诣我，幸何甚哉！”于是引入庙。见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桎梏，有数人立其旁。袁生因问曰：“此僧亦何为而得罪，以至于是？”神曰：“此僧乃县东兰若道成师也。身有殃咎，故系于此，今将一岁矣。每旦夕，余则鞭箠之。从此后旬余，余当释之。”袁生又问曰：“此僧身居阳世，安得系于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系之，则其身自遭沉疾，亦安得知其魂为余所系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诺我兴建祠宇，幸疾图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归，欲为计其工费，然以初官贫甚，无以为资，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系道成师之生魂，因而困惫，僧本不知。又云从此去旬余，当解脱矣。吾今假以他语，俾其建庙，无乃不可乎？彼僧闻此，必无所疑。”于是命驾径往县东兰若问之，果有道成师者，卧疾沉惫，几一岁矣。袁生见道成，道成曰：“某病将死，旦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尽。”袁生曰：“师疾如此，濒于逝矣。我能愈之。师其愿乎？师其发愿出财修建赤水神庙，自当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虽于货货，安所吝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善视鬼。近谒赤水神庙，见师生魂荷桎梏系于垣下，因召赤水神问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系于此。’吾怜师之苦，叱其神：‘尔何为系生人魂？可疾解之。吾当命此僧以修建庙宇，慎无相违也！’神喜而诺我，曰：‘从此去旬余，当舍其罪。’吾故告师，疾当愈，宜修赤水神庙也。毋以疾愈怠尔初心。如此，则祸且及矣！”道成伪曰：“敬受教！”后旬余，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弃家学浮屠氏，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生谓我曰：‘师之疾，赤水神为之也。疾若愈，可修补其庙。’夫置神庙者，所以佑兆人，祈福应；今既有害于我，安得不除之乎！”即与其徒持缶负畚诣庙，尽去神像及祠宇，无遗者。又明日，道成诣袁生。袁生喜曰：

“师疾果愈。吾语岂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谓曰：“可速建赤水神庙，不然，且惧为祸。”道成曰：“夫人所以赖于神者，以其福可延，祸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淫潦则祈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诸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祈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为害于人，焉可不去之？今已尽毁其庙矣！”袁生且惊且惧，遂谢之。道成气益丰，而袁生惧甚。后月余，吏有罪，袁生扑之，无何吏死，其家诉于郡，坐徙端溪。行抵三峡，忽遇一白衣立于道左，视之，乃赤水神也，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今君弃逐穷荒，亦我报仇尔。”袁生谢曰：“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而为仇也？”神曰：“道成虽为僧，而余福犹盛，故吾不能为灾。今君禄与命衰，皆弃宿约，故吾得而为谋矣。”言已不见。生甚恶之。数日，竟以忧卒。

王镈之镇太原也，忽一日亭午，有小吏见一神人，长丈余，介金仗剑，自衙门缓步而来。既而伫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见之，惧甚，白于衙将靳坦、张和。偕视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风起，因忽不见。后月余而镈薨。时元和中也。

云朔之间尝大旱，时暑益甚，里人病热者以千数。有村叟陈翁者，尝独行田间，忽逢一人，仪状甚异，擐金甲，左右佩弧矢，执长剑，御良马，朱纓金珮，光饰华焕，鞭马疾驱。适遇陈翁，因驻马而谓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农人，家于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今上帝以汝里中俱病热，岂独骄阳之所致乎；且有厉鬼在君邑中为祟，故人多此疾。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见。陈翁即以其事白于里人，自是云朔之间，病热者皆愈。

王镈镇太原，有清河崔泽者，长庆中，刺坊州。尝避暑于亭，时风月晴朗，忽见一丈夫，身甚长，危冠广袖，自堂之前轩而降，立于阶所，厉声而呼者三。呼既止，崔氏一家皆见之。崔泽惧而且恶，命家童逐之，已亡见矣。是夕泽被疾，至明日，发使献书，愿解官归老，相府不允。后月余，卒于郡。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因疾不治。至秋九月免，其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披甲仗剑，佩弧矢，

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遂起，力疾正冠，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遽见帝！”神曰：“威梓国绝域远夷，部落繁聚，世与韩氏为仇，而乃骋悖肆奸，觊觎中夏。今将付之，非力不给，卿以为何如？”愈对曰：“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颌之而去。于是书其词揭于座右，终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故相李逢吉，尝为司空范希朝从事于单于府。时金城寺有老僧无为者，年七十余。尝一人独处禅斋，负壁而坐，瞬目数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门而入。食顷，闻报李从事来。自是逢吉将游金城寺，无为辄见向者神人先至，率以为常。衙将简郢，与无为弟子法真善，尝为郢语之。

故相李回，少时尝久疾，其兄辇召巫祝，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方面壁而卧，忽闻庭中喧然，回视，见堂下有数十人，或衣黄衣绿，竞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将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而降，左右两翅，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陆大夫神至矣！”巫者亦惊曰：“陆大夫神来！”即命致酒食于庭。其首俯于筵上，食之且尽，乃就饮其酒，俄顷，其貌赅然，若有醉色，遂飞去。群鬼亦随而失。后数日，回疾愈。

有崔君者，贞元中为河内守。崔君贪而刻，河内人苦之。尝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酬直，其寺僧亦以太守终不敢言。未几而崔君卒于郡。是日，寺有牛产一犊，其犊顶上有白毛如缕织成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与观之，且叹且异曰：“崔君为吾郡太守，尝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还。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复生。回至其家，虽豢以刍粟，卒不食。崔氏且以为异，亦竟归其寺焉。

海岱之间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长生。玄宗皇帝尝命临淄守每岁采而贡焉。开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为临淄守，是岁秋，因入山采玄黄石。忽遇一翁，姿质甚妙而风度明朗，髭髯极丰，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马且告曰：“君侯躬自采药，岂不为延圣主之寿乎？”曰：“然。”翁曰：“圣主当获龙马，以彰清世雍熙之瑞，则享国无疆，无劳采常药耳！”邕曰：“龙马安在？”答曰：“当产齐鲁之郊，若获之，即是太平之符；虽麟凤龟龙，不足以并其瑞。”邕方命驾以后乘，遽亡见矣。邕

大异之，顾谓从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贞者，求龙马于齐鲁之间。至开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贞果得马于北海郡民马会恩之家。其色骝毛，两胁有鳞甲，鬃尾若龙之髻鬣，嘶鸣真篪笛之音，日驰三百里。乾贞讯其所自，会恩曰：“吾独有牝马，尝浴于淄水，遂有胎而产，因以龙子呼之。”乾贞即白于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献。上大悦，诏内闲廐异其刍豢，命画工图其状，用颁示中外。

天宝初，有王薰者居长安延寿里中。尝一夕，有三四辈挈食会薰所居。既饮食，烛前忽有巨臂出烛影下，薰与诸友且惧，相与观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几，影外有语曰：“君有会，不能一见呼耶？愿得少肉致掌中！”薰莫测其由，即与之，其臂遂引去。少顷，又伸其臂曰：“君幸与我肉，今食具尽，愿君更赐之！”薰即又置肉于掌中，已而又去。于是相与谋曰：“此必怪也，俟其再来，当断其臂。”顷之果来，拔剑斩之，臂既堕，其声亦远。俯而视之，乃一驴足，血满于地。明日，因以血踪追寻之，入里中民家。既以事问民，民曰：“家有一驴，且二十年矣，夜失其足，有似刃而断者焉，方骇之。”薰具言其事，若符所怪，即杀而食之。

郭司空钊，大和中自梓潼移镇西凉府。时有阍者甚谨朴，钊念之，多委以事。尝一日，钊命市纹缯丝帛百余匹，其价倍，且以为欺我，即囚于狱，用致其罪。狱既具，钊命笞于庭，忽有十余犬争拥其背，吏卒莫能制。钊大异之，且讯其事，阍者曰：“某好阅佛氏《金刚经》，自童丕常以食饲群犬，不知其他。”钊叹曰：“犬尚能感其惠，报其德，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释之。

扶风县西有天和寺，在高岗之上，其下龕宇轩豁，可居穷者，赵叟家焉。叟无妻孥，病足而伛，常策杖行乞于市，里人哀其老病而穷无所归，率给以食。叟得食，必先聚群犬以食之。后岁余，叟病寒卧于龕中，时大雪，叟贫无衣，裸形就地，且战且栗。群犬但集于叟旁，摇尾而噪，已而环其衽席，竞以身卫叟肢体，由是寒威稍解。后旬余，竟以寒死于龕中，群犬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

卷三

贞元中，有大理评事韩生者，侨居西河郡南。有一马，甚豪骏，尝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枥，汗而且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韩生。韩生怒：“若盗马夜出，使吾马力殆，谁之咎？”乃令扑焉。圉人无以辞，遂受扑。至明日，其马又汗而喘。圉人窃异之，莫可测。是夕，圉人卧于厩舍，阖扉，乃于隙中视之。忽见韩生所蓄黑犬至厩中，且噪且跃，俄化为一丈夫，衣冠尽黑，即挟鞍鞭马，驰骋而去。行至门，门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马，马竟跃而过，黑衣人乘马而去。复归，既下马解鞍，其黑衣人又噪跃，还化为犬。圉人惊异，不敢泄于人。后一夕，黑犬又驾马而往，逮晓方归。圉人因寻马踪，以天雨新霁，其为踪历历可辨。至南十余里一古墓前，其踪方息。圉人乃结茅斋于墓侧。来夕，先止于斋中以伺之。夜将分，黑衣人果驾马而来，下马，系于野树，其人人墓，与数辈笑言极欢。圉人在茅斋中伏而听之，不敢动。近数食顷，黑衣人告去，数辈送出墓穴。于内一褐衣者顾谓黑衣人曰：“韩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捣练石下，吾子无以为忧。”褐衣者曰：“慎无泄。兹事泄之，则吾属不遗噍类矣！”黑衣人曰：“谨受教！”褐衣者又曰：“韩氏稚儿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有字，当即编于名籍，必不致弛懈也。”褐衣者曰：“明夕再来，当得以笑语。”黑衣人唯而去。及晓，圉者归，遂以其事密告于韩生。生即命肉喂其犬。犬既至，因以绳系，及次所闻，遂穷捣练石下，果得一轴书，具载韩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纪莫不具，盖所谓韩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独此子不书，黑衣人所谓“稚儿未字”也。韩生大惊，命致犬于庭，鞭而杀之，熟其肉以食家童。已而，率邻居士子十余辈，执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发其冢，穴中有数犬，毛状异恶，尽杀之以归。

宝应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于洛阳，其世以不好杀，故家未尝蓄狸，所以有鼠之死也。迨其孙，亦能世祖父意。尝一日，李氏大集

其亲友，会食于堂上，而门外有群鼠数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家童惊异，告于李氏。李氏亲友乃空其堂而纵观，人去且尽，堂忽摧圯，其家无一伤者。堂既摧而群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泽，而报德者亦宜竭其诚。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

相国王公缙，大历中与元载同执政事。尝一日入朝，天尚早，坐于烛下。其榻前有囊，公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进，觉其重不能举。公启而视之，忽有一鼠长尺余，质甚丰白，囊中跃出。公大惧，顾谓其子曰：“我以不才，谬居卿相，无德而贵，常惧有意外之咎。今者异物接于踵，岂非祸之将萌耶？”后数日，果得罪，乃贬为缙云守也。

娄师德布衣时，尝因沉疾，夜梦一人紫衣，来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间矣，幸与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觉力甚捷，自谓疾愈。行数里，见路旁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门甚高，曰“地府院”，惊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间乎？”紫衣者对曰：“冥途固与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见一室曰司命署，问：“职何如？”对曰：“主世人禄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视之，有书数千幅在几上；旁有绿衣者，称为按掾。公因命出己之籍，按掾取一轴以进。公阅之，书己名，载其禄位年月，履历清贵，出入台辅，寿至八十有五。览之喜，谓按掾曰：“某一布衣耳，无饥冻忧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动檐宇。按掾惊曰：“天鼓且动，君宜疾归，不可留矣。”闻其声遂惊，始悟为梦游尔。时天已曙，其所居东邻有佛寺，击晓钟，盖按掾所谓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间焉。后入仕，历官咸如所載者。及为西凉帅，一日，见黄衣使者至阁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请公。”公曰：“吾尝见司命之籍，纪吾之位，当至上台，寿凡八十有五，今何为遽见命耶？”黄衣人曰：“公某官时，尝误杀无辜人，位与寿为主吏所降，今则穷矣！”言讫，忽亡所见。自是卧疾，后三日而薨。

太子宾客卢尚书贞犹子为僧。会昌中，沙汰僧徒，斥归家，以荫补光王府参军。一夕，梦为僧时所奉师来慰，问其出处再三，告以“佛法沦破，已无所归，今为一官，徒遣旦夕，期在落顶上发，方毕志愿”，且泣且诉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兴佛法。”语未竟，见八面屯兵，千

乘万骑，旌旗日月，衣裳锦绣，仪卫四合，真天子大驾。军中喧言，将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卢方骇愕不能测，遽惊觉，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泄于人。无几，宣宗自光邸践祚，录王府属吏，卢以例不拘常调格迁叙。自是稍稍兴复释教，寺宇僧尼如旧制，一契梦中语。卢校梦中所谓本师，盖参军事府主近师弟子，故以为冥兆。岂神之意以是微而显乎？

清河张洗，贞元中，以前王屋令调于有司。忽梦一中使来，洗即具簪笏迎之。谓洗曰：“有诏召君，可偕去！”洗惊喜，且以为上将用我。既命驾，与中使俱出。见门外有吏卒十余为驱殿者，洗益喜，遂出开远门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于前。过二百里至一城，舆马人物，喧喧然阗咽于路，槐影四矗，烟幂迤邐。城之西北数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数百，罗立门之左右，执戈戟，列幡帜，环卫甚严，若王者居。既至门，中使命洗下马。洗即整巾笏。既而中使引入门。其城内檐宇栉比，兵士甚多，又见宫阙台阁，既峻且丽。又至一门，中使引入，门内百余人，具笏组列于庭，仪甚谨肃。又有一殿巍然，琼玉华耀，真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数十，具甲倚剑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见一人峨冠，被袞龙衣，凭玉案而坐其殿之东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妇人，亦据玉案，在殿之西宇。有宫嫔数十列于前。中使谓洗曰：“上在东宇，可前谒！”即趋至东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于殿之前轩，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宫庭事，无使有不如法者。”洗又再拜舞蹈。既而又引至西宇下，其仪度如东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门。洗悸且甚，因谓之曰：“某久处外藩，未得见天子，向者朝对，无乃不合于礼乎？”中使笑曰：“吾君宽，固无惧尔！”言毕东望，有兵士数百驰来，中使谓洗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无犯严禁！”即呼吏命驾。惶惑之际而寤，窃异其梦，不敢语于人。后数日，洗拜乾陵令。及至，凡所经历，尽符所梦。又天后祔葬，洗所梦殿东宇下峨冠被袞龙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妇人者，乃天后也。后数月，因至长安，与其友数辈会宿，具话其事。有以《历代圣贤图》示洗者，高宗及天后，果梦中所见也。

开元中，杨慎矜为御史中丞。一日，将入朝，家奴开其外门，既启

锁，其门噤不可解。慎矜且惊且异。泊天将晓，其导从群吏自外见慎矜门外有一夜叉，长丈余，状极异，立于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门，火吻电眸，盼顾左右。从吏见之，俱惊栗四去。久而街中舆马人物稍多，其夜叉南向而去。行者见之，咸辟易仆地。慎矜闻其事，惧甚。后月余遂为李林甫所诬，弟兄皆诛死。

有吴生者，江南人，尝游会稽，娶刘氏女为妾。后数年，吴生出宰于雁门郡，与刘氏偕之官。刘氏初以柔婉闻，凡数年，其后忽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发怒，殴其婢仆，或啮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吴生始知刘氏悍，心稍外之。尝一日，吴与雁门部将数辈猎于野，获狐兔甚多，置庖舍下。明日，吴生出，刘氏即转入庖舍，取狐兔生啖之且尽。吴生归，因诘狐兔所在，而刘氏俯然不答。吴生怒，讯其婢，婢曰刘氏食之尽矣。生始疑刘氏为他怪。旬余，有县吏以一生鹿献，吴生命置于庭。已而，吴生给言将远适，既出门，即匿身潜伺之。见刘氏散发袒肱，目眦尽裂，状貌顿异，立庭中，左手执鹿，右手拔其髀而食之。吴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因急召吏卒十余辈，持兵仗而入。刘氏见吴生来，尽去襦袖，挺然立庭下，一夜叉尔。目若电光，齿若战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吏卒俱战栗不敢近，而夜叉四顾，若有所惧。仅食顷，忽东向而走，其势甚疾，竟不知其所在。

武陵郡有浮图祠，其高数百寻，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扬，则浮图势若摇动，故里人无敢登其上者。有贾人朱岷，家极赡，生一女，无何失所在。其家寻之，仅旬余，莫穷其适。一日，天雨初霁，郡民望见浮图之颠若有人立者，隐然纹彩衣，郡民且以为怪。岷闻之，往观焉。望其衣妆，甚肖己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岷女也。岷惊讯其故，女曰：“某向者独处，有一夜叉，长丈余，甚犷异，自屋上跃而下，入某之室，谓某曰：‘无惧我也。’即揽衣驰去，至浮图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数日，方稍寤，困惧且甚。其夜叉率以将晓则下浮图，行里中取食饮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视之，见其行里中，会遇一白衣，夜叉辟易，退远百步，不敢窃视。及其暮归，因诘之：‘何为惧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问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畴，为生人之大本，苟不食其肉者，则上天佑

之。故我不敢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与异类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愿终身不食丑肉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归浮图上，望某而语曰：‘汝为何有异志弃我乎？使我不得再近汝也。从此别去矣！’夜叉东向而去，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图中得以归。”

颍州陈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张氏者，元和中，越石与张氏俱夜食，忽闻烛影后有呼吸声而甚异，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纤长，有黄毛连臂，似乞食之状。越石固知其怪，恶而且惕。久之，闻烛影下有曰：“我病饥，故来奉谒。愿以少肉置掌中。幸无所怯。”越石即以少食肉并投于地，其手即取之去。又曰：“此肉味腴美。”享讫，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骂曰：“妖物何为辄来？宜疾去，不然，且击汝，得无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惧。俄顷，又出其手至张氏前，谓张曰：“女郎能以少食肉见惠乎？”越石谓其妾曰：“慎无与！”张氏竟不与。久之，忽于烛影旁出其面，乃夜叉也，赤发蓬然，两目如电，四牙若锋刃之状，甚可怖。以手击张氏，张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动。越石有胆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驰走，不敢返顾。明日穷其迹，于垣上下有过踪。越石曰：“此夜叉今夕将复来矣！”于是至夜持杖立东北垣下以伺之。仅食许，夜叉果来，既逾墙，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连击数十。及夜叉去，以烛视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余，亦在地，盖击而堕者。自是张氏病愈。至夕，闻百步外有呼求者曰：“陈黄石何为不归我皮！”连声不已。仅月余，每夕尝闻呼声。越石度不可禁止，甚恶之，于是迁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进士第，至会昌二年，卒于蓝田令。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术。会昌中，刺史郑君有幼女，甚爱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郑君因请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归其身。”郑君询其事，居士曰：“某县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当死数岁矣，以平生为善，故幽冥佑之得过期，今年九十余矣。令卒之日，此女当愈。”郑君即遣人驰访之，其令果九十余矣。后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郑君又使往验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无疾而卒。

唐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间，少有膂力，恃气好侠，不拘细行。

常集轻薄少年二十余辈为乐，厥后省过，折节读书，以诗名称之。累为河朔官，改深州录事参军。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廉谨明干，至于击鞠饮酒，兼能之，雅为太守所重。时王武俊帅成德军，恃功负众，不顾法度，支郡守畏之侧目。尝遣其子士真巡属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备声乐，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礼甚谨，又虑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是僚吏宾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为他郡莫能及。欢饮入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见待之厚，欲尽乐于今夕，岂无嘉宾韵士，愿为我召而见之！”太守致敬前白曰：“偏郡无名人。其僚属庸猥，恐其辞令不谨，礼度失当，少有愆责，吾之任也。”士真强之，太守曰：“录事参军李某，愿以侍谈笑。”士真曰：“但命之。”于是召李生。生入趋拜，士真见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甚不悦，瞪视攘腕，无向时之欢矣。太守惧，莫知所谓，顾视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座皆愕。少顷，士真叱左右缚李某系狱，左右即牵李袂疾去，械狱中。已而，士真欢饮如初。迨晓宴罢。太守且惊且惧，乃潜使人于狱中讯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尝言，固非忤于王君。宁自知取怒之意否？”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尝闻释氏有现世之报，吾知之矣。某少贫窘，无以自资，由是好与侠客游，往往掠夺里人财帛。尝驰马腰弓，往还太行道，日百余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骏骡，负二巨囊，吾利其资，顾左右皆崖岩万仞，而日渐曛黑，遂力排之，堕于崖下。即疾驱其骡逆旅氏，解其囊，得绫绮百余端。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闭门读书，遂仕至此，而及今二十七年。昨夕，君侯命与王君之宴，既入而视王君之貌，乃吾曩所杀少年也。一拜之中，心怀栗惕。自知死于旦夕，今将延颈待刃，又何言哉！为我谢君侯，幸深知我，敢以身后为托。”有顷，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狱中取李某首来，左右即于狱中斩其首以送士真，士真熟视而笑。既而又与太守大饮于郡斋，酒酣，太守因欢甚，乃曰：“某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宽不加罪，为恩厚矣。昨夕，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属郡僻小无客，不足奉欢宴者。窃以李某善饮酒，故为召之，而李某愚劣，不习礼法，有忤于明公，实余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诛之，宜矣；窃有所未晓，敢问李某之罪何为者？愿得明公教之，且用诫于将来也。”士真笑曰：“李生亦无罪，但一

见之，即忿然激吾怒，便有戕戮之意。今既杀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无再言！”及宴罢，太守密访其年，曰二十有七矣。盖李生杀少年之岁，而士真生于王氏也。太守叹异久之，因以家财厚葬李生。

卷四

汝南周氏子，吴郡人也，忘其名，家于昆山县。元和中以明经上第，调选，得尉昆山。既之官，未抵邑数十里，舍于逆旅中。夜梦一丈夫，衣白衣，仪状甚秀，而血濡其襟，若伤其臆者。既拜，而泣谓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尚尘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间，不幸值君之家童有系吾者。吾本逸人也，既为所系，心甚不乐。又纵狂犬噬吾臆，不胜其愤。愿君子悯而宥之。不然，则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谨受教，不敢忘！”言讫而寤，心窃异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梦白衣人来曰：“吾前以事诉君，幸君怜而诺之，然今尚为所系。愿君勿易仁人之心，疾为我解其缚，使不为君家囚，幸矣！”周即问曰：“然则汝之名氏可得闻乎？”其人曰：“我，鸟也。”言已，遂亡去。又明日，周生乃以梦语家童，且以事讯之。其家人因适野，遂获一鹅，乃笼归，前夕，有犬伤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梦白衣人辞谢而去。

东平吕生，鲁国人，家于郑。其妻黄氏，病将死，告于姑曰：“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及其死，姑梦见黄氏来，泣而言曰：“妾平生时无状，今为异类，生于郑之东野丛木中，黯其翼，噉其鸣者是也。后七日，当来谒姑。愿姑念妾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言讫遂去。后七日，果有一鸟自东来，至吕氏家，止于庭树，哀鸣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梦矣。汝无味平素，直来吾之居也。”其鸟即飞入堂中，回翔哀唳，仅食顷，东向而去。

汧阳郡有张女郎庙。上元中，有韦氏子客于汧阳，途至其庙，遂解鞍以憩。忽见庙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视之，乃结草成者，文理甚细，色白而制度极妙，韦生乃收贮于囊中。既而别去。及至郡，郡守舍韦生于馆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置于前而寝，明日，已亡其所在，莫穷其处。仅食顷，乃于馆亭屋瓦上得焉。仆夫惊愕，告于韦生，

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于前，明日，仍失其履，复于屋瓦上得之。如是者三。韦生窃谓仆曰：“此其怪乎，可潜伺之！”是夕，其仆乃窃于隙中窥之。夜将半，其履忽化为白鸟，飞于屋上。韦乃命取焚之，卒飞而去。

吏部侍郎韩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鳄鱼，长者百尺，每一怒，则湫水腾溢，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一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即至之三日，问民间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鸟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将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风雷，声振山郭，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为潮阳守，云：“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也。

唐柳州刺史河东柳宗元，尝自省郎出为永州司马。途至荆门，舍驿亭中。是夕，梦一妇人，衣黄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悦获其生，不独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禄，益君寿，为将为相，且无难矣。幸明君子一图焉！”公谢而许之。既寤，默自异之。及再寐，又梦妇人且祈且谢，久而方去。明晨有吏来，称荆帅命，将宴宗元。宗元既命驾，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梦妇人，嚬然其容，忧惶不暇，顾谓宗元曰：“某今之命若败缕之悬风中，危将断而飘矣。而君不能念事之急耶？幸即为计，不然，亦与败缕皆断矣。愿君子许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宗元俯而念曰：“吾一夕三梦妇人告我，辞甚恳。岂吾之吏有不平于人者耶？抑将宴者以鱼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驾诣郡宴。既而以梦话于荆帅，且召吏讯之。吏曰：“前一日，渔人网获一巨黄鳞鱼，将为膳，今已断其首。”宗元惊曰：“果昨夕之梦也！”遂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鱼已死矣。是夕，又梦妇人来，失其首。宗元益异之。

唐河东柳沂者，侨居洛阳。因乘春钓伊水，得巨鱼，挈而归，置于

盆水中。先是，汭有婴儿始六七岁。是夕，汭梦鱼以喙啮婴儿臆。汭悸然而寤，果闻儿啼，曰：“梦一大鱼咬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与汭梦合。汭异之，乃视小儿之臆，果有疮而血，汭益惧焉。明旦，以鱼投伊水中，且命僧转经画像，旬余，儿之疮始愈。汭自后不复钓。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常以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天宝十三年春三月，成与晖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晖往浦岸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阒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鱼自舫中振鬣摇首，作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悚，毛发尽劲，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悉投群鱼于江中。有顷而李晖至，成具以告晖，晖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而骂者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酬其直。既而余有钱，易获草十余束致于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缗十五千，签题云：“偿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会群僧食，并以缗施焉。时有万庄者，自泾阳令退居瓜洲，备得其事，传以纪述。

元和初，有进士陆乔者，好为歌诗，人颇称之。家于丹阳，所居有亭沼，号为胜境。乔家富而好客，一夕，风月清莹，有扣门者，出视之，见一丈夫，衣冠甚伟，仪状秀逸。乔延人与坐，谈议朗畅，出于意表，乔重之，以为人无及者。因请其名氏，曰：“我，沈约也。闻君善诗，故来候耳。”乔惊起曰：“某，一贱士，不意君之见临也。愿得少留，以待谈笑。”既而命酒，沈曰：“我平生不饮酒，非阻君也。”又谓乔曰：“吾友人范仆射云，子知之乎？”乔对曰：“某常读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约曰：“吾将邀之。”乔曰：“幸甚。”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顷之，云至，乔即拜，延坐。云谓约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约曰：“吾慕主人能诗，且好宾客，步月至此，遂相谈谑。”久之，约呼左右曰：“往召青箱来。”俄有一儿至，年可十岁余，风貌明秀，约指谓乔曰：“此吾爱子也。少聪敏，好读书。吾甚怜之，因以青箱为名焉，欲使继吾学也，不幸先吾逝矣，今谒君。”即命其子拜乔。又曰：“此子亦好为诗，近从吾与仆射同过台城，因命为《感旧》，援笔立成，甚有可观者。”讽之曰：“六代旧

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柳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乔赏叹久之。因问约曰：“某常览昭明所集《文选》，见其编录诗句，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方好为律诗。青箱之体乃效今体，何哉？”约曰：“今日为之，是为今体。亦何讶乎？”云又谓约曰：“昔我与君及玄晖、彦昇俱游于竟陵之门，日夕笑语卢博，此时之欢，不可追矣。及萧公禅代，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虽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忧惕，无曩日之欢矣。诸葛长民有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履危机。’此言岂虚语哉！”约亦吁嗟久之，又叹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风月，不异当时，但人物潜换耳，能不悲乎！”既而谓云曰：“吾尝为蔡公郢州记室，梦一人告我曰：‘君后位当至端揆，然终不及台司。’及吾为仆射尚书令，论者颇以此见许，而终不得。乃知人事无非命也。”时夜已分，云谓约曰：“可返矣。”因相与归，谓乔曰：“此地当有兵起，不过二载。”乔送至门，行未数步，俱亡所见。乔以事告于亲友。后岁余，李锜反，又一年而乔卒。

元和长庆间，有郭翥者，尝为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善，二人每相语，常恨幽明不相通，约先歿者当来告。后，执谦卒数月，翥居华阴，一夕独处，闻户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无恙！”翥聆其音，知执谦语也，曰：“可得一面否？”曰：“去烛，与子谈耳。”翥即撤烛，引其袂而入。与同榻，话旧历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详，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须臾不可近，即以手扪之，讶其躯甚大，不类执谦。翥有膂力，知为他怪，因揽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动，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翥佯与语留之。将晓，求去愈急，曰：“将曙矣，不遣我，祸且及子！”翥不答。顷之，遂不闻语。俄天晓，见一胡人，长七尺余，如卒数日者。时当暑，秽不可近，即命弃去郊外。忽有里人数辈望见，疾来视之，惊曰：“是吾兄也。亡数日矣，昨夕忽失所在。”乃求尸而返。

长庆中，裴度为北都留守，有部将赵姓者病热且甚。其子煮药于室，既置药于鼎中，欲构火，赵见一黄衣人自门来，止于药鼎旁，挈一囊。囊中有药屑，其色洁白，如麦粉状。已而，置屑于鼎中而去。赵

告其子，子曰：“岂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药。赵见向者黄衣人再至，又置药屑于鼎中。赵恶之，命弃去。复一日昼寝，其子又煮药，药熟而赵寤，遂进以饮之。越数日，果卒。

李光颜居守北都时，有部将成少仪者，其子曰公逵，尝梦一白衣人曰：“地府使我召汝！”公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属龙人，汝既属龙，何以逃！”公逵给曰：“某非属龙者，君何为见诬？”使者稍解，顾曰：“今舍汝归，当更召属龙者。”公逵惊寤，具以梦白于少仪。少仪有卒十余，常在其门，至明日，一卒无疾而卒。少仪因讯其生年，其父曰属龙，果公逵之所梦也。

董观，太原人，善阴阳占候之术。元和中与僧灵习善，偕适吴楚间。灵习道卒，观亦归并州。宝历中，观游邠江，至泥阳郡，舍于龙兴寺，堂宇宏丽，有经数百函。观遂留止，将期尽阅乃还。先是，院之东庑北室，空而扃锁，观因请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异。”观少年恃气，乃曰：“某愿得之。”遂居焉。旬余，一夕未寝，辄有胡人十数，挈乐持酒来，歌笑其中，旁若无人。如是数夕，观虽惧，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经罢，时已曛黑，观怠甚，闭室而寝。未熟，忽见灵习在榻前，谓观曰：“师行矣！”观惊且恚曰：“师，鬼也，何为而至？”习笑曰：“吾子运穷数尽，故我得以俟子。”即牵观袂去榻。观回视，见其身尚偃，如熟寝，乃叹曰：“嗟乎！我家远，父母尚在，今死此，谁蔽吾尸耶？”习曰：“何吾子言之失而忧之深乎？夫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运手足、善视听而已，此精魄扶之使然，非自尔也。精魄离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为，视听不能施，虽六尺之躯，安所用乎？子宁足念！”观谢之，因问习：“尝闻我教中有阴去身者，孰为耶？”习曰：“吾子将谓死未得更生也。”遂与偕行。其所向，虽关键甚严，辄不相碍。于是出泥阳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红碧如毳毯状。行十余里，至一水，广不数尺，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河，其源出于地府。”观即视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又见岸上有冠带袴襦凡数百，习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趋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余，草木蒙蔽，庐舍骈接。习谓观曰：“与君俱住彼，君生南城徐氏，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为长子：生十年，当重与君舍家归

释氏。”观曰：“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无大过，然后更生人间。今我死未尽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与世人无异，脱不为不道，宁桎梏可及身哉？”言已，习即褰衣跃而过。观方攀岸将下，水豁然而开，广丈余。观惊惕惶惑，忽有牵观者，回视其人，尽体皆毛，状若狮子，其貌即人也。谓观曰：“师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阅《大藏经》，宜疾还，不可久留！”遂持观臂，急于东南指郡城而归。至数里，又见一人，状如前召观者，大呼曰：“可驰去，将无及！”顷之，遂至寺。时天已晓，见所居室有僧数十拥其门，视己身在榻，二人排观入门，忽有水自上沃其体，遂寤。寺僧曰，观卒一夕矣。于是以其事语僧。后数日，于佛宇中见二土偶神像为左右侍，乃观前所见者。观因誓心精思，诵阅藏经，虽寒暑不少惰，凡数年而归，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日也。会昌中，诏除天下佛寺，观亦斥去。后至长安，以占候游公卿间，言事往往奇中。尝为沂州临沂尉，今在京师，闻其事于观云。

吴郡任生者善视鬼，庐于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宝历中，有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尝一日，里中三四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时任生在舟中，具话及鬼神事。杨生曰：“人鬼殊途，故不得而易见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识耳，我独能识之。”乃顾一妇人，衣青衣，拥婴儿，步于岸，生指谓曰：“此鬼也。其拥者，乃婴儿魂也。”杨生曰：“然则汝何以辨其为鬼耶？”生曰：“君第观我与语。”即厉声呼曰：“尔，鬼也。何窃人之子？将安往乎！”妇人闻而惊惧，疾回步，未十数，遽无见矣。杨生且叹且异。及晚还，去郭数里，岸旁一家陈斋设供，有女巫鼓舞于其左，乃醮神也。任与杨往问其故，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今则苏矣，故设斋以谢。”遂命出婴儿以视，则与鬼妇所拥者无异。诸客皆惊叹久之，谓任生曰：“先生真有术者。”生曰：“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则吾得而知之矣。”

安定胡遷，家于河东郡，以文学知名。大和七年春，登进士第，时贾餗为礼部侍郎。后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国事，是岁冬十一月，京师乱，餗与幸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诏捕甚急。时中贵人仇士良护左禁军，命部将执兵以穷其迹。部将谓士良曰：“胡遷受贾餗恩，今当匿于

慝家，愿得骁健士五百，环其居而取之。”士良可其请。于是部将拥兵至慝门，召慝出厅，谕之曰：“贾餗在汝家，汝宜立出；不然，与餗同罪！”慝度其势，不可以理辩，则抗辞拒之。部将怒，执诣士良所，士良使戮于辕门之外。时慝弟湘在河东郡居，是日，湘家人见一人，无首，衣绿衣，有血污濡之迹，自门而入，步至庭。湘大恐，命家童逐之，遽不见。越三日而凶问至。

卷五

荥阳有郑生，善骑射，以勇悍赳捷闻，家于巩洛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健马，独驱田野间，去其居且数十里，会天暮，大风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霁，已夕矣。迷失道路，纵马行，见道旁有门宇，乃神庙也。生以马系门外，将入屋中，忽栗然心动，即匿身东庑下。闻庙西空舍中窸窣然，生疑其为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见一丈夫，身长，衣短后皂衣，负囊仗剑，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剑扬言曰：“我，盗也。尔非盗乎？”郑生曰：“吾家于巩洛之郊，向者独驱田间，适遇大风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剑者曰：“子既不为盗，得无害我之意乎？且我遁去，道必经东庑下。愿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于竖子矣！”先是，生常别以一弦置袖中，既解弦投于剑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贼既得弦，遂至东庑下，将杀郑生以灭口。急以矢系弦，贼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当死矣！”生曰：“我不为害，尔何为疑我？”贼再拜谢，生即去西庑下以避之。贼既去，生惧其率徒再来，于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见一妇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问之，妇人曰：“妾家于村中，为贼见诱至此，且利妾衣装，遂杀妾空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子为雪其冤。”又曰：“今夕当匿于田横墓，愿急逐之，无失！”生诺之，妇人谢而去。及晓，生视之，果见其尸。即驰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郑叔则。尹命吏捕之，果得贼于田横墓中。

樊宗谅为密州刺史，时属邑有群盗纵横，入里中眈殷氏家，掠夺金帛，戕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余不获。有巨鹿魏南华者，寓居齐鲁之间，家甚贫。宗谅命摄司法掾。一夕，南华梦数人皆被发，列诉于南华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无罪而死。愿明公雪其冤！”南华曰：“杀汝者为谁？”对曰：“某所居东十里，有姓姚者，乃贼之魁也。”南华许诺，惊寤。数日，宗谅谓南华曰：“盗杀吾眈，且一月矣，莫穷其迹，岂非吏不奉职乎？尔为司法官，第往验之！”南华驰往，未

至，忽见一狐起于路旁深草中，驰入里人姚氏所居，噪而逐者以百数，其狐入一穴中。南华命以锬发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盗劫殷氏财也。即召姚氏子，讯其所自，目动词讷；即收斂之，果盗之魁也。自是，尽擒其支党且十辈。其狐虽匿于穴中，穷之卒无所见也，岂非冤魂之所假欤？时大和中也。

兰陵萧逸人，亡其名。尝举进士，下第，遂焚其书，隐居潭水上，从道士学神仙。因绝粒吸气，每日柔搦支体，冀延其寿。积十年余，发尽白，色枯而背偻，齿有堕者。一旦引镜自视，勃然发怒，且曰：“吾弃声利，隐身田野间，绝食吸气，冀得长生；今亦衰瘠如是，岂我之心哉！”即迁居邺下，学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数年，货用大饶，为富家。后因治园屋发地，得物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逸人得之，惊曰：“岂非祸之芽？且吾闻太岁所在，不可兴土事，脱有犯者，当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闻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尽。自是逸人听视聪明，状貌愈少，而发之秃者尽黦然而长矣，其齿之堕者亦骈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异，不敢告于人。后有道士至邺下，逢逸人，惊曰：“先生尝饵仙药乎？何神气清悟如是！”道士因诊其脉，久之，又曰：“先生尝食灵芝矣。夫灵芝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贺曰：“先生之寿，可与龟鹤齐矣。然不宜居尘俗间，当退居山林，弃人世，神仙可致矣！”逸人喜而从其语，遂去，竟不知其所在。

东洛有故宅，其堂奥轩级甚宏峙，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键之且久。故右散骑常侍范阳卢虔，贞元中，为御史分察东台，尝欲质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处。”曰：“吾自能弭之。”后一夕，卢与从吏同寝其堂，命仆使尽止于门外。从吏勇悍善射，于是执弓矢坐轩下。夜既深，闻有扣门者，从吏即问之，应曰：“柳将军遣某送书与卢侍御。”卢不应。已而，投一书轩下，字若濡笔而书者，点画纤整。虔命从吏读其字曰：“吾家于此有年矣。堂奥轩级，皆吾之居也，门神户灵，皆吾之隶也，而君突入吾舍，岂其理耶？假令君之舍，吾入之可乎？既不吾惧，宁不愧于心乎？君速去，勿招败亡之辱！”读既毕，其书飘然四散，若飞烬之状。俄又闻有言者：“柳将军愿见卢御史。”已

而，有大厉至，身长数十寻，于庭，手执一瓢。其从吏即引满而发，中其所执，其厉遂退，委其瓢。久之又来，俯轩而立，俯其首且窥焉，貌甚异。从吏又射之，中胸，其厉惊，若有惧，遂东向而去。至明，虔命穷其迹，至宅东隙地，有柳高百余尺，有一矢贯其上，所谓柳将军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无恙。后岁余，因重构堂宇，于屋瓦下得一瓢杓长丈余，有矢贯其柄，即将军所执之瓢也。

大和中，有江夏从事某，其官舍常有怪异。每夕见一巨人，身尽黑，甚光，见之即悸而病死。后有许元长者，善视鬼，从事命元长以符术考召。后一夕，元长坐于堂西轩下，巨人忽至，元长出一符飞之，中其臂，割然有声，遂堕于地，巨人即去。元长视其堕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童谓元长曰：“堂之东北隅有枯树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视之。见其树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堕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无怪。

扶风窦宽者，家于梁山。大和八年秋，宽自大理评事解县榷盐使判官罢职退归，因治园屋。命家童伐一树，既伐，见有血成沼，滂然注地，食顷而尽。宽异之，具知为怪，由是闭门绝人事。明年冬十一月，郑注、李训反，宽与注连，遂诛死于左禁军中。

有醴泉县民吴偃者，家于田野间。有一女，十余岁，一夕忽失去，莫知所往。后数日，偃梦其父谓偃曰：“汝女今在东北隅，盖木神为祟。”偃惊而寤。至明日，即于东北隅穷其迹，果闻有呻吟之声。偃视之，见其女在一穴内，口甚小，然穴中宽敞，旁有古槐木，盘根甚大。于是挈之而归，然兀若沉醉者。会有李道士至，偃请符术呵禁，其女忽瞬而语曰：“地东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树空腹入地下穴内，故某病。”于是伐其树。后数日，女病始愈。

有董观者，尝为僧，居于太原佛寺。大和七年夏，与其表弟王生南游荆楚。后将入长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馆中，王生既寐，独观未寝，忽见一物出烛下；既而掩其烛，状类人手，但指则细；视烛影外，若有物。观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顾谓王曰：“慎无寝，魅当再来！”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即就寝。顷之，有一物长五尺余，蔽烛而立，无手及面目。观益恐，又呼王生。

生怒，不起。观因以梃搯其首，其躯若草所斲，梃亦随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而退去。观虑其又来，迨晓不敢寝。明日，访馆吏，吏曰：“此西数里有古杉，尝为魅，疑即所见也。”即与观及王生往寻，果见古杉，有梃贯其枝柯间。吏曰：“人言此为妖且久，未尝验其真，今则信矣！”急取斧，尽伐去之。

晋阳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贞元中，有邓珪者寓居于寺。是岁秋，与客数辈会宿，既阖扉后，忽见一手自牖间入。其手色黄而瘦甚，众视之，俱栗然，独珪无所惧。及闻牖间有吟啸之声，珪知其怪耳，讯之曰：“汝为谁？”对曰：“吾隐居山谷有年矣。今夕从风月之游，闻先生在此，故来奉谒；诚不当列先生之席，愿得坐牖下，听先生与客谈，足矣。”珪许之。既坐，与客谈笑极欢。久之告去，将行，谓珪曰：“明夕当再来，愿先生无宾。”既去，珪与诸客议曰：“此必鬼也，不穷其迹，且将为患。”于是缉丝为缙数百寻，候其再来，必缚之。明夕果来，又以手出于牖间，珪即以缙系其臂，牢不可解。闻牖间云：“何罪而见缚，其义安在？得无悔耶！”遂引缙而去。至明日，珪与诸客俱穷其迹，至寺北百余步，有蒲萄一株甚蕃茂，而缙系其枝，有叶类人手，果牖间所见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怪遂绝矣。

灵石县南，尝夜中有妖怪，由是里中人无敢夜经其地者。元和初，董叔经为河西守，时有彭城刘皂，假孝义尉。皂顷尝以书忤董，怒甚，遂弃职，入汾水关。夜至灵石南，逢一人立于路旁，其状绝异。皂马惊而堕，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为劫，不敢拒。既而西走去，近十余里，至逆旅，因而述其事。逆旅中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贼尔。”明日，有自县南来者，谓皂曰：“县南野中有蓬蔓，状类人，披一青袍，不亦异乎！”皂往视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尽焚之。其后妖亦绝。

唐兴平之西有梁生别墅，其后园有梨木十余株。大和四年冬十一月，新雨霁后，其梨忽有花发，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为吉兆。有韦氏谓梁生曰：“夫木以春而荣，冬而悴，固其常矣。今反是，可谓之吉兆乎？”生闻之不怿。月余，梁生父卒。

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兄弟四人，俱以进士明经入仕。

独生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义，由是年壮尚不得为郡贡。常与兄弟友生会宴，盈座朱绿相接，独生白衣，甚为不乐。及酒酣，或嘲之，生益惭且怒。后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生有书百余篇，笈而至山中，昼习夜思，虽寒暑切肌，食粟袭苙，不憚劳苦；而生蒙庸，力愈勤而功愈小，生愈孳如，卒不易其志。厥后旬余，有翁衣褐来造之，因谓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读古人书，岂有志于禄仕乎？虽然，学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详义，何蔽滞之甚耶？”生谢曰：“仆不敏，自度老且无用，故居深山，读书自悦，虽不能达其精微，然必欲终于志业，不辱先人，又何及于禄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坚。老夫虽无所能，诚有补于郎君，幸一访我耳。”因征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竟，忽亡所见。生怪之，以为妖，遂径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楸树蕃茂。生曰：“岂非段氏子乎？”因持锬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又可愈疾。”遂漚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所览书自能穷奥。后岁余，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之上。上元初，有洛川郃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天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显”实中宗之庙讳，“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立极，樊文男钦贡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

卫先生大经，解梁人，以文学闻，不狎俗，常闭门绝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历象，穷冥索玄。后以寿终，墓于解梁之野。开元中大水，姜师度奉诏凿无咸河以溉盐田，划室庐、溃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卫先生墓前，发其地得一石，刻字为铭，盖先生之词也。其铭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状言之于师度。师度

异其事，叹而久之，顾谓僚吏曰：“卫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迁其河，远先生之墓数十步。

开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千数，郡以状闻，玄宗诏侍御史邬载往巡之。载至江南，忽见道旁有古墓，水溃而穴出。公念之，命工迁其骸于高原。既发墓，得一石，凿而成文，盖志其墓也。志后有铭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词。铭曰：“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载览而异之，因校其年，果千岁矣。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鳄，常为人患，人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闻南山有雷震暴，声闻数百里，若山崩之状，一郡惊惧。里人泊牛马鸡犬俱失声仆地，汗流被体，屋瓦交击，木树颠拔，自戌及子，雷电方息。明旦，往视之，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仞殆尽，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满四野，蛟鳄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自是居人无复患矣，惧者俱息，迁者亦归，结屋架庐，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为“石铭里”，盖因字为名，且识其异也。后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时故吏部侍郎韩愈，自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赤黑，示之鳄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则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鳄之词，令戮其害也。其字则蝌斗书，故泉人无有识者矣。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帅吴少诚死。子元济拒命，诏邻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数年不克。十三年，诏丞相晋国公裴度将兵击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发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虫文字为铭，封人持以献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度得之，以示从事，令辨其义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间跃而贺曰：“吴元济逆天子之命，纵狂兵为反谋。赖天子威圣与丞相令德，合今日逆竖成擒矣。敢贺丞相功！”度惊讯之，对曰：“封人得石铭，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者，言吴少诚由行间一卒，遂拥十万兵，为一方帅，且喻其荣也；‘鸡未肥’者，言无肉也，夫以‘肥’去‘肉’，为‘己’字；‘酒未熟’者，言

无水也，以‘酒’去‘水’，为‘酉’字也；‘障车儿郎’谓兵革之士也；‘且须缩’者，谓宜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则己酉日当克也；苟未及期，则可俟矣。”度喜顾左右曰：“卒，辩者也。”叹而异之。是岁冬十月，相国李愬将兵入淮西，生得元济，尽诛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于是度益奇卒之辩，擢为裨将。

东阳郡滨于浙江，有山周回数百里，江水曲而环焉，迂滞舟楫，人颇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云物曛晦，暴风雷电，动荡室庐，江水腾溢，莫不惶惑，迨晓方霁。人往视之，已劈而中分，相远数百步，引江流直而贯焉，其环曲处悉填以石，遂无萦回之患。

卷六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大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调集于京师。时有佣者刘万金，与家童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数月，将死。一日，万金他出，自勤偃于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广袂，貌枯形瘠，巨准修髯，自门而入。至榻前，谓自勤曰：“汝宜强起，疾当间矣！”于是扶自勤负壁而坐。先是，室之东垣下有食案，列数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状如稻实而色青，即以十余粒置食器中，谓自勤曰：“吾非人间人，今奉命召万金，万金当食此而死。尔勿泄吾言；不然，则祸及矣！”言讫遂去。是日，万金归，脸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虚热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尽，自勤之疾随愈，万金果卒。

平昌唐燕士，好读书，隐于九华山。尝日晚，天雨霁，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群狼拥于道，不得归，惧既甚，遂匿于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纱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涧而来，吟步自若。伫立且久，乃吟曰：“涧水潺潺声不绝，溪陇茫茫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长时唯对空山月。”燕士常好为七言诗，颇称于时人，闻此惊叹，将与之言，未及而没。明日燕士归，以貌问里人，有识者曰：“是胡氏子，举进士，善为诗，卒数年矣。”

郭鄂罢栝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华，困甚。舂蛩间常有二物如猿獐，衣青碧，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与郭俱往。所造诣，如碍枳棘，亲友见之，俱若仇隙。或厌之以符术，或避之于山林，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运，不相别者久；今则候晓而行，无复至矣！”郭既喜其去，遂问所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吾之所诣，乃胜业坊富人王氏，将往散之。”郭曰：“彼之聚敛丰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计于安品子矣。”晓鼓忽鸣，遂失所在。郭既兴盥栉，便觉愁愤开豁。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旬，见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郭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好奇，闻之未之信也。知胜业王氏隶左军，自是

常往伺之。王氏性俭约，所费未尝过分。家有妓乐，端丽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与宾朋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生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置酒为欢，张生预焉。访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生悉以金彩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是輿辇资货，日输其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

有梁璟者，开成中自长沙将举孝廉。途次商山，舍于馆亭中。时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霁，风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见三丈夫，衣冠甚古，皆披朱绿，徐步而来，至庭中，且吟且赏，从者数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胆气，因降阶揖之。三人亦无惧色，自称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于此！”因呼其僮玉山往取酒，既至，环席递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风月，况嘉宾在席，不可无诗也。”因命题联句，以咏秋物。步兵即首为之曰：“秋月圆如镜。”萧中郎曰：“秋风利似刀。”璟曰：“秋云轻比絮。”以至诸葛长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为事。”长史沉吟，又食顷，乃曰：“秋草细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则拙矣，何乃迟乎？”长史曰：“此中郎过耳，为僻韵而滞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会不可无侑酒佐欢。”命玉山召惠娘来。玉山去，顷之，有一美人，鲜衣自门步入，笑而拜坐客。诸葛长史戏谓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尔，与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为众人来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长史之酒。”惠娘起曰：“愿歌《凤楼之曲》。”即歌之，清音怨慕，璟听之忘倦。久而歌阕，中郎又歌一曲，既终，曰：“山光渐明，愿更缀一篇以尽欢也。”中郎曰：“山树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长史曰：“向者僻韵，信中郎过；今愿续此，以观捷才耳。”长史应曰：“山天遥历历。”一坐大笑：“迟不能巧，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长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汤汤。”中郎泛言赏之。乃问璟曰：“君非举进士者乎？”璟曰：“将举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为诗哉！”璟因怒叱之。长史亦奋袂而起，坐客惊散，遂失所在，而盘杯亦亡见矣。璟自此被疾恍惚，往往梦中郎、步兵来，心甚恶之。后至长安，遇术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绝矣。

广陵有官舍，地步数百，制度宏丽，相传其中为鬼所宅，故居之者

一夕即暴死，锁闭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于广陵，至，开门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岂能为祟哉！”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而吾寝于堂。”夜已半，惕然而寤，衣尽沾湿，即起，见己之卧榻在庭中。却寝，未食顷，其榻又迁于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谓天下无鬼者，今则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闻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当各安其居，岂害生人耶？虽苟以形见、以声闻者，是其负冤郁而将有诉者，或将求一饭以祭者；则现于人，而人自惊悸以死，固非神灵害人也。吾今遇汝，汝无畏。若真有所诉，当为我言，可以副汝托，虽汤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闻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诚不当以鬼干人，直将以深诚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浚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使羁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语其冤。傥君以仁心为我棺敛，葬于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已而涕泣呜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后所居者，皆欲诉其事，自是居人惊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虽然，如何不见我耶？”鬼曰：“某鬼也，岂敢以幽晦之质而见君子乎？既诺我之请，虽处冥昧中，亦当感君子之恩，岂可徒然而已。”言讫告去。明日，召工人，于堂东北隅发之，果得枯骸，葬于禅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谓之三女坟。自是其地获安矣。

大历中有吕生者，自会稽上虞尉，调集于京师，既而侨居永崇里。尝一夕，与其友数辈，会食于其室。食毕将就寝，俄有一姬，容服洁白，长二尺许，出于堂之北隅，缓步而来，其状极异。众视之，相向大笑。其姬渐迫其榻，且语曰：“君有会，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欤！”吕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见。且惊且异，莫知其所来。明日，生独寝于室，又见其姬在北隅下，将前且退，惶惶然若有所惧，生又叱之，遂没。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将至，吾不除之，必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以一剑置于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来，颜色不惧，至榻前。生以剑挥之。其姬忽上榻，以臂搯生胸，余又跃于左右，举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姬忽上榻，复以臂搯生。生遽觉一身尽凜

然，若霜被于体。生又以剑乱挥，俄有数姬亦随而舞焉。生挥剑不已，又为十余姬，各长寸余，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环走四垣。生惧甚，计不能出。中有一姬谓吕生曰：“吾将与合矣，君且观我。”言已，遂相望而来，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为一姬，与前见者无异。生惧益甚，乃谓曰：“尔为何怪，而敢如是挠生人耶！当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将以神术制汝。汝又安能为祟耶？”姬笑曰：“君言过矣。果有术士，吾愿见之。吾之来，戏君耳，非敢害也，幸君无惧。吾亦还其所矣。”言毕，遂退于北隅而没。明日，生以事语于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术祛除怪魅，名闻长安中，见说，喜跃曰：“是吾事也。去之若以爪压蚁尔。今夕愿往君舍伺焉。”至夜，生与田氏子俱坐于室，未几而姬果又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姬扬然其色，不顾左右，徐步而来去者久之，谓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姬忽挥其手，手堕于地，又为一姬，甚小。忽跃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惊曰：“吾死乎！”姬谓生曰：“吾比言不为君害，君不听；今田生之疾果如何哉？虽然，姬等亦将成君一富耳。”言毕又去。明日，有谓吕生者：“宜于北隅发之，可见矣。”生喜而归，命家童于其所没处发之，下至丈余，得一瓶，可受斛许，贮水银甚多。生方信其姬乃水银精也。田生竟以寒栗而卒。

宋顺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群马辄蹀躞惊嘶，若见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见一白驹，以绿绳系腹，直从外来。圉者具言其状，攸之使人夜伏枥边候之。俄而见白驹来，忽然复去。视厩门犹闭，计其踪迹，直入阁内。时人见者，咸谓为牧豕间物。沈有爱妾冯月华，臂上一玉马，以绿丝绳穿之。至暮，辄脱置枕边，至夜有时失去，晓时复还。试取视之，见蹄下有泥。后攸之败，不知所在。

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岷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彻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晚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马而言：“衣囊之中有奇宝，愿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跃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生曰：“此宝安所用乎？而君厚其价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国

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自亡此宝且三载，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俱病；于是我等越海逾山，来中夏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纤毫可辨。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厚价而归。

杜陵韦弁，字景照。开元中举进士第，寓游于蜀。蜀多胜地，会春末，弁与其友数辈为花酒宴，虽夜不怠。一日，有请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郑氏亭，亭起苑中，真尘外境也。愿偕往！”弁闻其说喜甚，遂与俱。南行十里，得郑氏亭，撑空危危，扩然四峙，门因花辟，砌用烟矗。弁望之不暇他视，真所谓尘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既入，见亭上有神仙十数，皆极色也，凝立若伫，半掉云袂，飘飘然其状。列左右者亦十数，纹绣杳眇，殆不可识。有一人望弁而语曰：“韦进士来。”命左右请上亭。斜栏层幕，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闻刘阮事乎？今日亦如是。愿奉一醉，将尽春色。君以为何如？”弁谢曰：“不意今日得为后世刘阮，幸何甚哉！然则此为何所？女郎亦何为者？愿一闻之。”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于此久矣，此乃玉清宫也。向闻君为下第进士，寓游至此，将以一言奉请；又惧君子不顾，且貽其辱，是以假郑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虽然，此仙府也，惟虑不可久滞世间人。若居之，固无损耳。幸不以为疑。”即命酒乐宴亭中，丝竹尽举，飘飘然凌玄越冥，不为人间之声。日晚酒酣，群仙曰：“吾闻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乐一曲，名《紫云》，愿授圣王。君，唐人也。为吾传之一进，可乎？”曰：“弁，一儒也。在长安中，徒为区区于尘土间，望天子门且不可见，况又非知音者。如是，则固不为耳。”群仙曰：“君既不能，吾将以梦传于天子，是可矣。”又曰：“吾有三宝焉，将以赠君，能使君富敌王侯，君其受之。”乃命左右出其宝。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莹洞彻，顾谓弁曰：“碧瑶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红，曰：“红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莹彻过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弁，弁拜谢而出，然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无有。弁异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宝还长安。明年下第，东游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于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虽千万年，人无得者。君何得而有？”弁以告之，因问曰：“此何宝乎？”曰：“乃玉清

宫三宝也。”遂以数千万为直而易之。弇由是连甲第，居广陵中为豪士，竟卒于白衣也。

扶风县之西南有三宝村，故老相传云：“建村之时，有胡僧谓村人曰：‘此地有宝气，而今人莫得之，其启发将自有时耳。’村人曰：‘是何宝也？’曰：‘此交趾之宝，数有三焉。’故因以‘三宝’名其村，盖识其事。”开成元年春，村中民有夜梦一丈夫者，黑簪帻，被广袂于体，腰佩长剑，仪状峻古，谓民曰：“吾尝仕东汉。当光武时，与飞将马公同征交趾，尝得南人之宝。其后马公遭谤，以为多掠南宝，尽载以归，光武怒，将命籍其家。吾惧且及祸，故埋于此地。”言未讫而寤。民即以所梦具告于邻伍中。是岁仲夏之夕，云月阴晦，有牧竖望见西京原下炯然有光，若曳练焉，久而不灭。牧竖惊，告其父，即驰往视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于是里人数辈，夜寻其光，俯而观之，其光自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与植表以识之。又明日，携锄具，穷表之下，深约丈余，得一金龟，长二寸许，制度奇妙，代所未识；又得宝剑一，长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镜一，径尺余：皆尘迹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诣县。时县令沛国刘随得之，发矐，其剑澹然若水波之色，虽利如切玉，无以加焉；其长二尺四寸者，盖古以八寸为尺，乃古三尺。其镜背文迹繁会，有异兽环绕镜鼻，而年代绵邈，形理无刊；乃命磨莹，其清若水之洁澈，真天下之奇宝也。县令刘君曰：“此为古之珍玩，宜归王府，可与天球、和璧，焜耀于上庠。”遂缄胶其事闻岐阳帅，愿表献天子。时陈君亦节度岐陇，得而爱之，因有是宝。由是人无知者。

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说者谓此膏不可持北来；苟有犯者，则祸且及矣。大和中，韩约都护安南，得此膏。及还，遂持以归。人有谓曰：“南人传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得无有悔于后耶？”约不听，卒以归焉。后约为执金吾，是岁京师乱，约以附会郑注，竟赤其族，岂玉龙膏之祸所归乎？由是南去者不敢复执以北也。

陈蔡间有民竹季贞者，卒十余年矣；后里人赵子和亦卒，数日忽寤，即起驰出门，其妻子惊，前讯之，子和曰：“我，竹季贞也，安识汝？今将归吾家。”既而，语音非子和矣。其妻子随之。至季贞家，见子和来，以为狂疾，骂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贞，卒十一年，今乃归，何

拒我耶？”其家人聆其语音，果季贞也；验其事，又季贞也。妻子俱骇异，诘之，季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纪。居冥途中，思还省妻孥，不一日相忘；然冥间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启请案椽，得以名闻冥官，愿为再生者。既而冥官谓我曰：‘汝宅舍久坏矣，如何？’案椽白曰：‘季贞同里赵子和者卒数日，愿借其壳还季贞之魂。’冥官许之，即遣使送我于赵氏之舍，我故得归。”因话平昔事，历历可听，妻子方信而纳之。自是季贞不食酒肉，衣短粗衣，行乞陈、蔡、汝、郑间，缙帛随以修佛像，施贫饿者。后还家，至今尚存。

卷七

黑山之阴有李卫公庙。宝历中，张惟清都护单于，其从事卢立尝梦一人，颀长黑衣，告立曰：“吾居于卫公庙且久矣，子幸迁我于军城中。”已而遂去。及晓，立不谕即入白于惟清曰：“卫公于国有大勋劳，今庙宇隳残，飘濡且甚，愿新其土木之制。”惟清喜而可其请。先是，单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状其政绩，遣护军骆忠表闻于上。有诏命中书舍人高公铢文其事，刻于碑。诏既至而未有坚砢，惟清方命使采石于云中郡未还，及修卫公庙，濠其西，得一石，方而长，其下有刻出“张”字，历然可辨。土人持以献于惟清。惟清喜曰：“天赐吾之碑石。”即召从事视之。立且惊且异，因起贺而白前梦。于是以石为碑，高公之文刻焉。

大和中，王璠廉问丹阳，因沟其城，既凿深数尺，得一石，铭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而献于璠。详其义，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辨之，皆无能析其理者。数日，有一叟请谒璠之吏，且密谓曰：“吾闻王公得石铭，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义为何如耶？君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公之先曰崑，崑生础，以文而观，是‘山有石’也；础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绝之兆。推是而辨，其绝绪乎！”吏谢之。叟言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大和中有柳光者，尝南游，因行山道，会日晚，误入山岫中，松径盘曲。行数里，至一石室，云水环拥，清泉交贯，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对霞翠，固非人境。光因临流凝伫，忽见一缶合于地，光即启之，其缶下有泉，周不尽尺，其水清澈。举卮以饮，若甘醴，尽十余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晓方寤，因视石壁有雕刻文字极多，遂写其字置于袖，词曰：“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扃。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余祀，熠熠其光，和和其始。

东方有兔，小首兀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以辨，其东平子。”光阅而异之，遂行，出径约数十步，回望其室，尽无见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吕生者，视而解之，未几告曰：“吾尽详矣。此乃得道者语也。大唐氏之初，建号武德，武之二年，其岁己卯，‘武之在卯’，其义见矣，盖武德二年也。‘尧王’者，谓高祖之号神尧。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弃其寝，我去其扃’者，言其去。盖绝去之时，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者，言其隐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后，二百余祀’者，言君之来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余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谓岁在丁未也。焰者火，岂非南方丙丁之谓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谓今天子建号曰‘大和’，‘其始’，盖元年也。‘东方有兔，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东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经吾道’‘来吾里’，言君之来也。‘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以辨，其东平子’，谓其义奥，而独吾能辨之。‘东平’，吾之邑也，益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遗记也。”

唐元和中，李师道据青齐，蓄兵勇锐，地广千里，储积数百万，不贡不覲。宪宗命将讨之，王师不利，而师道益骄，乃建新宫，拟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云物遽晦，风雷如撼，遂为震击倾圯。俄复继以天火，了无遗烬。青齐人相顾语曰：“为人臣而逆其君者，祸固宜矣。今责降自天，安可逃其戾乎！”旬余，师道果诛死。

唐刘禹锡云：僧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雳绕户外不绝，宣曰：“我持律更无所犯，若有宿业，则不知之。”于是褫三衣于户外，谓有蛟螭凭焉。衣出而声不已，宣乃视其十指甲，有一点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点，是蛟龙之藏处也。禹锡曰：“在龙亦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终不免。则一切分定，岂可逃乎！”

唐晋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闻于里中，年七十余。一夕既阖关，忽大风雷若起于禅堂，殷然不绝，烛灭而尘坌，晦黑且甚，檐宇摇震。矍然自念曰：“吾弃家为僧，迨兹四纪。暴雷如此，岂

神龙有怒我者？不然，有罪当雷震死耳！”既而声益甚，复坐而祝曰：“某少学浮屠氏，为沙门逾五十余年，岂所行乖于释氏教耶？不然，岂有黷神龙耶？如是，安敢逃其死？傥不然，则愿亟使开霁，俾举寺僧得自解也！”言讫，大震一声，若发左右，坐榻倾靡，昏霾颠悖。由是惊慑仆地。仅食顷，声方息，云月晴朗，然觉有腥腐气，如在室内。秉烛视之，于垣下得一蛟，其长数丈，血流于地。乃是禅堂庭北有槐树，高数十寻，为雷震死，循木理而裂，中有蛟龙蜿蜒之迹焉。

唐河东郡东南百余里有积水，谓之“百丈泓”，清澈，纤毫必鉴，在驿路之左，槐柳环拥，烟影如幕，途出于此者，乃为憩驾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阳抵河东，至此水，困殆既甚，因而暂息，且吟且望。日卓午，忽闻水中有细声若蝇蚋之噪，俄而纤光发，其声稍响，辄若击毂，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异之。声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间起，震光为电接云气。至旅次，遽话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岁旱，未尝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巫师命巫属祷焉，巫者告曰：‘某日当有大雨。’至日，果为之沾足。”

唐御史杨询美，居广陵郡，从子数人皆幼，始从师学。尝一夕，大风雨，雷电震耀，诸子俱出户望，且笑且詈曰：“我闻雷有鬼，不知鬼安在？愿得而杀之，可乎？”既而雷声愈震，林木倾靡，忽一声轰然，若在于庑，诸子惊甚，即驰入户，负壁而立，不敢辄动。复闻雷声若天呵地吼，庐舍摇动，诸子益惧。仅食顷，雷电方息，天月清霁。庭有大古槐，击拔其根而劈之。诸子觉两髀痛不可忍，具告询美。命家童执烛视之，诸髀咸有赤文，纵横十数，状类杖痕。疑雷鬼之所为也。

宝历中，有京兆韦思玄，侨居洛阳，性尚奇，尝梦神仙之术。后游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饵金液者，可以延寿。吾子当先学炼金，如是，则可以肩赤松、驾广成矣。”于是思玄求炼金之术，积十余年，会术士数百，终不能得其妙。后一日，有居士辛锐者，貌甚清瘦，愀然有寒色，衣敝裘，扣思玄门，谓思玄曰：“吾病甚，穷无所归。闻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异人方士。我故来谒耳，愿先生纳之！”思玄即止居士于舍。其后居士身疾病尽溃，血秽甚，韦氏一家尽恶之。思玄尝召术士数人会食，而居士不得预。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尽

湿。客怒皆起，韦氏家童亦竞来骂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见。思玄与诸客甚异之，因视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灿然，真旷代之宝，思玄且惊且叹。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征其名氏信矣：且辛者，盖西方庚辛金。而锐字者，兑从金，兑亦西方之正位。推其义，则吾之解若合符然。”

故崔宁领蜀时，犍为守清河崔君，既以启尹真人函，事具《灵仙篇》。是夕，崔君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吕涇也，与崔君友善，相见悲泣。已而，谓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贵郡，何为辄开？今奉玉帝命，召君按验，将如之何？”崔谢曰：“愚俗聋瞽，不识神仙事，故辄开真人之函，罪诚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识不知者俱得原赦。况公宽之，某庶获自新耳。”涇曰：“帝主命严，地府卑屑，何敢违乎！”即召案掾出崔君籍。有顷，案掾至，白曰：“崔君余位五任，余寿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寿十三年，尽夺其官。”崔又谢曰：“与公平生为友，今日之罪，诚自己召，然故人岂不能宥之？”涇曰：“折寿削官，则固不可逃；然可以为足下致二年假职，优其廩禄，用副吾子之托。”崔又再拜谢。言方毕，忽有云气炳然，红光自空而下，涇及廷掾仆吏俱惊跃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于一室中。崔于室中壁隙间潜窥之，见涇具巾笏，率廷掾，分立于庭，咸俯而拱。云中有一人，紫衣金鱼，执一幅书，宣导帝命。于是涇及廷掾再拜受书，便驾云而上，顷之遂没。涇命崔君出坐，启天符视之，且叹且泣，谓崔曰：“子识元三乎？”元相国行三，名载也。崔曰：“乃布衣之旧耳。”涇曰：“血属无类。吁，可悲乎！某虽与元三为友，至是亦无能拯之，徒积悲叹！”词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归。再拜而出，与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卧于榻，其妻孥哭而环之。使者引崔俯于榻，魂与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已白廉使。崔即治装，尽室往蜀，具告于宁。宁遂署摄副使，月给俸钱二十余万。时元载方执国政，宁与载善，馈遗甚多。闻崔之言，惧连坐，因命亲吏持五百金，赂载左右，尽购得其书百余轴，皆焚之。后月余，元载籍没。又二年，崔亦终矣。

彭城刘溉者，贞元中为韩城令，卒于官。家甚贫，因寄韩城佛寺中。岁将半，其县丞窦亦卒，三日而寤。初，窦生昼寝，梦一吏导而西

去，经高原大泽数百里，抵一城郭，入门，导吏亡去。生惧甚，即出城门。门有卫卒，举剑而列，寔生讯之，卫卒举剑南指曰：“由此之生道耳！”寔始知身死，背汗而股栗。即南去，虽殆不敢息。俄见十余人立道左，有一人呼寔生，挈其手而熟视之，乃是刘溉，曰：“吾兄何自而来？”寔具以告。曰：“我自与足下别，若委身于陷阱中，念平生时安可得？”因涕泣。寔即讯冥途事，溉泣不语。久之，又曰：“我妻今安在？得无恙乎？”寔曰：“贤子侨居韩城佛寺中，将半岁矣。”溉曰：“子今去，为我问讯。我以穷泉困辱，远不可逃，每念妻孥，若刖而不忘步。幽显之恨，何可尽道哉？”将别，谓寔曰：“我有诗赠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说使人悲。喜得逢君传家信，后会茫茫何处期。”已而又泣。寔遂告别，未十余里，闻击钟声极震响，因悸而寤。寔即师扬慈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其事语诸人。

贞元中，有卢江郡民因采樵至山，会日暮，忽见一胡人，长丈余，自山崦中出，衣黑衣，执弓矢，民大恐，遽走匿林中窥之。胡人伫望良久，忽东向发一矢。民随望之，见百步外有一物，状类人，举体黄毛数寸，蒙乌巾而立，矢中其腹，辄不动，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长丈余，魁伟愈于前者，亦执弧矢，东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动，胡人又曰：“非将军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数十，衣黑衣，臂弓腰矢，若前驱者；又见一巨人，长数丈，披紫衣，状貌极异，缓步而来。民见之，不觉瞿然。巨胡东望，谓其前驱者曰：“射其喉！”群胡欲争射之，巨胡诫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满一发，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惧，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砾向西而来。胡人皆有惧色，前白巨胡曰：“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将军愿降！”其物乃投砾于地，自取其巾，状如妇人，无发，至群胡前，尽收夺所执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于地，以手连掌其颊。胡人哀祈，称死罪者数四，方释之。诸胡高拱而立，不敢辄动。其物徐以巾蒙首，东望而去。胡人相贺曰：“赖今日甲子尔；不然，吾辈其死乎！”既而，俱拜于巨胡前，巨胡颌之，良久，遂导而入山崦。时欲昏黑，民雨汗而归，竟不知何物也。

唐敬宗皇帝御历，以天下无事，视政之余，因广浮屠教，由是长安

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亲阅万机，思除其害于人者，尝顾谓左右曰：“自吾为天子，未能有补于人。今天下幸无兵革，吾将尽除害物者，使亿兆之民，指今日为尧舜时，愿足矣！有不能补治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对曰：“独浮屠氏不得有补于大化，而蠹于物为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诏中外，罢緇徒说佛经义，又斥其不修教者。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措火于其下，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异之，具其事上闻。文宗命左右验之，如尚食所奏。文宗叹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勿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之像，以彰感应。

高阳许文度，唐大中中侨居岐阳郡。后以病热近月余，瞑而卧于榻，若沉醉状。后数日始寤。初，文度梦有衣黄袍数辈与俱行田野，四望间寂然无鸡犬声，且不知几百里。是时天景已曛晦，愁思如结。有黄袍者谓文度曰：“子无苦，夫寿之与夭，固有涯矣，虽圣人，安能逃其数？”文度忽悟身已死，忧且甚。又行十余里，至一水，尽目无际，波涛黑色，杳莫穷其深浅。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独文度惧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奇光皎然，自水上来。黄衣者望见金人，沮色震栗，即辟易驰去，不敢正视。二金人谓文度曰：“汝何为来地府中？我今挈汝归生途，慎无恐！”文度惧稍解，因再拜谢之。于是金人与文度偕行数十里，俄见里门，喜不胜。忽闻有厉声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见妻子方泣于前，且奇且叹，而羸惫不能运肢体，故未暇语其事。后旬日，病少间，策而行于庭，忽见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在佛舍下，果前时梦中所见者。视其仪状，无毫缕之异，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忧不解。然尝闻佛氏有救苦之力，由是弃资玩，铸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先具斋祀之。自是君之疾亦除，盖其佛力也。”文度感二金人报效之速，不食牲牢，常阅佛书，因穷尽其旨，而皈依于释氏焉。

有商居士者，三河县人，年七岁，能读佛氏书，里人异之。后庐于三河县西田中，有佛书数百篇，手卷目阅，未尝废一日，从而师者且百

辈。往往独游城邑，偕其行者，闻居士每运肢体，珑然若戛玉之音，听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锁骨也。夫锁骨连络如蔓，故动摇肢体，则有清越之声，固其然矣。昔闻佛氏书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锁骨。今商居士者，岂非菩萨乎？然愚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后年九十余，一日，汤沐具冠带，悉召门弟子会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当以火烬吾尸。慎无违逆吾旨！”门弟子泣曰：“谨听命！”是夕，端坐而逝。后三日，门弟子焚居士于野，及视其骨，果锁骨也，肢体连贯，若缀络之状，风一拂则纤韵徐引。于是里人竞施金钱，建一塔，以居士锁骨瘞于塔中。

宁勉者，云中人也，年少，有刚勇气，善骑射，能以力格猛兽，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为衙将，后以兵士千人军于飞狐城。时蓟门帅骄悍，弃天违法，反书闻阙下，唐文宗皇帝诏北都守攻其南。诏未至，而蓟门兵夜伐飞狐，钲鼓震地，飞狐人恟然不自安，谓宁勉曰：“蓟兵豪健不可敌，今且至矣，其势甚急，愿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尽血贼刃下，悔宁可及！虽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计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蓟师之锋，将听邑人语，虑得罪于天子；欲坚壁自守，又虑一邑之人悉屠于贼手；忧既甚，而策未有所决。忽有谍者告曰：“贼尽溃矣。有弃甲在城下，愿取之。”勉即登城垣望，见星月明朗，有贼兵驰走，颠蹶者不可数，若有大兵击其后。勉大喜，开邑门，纵兵逐之，生擒卒数千人，得其遗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诵佛书《金刚经》，既败蓟师，擒其虜以讯焉。虜曰：“向者望见城上有巨人数百，俱长三丈余，雄猛可惧，怒目呿吻，袒肱执剑。蓟人见之，尽惨然汗栗，遂驰走远避，又安有斗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金刚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后为清塞副使也。

唐贞观中，有玉润山悟真寺僧，夜如蓝溪，忽闻有读《法华经》者，其声纤远。时星月迴临，四望数十里阒然无睹，其僧惨然有惧。及至寺，具白其事于群僧。明夕，俱于蓝溪听之，果闻经声自地中发，于是以标表其所。明日穷表下，得一颅骨在积壤中。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遂持归寺，乃以石函致于千佛殿西轩下。自是，每夕常

有读《法华经》声在石函内，长安士女观者千数。后新罗僧客于寺，仅岁余，一日寺僧尽下山，独新罗僧在，遂窃石函而去。寺僧迹其所往，已归海东矣。时开元末也。

卷八

太原王含者，为振武军都将。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马，素以犷悍闻。尝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故北人皆惮其能而推重之。后年七十余，以老病，遂独止一室，辟侍婢，不许辄近左右，至夜即扃户而寝。往往发怒，过杖其家人辈。后一夕，既扃其户，家人忽闻轧然之声，遂趋以伺之：望见一狼自室中开户而出；天未晓，而狼自外还，入室又扃其门。家人甚惧，具白于舍。是夕，于隙中潜窥，如家人言。含忧悸不自安。至晓，金氏召含，且诃即市麋鹿。含熟以献，金氏曰：“吾所需生者尔！”于是以生麋鹿致于前，金氏啖立尽。含益惧。家人辈或窃语其事，金氏闻之，色甚惭。是夕，既扃户，家人又伺而视之，有狼遂破户而出。自是竟不复还矣。

晋阳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种苇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长庆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苇林，里中尝有会宴，致余食于其舍，至明日，辄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贮缾帛于室者，亦尝亡之，民窃异焉。后夜闻婴儿号者甚众，迫而听之，则阒然矣。明日又闻，民惧且甚。后一日，乃语里中他民曰：“吾夕闻林中有婴儿号，吾度此不当有婴儿，惧其怪耳。”即相与芟除其林，薙其草，既穷，得一穴，中有缾帛食器，见野狸十余，有嚙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若有愁状。民尽杀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

开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驾至咸阳原，有大鹿兴于前，颀然其躯，颇异于常者。上命弓射之，引发一中。及驾还，乃敕厨吏炙其胾以进，而尚食具熟俎献。时张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于前，以其肉赐之。果谢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岁矣。陛下幸闻之！”上笑曰：“此一兽耳，何遂言其千岁耶？”果曰：“昔汉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猎于上林，其从臣有生获此鹿而献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寿将千岁；今既生获，不如活之。’会武帝尚神仙，由是纳臣之

奏。”上曰：“先生误矣。且汉元狩五年及今八百岁，其鹿长寿，岂历八百岁而不为畋所获乎？况苑囿内麋鹿亦多，今所获何妨为他鹿耶？”果曰：“曩时武帝既获此鹿，将舍去之，但命东方朔以炼铜为牌，刻成文字，以识其年，系于左角下。愿得验之，庶表臣之不诬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诏内臣力士具验之。凡食顷，绝无所见。上笑曰：“先生果误矣。左角之下，铜牌安在？”果曰：“臣请自索之。”即顾左右，命铁钳，令出一小牌，实铜制者，可二寸许；盖以年月悠久，为毛革蒙蔽，殆不可见。且持以进，上命磨拭视之，其文字芜蔽，殆不可识矣。上于是验果之言不谬。又问果曰：“汉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编何事？吾将征诸纪传，先生第为我言之。”果曰：“是岁岁次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用习水战，因搜狩以顺礼焉。迨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汉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开，其甲子亦无少差。顾谓力士曰：“异哉！张果能言汉武帝时事，真所谓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颍川陈岩，字叶梦，武阳人，间侨东吴。景龙末，举孝廉，如京师。行至渭南，见一妇人，貌甚姝，衣白衣，立于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负冤抑之状。生乃讯之，妇人哭而对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阳之南。先父以高尚闻于湘楚间，由是隐迹山林，未尝肯谒侯伯。妾虽一女子，亦有箕颍之志，方将栖迹蓬瀛、昆阆以遂其好。适遇有沛国刘君者，尉弋阳，尝与妾先人为忘形之友；先人慕刘君之高义，遂以妾归刘氏。自为刘氏妇，且十年矣，未尝有纤毫过失。前岁春，刘君调补宜原尉，未一岁，以病免，尽室归于渭上郊居。刘氏无行，又娶一卢氏者，濮上人，性极悍戾，每以唇齿相及。妾不胜其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云霞，安岩壑之隐，饵橡栗之味，亦足以终老；岂徒扰扰于尘世，适足为累。今者，分不归刘氏矣。”已而，颦容怨咽，若不自解。岩性端慤，闻其言，甚信之。因问曰：“女郎何所归乎？”妇人曰：“妾，一穷人，安所归止？然君之见问，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岩喜，即以后乘驾而偕往京师，居于永崇里。其始甚谨，后乃不恭，往往诟怒，若发狂之状。岩恶之而且悔。明日岩出，妇人令阖扉，键其门，以岩衣囊致庭中，毁裂殆尽。至夕，岩归，

妇人拒而不纳。岩怒，即破户而入。见己之衣资，悉已毁裂。岩因诟而责之，妇人愈发怒，毁岩之衣襟佩带，殆无完缕；又爪其面，啖其肌，一身尽伤，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时。岩恶之，不可制。于是里中民俱来观，簇其门。时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视鬼，精符箓呵禁之术。闻妇人哭音，顾谓里中民曰：“此妇人非人，乃山兽也，寓形以惑于世。”里民具告于岩，岩即请焉，居士乃至岩所居。妇人见居士来，甚惧。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掷之，妇人大叫一声，忽跃而去，立于屋瓦上。岩窃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掷之，妇人遂委身于地，化为猿而死。岩既悟其妖异，心颇怪悸。后一日，遂至渭南，讯其居人，果有刘君庐于郊外。岩即谒而问焉，刘曰：“吾尝尉于弋阳，弋阳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兹且十年矣。适遇有故人自濮上来，以黑犬见惠，其猿为犬所啖，因而遁去。”亦竟不穷其事，因录以传之。岩后以明经入仕，终于秦州上邽尉。客有游于太原者，偶于铜锅店精舍解鞍憩马。于精舍佛书中，得刘君所传之事，而文甚鄙。后亡其本。客为余道之如是。

东都崇让里有李氏宅，相传云其地非吉地，固不可居。后李生既卒，其家尽徙居陆浑别墅中，由是，键其门且数年矣。开元中，有王长史者，亡其名。长史尝为清显官，以使酒忤权贵，遂槟为长史于吴越间，后退居洛中，因买李氏宅以家焉。长史素劲，闻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独处堂之西宇下。后一夕，闻有哀啸之音极清楚，若风籁焉。长史起而望之，见一人，衣黑衣，立于几上。长史严声叱之，其人即时举一几击长史肩，长史惧而退，其人亦去。长史因病疮且甚，后旬余，方少愈。夜中又闻哀啸之音，家童寻之，见前时黑衣人在庭树上。长史有弟善射，于是命弓射之，一发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庑屋瓦而去。明日寻其迹，皆无所见。岁秋，长史召工人重修马厩，因发内重舍，乃得一死猿，有矢贯胁，验其矢，果长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人者，乃猿尔。

乾元初，会稽民有杨叟者，家以资产丰赡，闻于郡中。一日，叟将死，卧而呻吟，且经数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称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产以求医术。后得陈生者，究其原，曰：“是翁之病，心也。盖

以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故心已离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补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舍是，则非吾之所知也。”宗素闻之，以生人之心固莫可得也，独修浮屠氏法，庶可以间其疾。即召僧转经，命工绘图铸像，已而自赍衣粮，诣郡中佛寺饭僧。一日，因挈食去，误入一山径中，见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毛缕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为异人，即礼而问曰：“师何人也？独处穷谷，以人迹不到之地为家，又无侍者，不惧山野之兽有害于师乎？不然，是得释氏之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世居巴山，其后子孙，或在弋阳，散游诸山谷中，尽能绍修祖业，为林泉逸士，极得吟啸；又好为诗者，多称其善吟啸，于是稍闻于天下。有孙氏，亦族也，则多游权贵之门；亦以善谈谑，故又以资游于市肆间，每一戏，能使人获其利焉。独吾好浮屠氏，脱尘俗，栖心岩谷中不动，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及萨埵投崖以饲饿虎，故吾啖橡栗，饮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此候之。”宗素因告曰：“师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顾，将以饲山兽，可谓仁勇俱极矣。然弟子父有疾已数月，进而不瘳，某夙夜忧迫，计无所出。有医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则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师能弃身于豺虎以救其馁，岂若舍命于人以惠其生乎？愿师详之！”僧曰：“诚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为父而求吾心，岂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于猛兽，曷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愿致一饭而后死也。”宗素且喜且谢，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尽，而又曰：“吾既食矣，当亦奉命，然俟吾礼四方之圣也。”于是整其衣，出龕而礼。礼四方已毕，忽跃而腾向一高树，宗素以为神通变化殆不可测。俄召宗素，厉声叱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愿得生人心，以疗吾父疾。”僧曰：“檀越所愿者，吾已许焉。今欲先说《金刚经》之奥义，尔亦闻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屠氏，今日获遇吾师，安敢不听乎？”僧曰：“《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跃大呼，化为一猿而去。宗素惊异，惶骇而归。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募为衙门将。尝与其徒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

犬，俱骋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纵其所往，不使亲吏事。尝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马逐之，仅十余里，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马，即命二卒守穴旁，自解鞍而憩。忽闻墓中有语者曰：“吾命属土也，克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东而来者，我将不免。”景玄闻其语，且异之。因视穴中，见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长，手执一轴书，前有死鸟鹄甚多。景玄即问之，其人惊起曰：“果然，祸我者且至矣！”即诟骂。景玄默而计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岂非鬼乎？不然，是盗而匿此。”即毁其穴，翁遂化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毙。视其所执之书，点画甚异，有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景玄焚之。

唐祁县有村民，因犂地征刍粟至太原府。及归，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妇人立路旁，告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来，困而且惫，愿寄载车中，可乎？”村民许之，乃升车。行未三四里，因脂辖，忽见一狐尾在车之隙中，垂于车辕下。村民即以镰断之，其妇乃化为无尾白狐，鸣嗥而去。

唐邠州景云观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义里，初为小胥，性喜杀，尚渔猎钓弋，自弱冠至壮年，凡杀狼狐雉兔洎鱼鳖飞走，计以万数。后为里尹，患病热月余，忽觉室内有禽兽鱼鳖万数，环绕其榻而噬之，疮痍被身，殆无完肤。中夕之后，其父母、妻子、兄弟咸闻洞微卧内有群鸟啁啾，历然可辨。凡数年，疾益甚。或有谓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迁居景云观。”于是卜日徙居。月余，会群道士修斋授箓，是夕，洞微瘳。后十年，竟以疾卒。

太子宾客卢贞有犹子，尝为沙门。会昌中，沙汰归俗，荫补为光王府参军。一日，梦前师至其家而问讯焉，卢即告卑官屑屑然，非其愿也，常思落发，再披缁褐。师曰：“汝诚有是志，像教兴复，非晚也！”语未竟，俄四面见日月旌旆、千乘万骑，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几，武帝崩矣，光王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

吴郡蒋生，好神仙，弱岁弃其家，隐四明山下。尝从道士学炼丹，遂葺炉鼎，爨薪鼓橐，积十年而炼丹卒不成。其后寓游荆门，见有行

乞于市者，肤甚悴，裸身而病寒，且噤不能言。生怜其穷困，解裘衣之，且命执侍左右。征其家于何所，对曰：“某，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始家于南昌，有沃田数百亩。属年饥，流徙荆江间且十年矣。田归于官，身病而不能自振，幸君子怜而容焉。”于是与蒋生同归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蒋生恶骂而捶者不可计。生有石砚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蒋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学炼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则骨化为金，如是，安有不长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砚为金乎？若然者，吾谓先生为道术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惭，且以他词拒之曰：“汝，佣者，岂能知神仙事乎？汝毋妄言，自速笞骂之辱。”全素笑而去。后月余，全素于衣中出一瓢甚小，顾谓蒋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为金。愿得先生之石砚，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蒋生性轻率，且以为诞妄，诟骂曰：“吾学炼丹十年矣，尚未能穷其妙，佣者何敢与吾喋喋诮语耶！”全素佯惧不敢对。明日，蒋生独行山间，命全素守舍，于是键其门而去。至晚归也，见全素已卒矣。生且以簣蔽其尸，将命棺而瘞于野。及撤其簣，见全素之尸已亡去，徒有冠带衣履存焉。生大异，且以为神仙得道者，即于几上视石砚，亦亡见矣，生益异之。后一日，蒋生见药鼎下有奇光，生曰：“岂非吾仙丹乎？”即于炉中探之，得石砚，其上寸余化为紫金，光甚莹彻，盖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独恨不能识，益自惭恚。其后，蒋生学炼丹卒不成，竟死于四明山中。

卷九

河中永乐县道净院，居蒲中之胜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数。文宗时，道士邓太玄炼丹于药院中，丹成，疑转功未完，留贮院内，人共掌之。太玄观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时有蒲人侯道华侍事悟仙以供给使，诸道士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而道华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释卷，一览必诵之于口，众或问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枣，天下人传，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道华比三年辄得啖之。一旦，道华执斧斫古松垂枝，且尽如削，院中人无喻其意。明日昧爽，众晨起，入道华房中，一无所见，惟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案上，仍脱双履案前，道华衣挂松上。院中人视之，中留偈一首云：“帖裹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他年炼得药，留著与肉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教迟。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下列细辞，称：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赐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次十数言，时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验道华窃太玄药仙去，因相率白节度使尚书郑公光。按视踪迹不诬，即以其事闻奏。诏赍绢五百匹，并赐御衣，修饰廊殿，赐观名“昇仙院”。

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少常与邻舍闻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而闻丘氏寒贱者，往往戏而骂之曰：“闻丘氏，非吾类也，而与我偕学于师氏，我虽不语，汝宁不愧于心乎？”闻丘子默然有惭色。后数岁，闻丘氏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宴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会宴而仇生不得预，岂非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酒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骂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锥

刀尔，何为僭居官秩耶！且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俯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来往。经数月，病卒。明年，郑罢官，侨居濠阳郡佛寺中。郑常好黄老之道，时有吴道士者，以道艺闻，庐于蜀门山，又玄高其风，即驱而就谒，愿为门弟子。吴道士曰：“子既慕神仙，当且居山林，无为汲汲于尘俗间。”又玄喜谢曰：“先生真有道者。某愿为隶于左右，其可乎？”道士许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吴道士曰：“子不能锢其心，徒为居山林，终无补矣！”又玄即辞去，宴游濠阳郡久之。其后东入长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子，十余岁，貌甚秀，又玄与之语，其辩慧千转万化，又玄自谓不能及。已而，谓又玄曰：“我与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子曰：“吾尝生闻丘氏之门，居长安中，与子偕学于师氏，子以我寒贱，且曰‘非吾类也’。后又为仇氏子，尉于唐兴，与子同舍，子受我金钱赂遗甚多，然子未尝以礼貌遇我，骂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骄傲之甚也？”又玄惊叹之，因再拜谢曰：“诚吾之罪也。然子非圣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子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气，令我生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讫，忽不见。又玄既悟其事，甚惭恚，竟以忧卒。

元和中，武陵郡开元寺有僧惠照，貌衰体羸，好言人之休咎而皆中。性介独，不与群狎，常闭关自处，左右无侍童，每乞食于里人。里人有年八十余者云：“照师居此六十载，其容状无少异于昔时，但不知其甲子。”后有陈广者，由孝廉科为武陵官，广好浮屠氏。一日，因诣寺，尽访群僧，至惠照室。惠照见广，且悲且喜，曰：“陈君何来之晚耶？”广愕然，自以为平生不识照，则谓曰：“未尝与师游，何见讶来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尽言，当与子一夕静语尔。”广异之。后一日，乃诣照宿，因请其事。照乃曰：“我，刘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并详国史。余先人以文学自负，为齐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贤俊文学之士，而先人预焉。后仕齐梁之间，为会稽令。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于陈，至宣帝时为卑官，不为人知。常与吴兴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

与始兴王叔陵皆广聚宾客，大为声势，各恃权宠，有不平心。吾与彦文俱在长沙之门下。及叔陵被诛，吾与彦文惧长沙之不免，则祸且相及，因偕遁去，隐于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虽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当无疾耳。’彦文亦拜请其药，僧曰：‘子无刘君之寿，奈何？虽饵吾药，亦无补耳！’遂告去。将别，又谓我曰：‘尘俗以名利相胜，竟何有哉？唯释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语，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宫阙尽毁；台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阳、结绮，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阒无所睹。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后主骄淫，为隋氏所灭，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闻后主及陈氏诸王皆入长安，即与彦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关中。吾，长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闻其迁于瓜州，则又径往就谒。长沙少长绮纨，而又早贵，虽流放之际，尚不事生业。时方与沈妃酣饮，吾与彦文再拜于前，长沙悲恸久之，洒泣而起，乃谓吾曰：‘一日家国沦亡，骨肉播迁，岂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数年而长沙殁；又数年，彦文亦亡；吾因髡发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时已百岁矣。虽容状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与一僧同至长安。时唐帝有天下，建号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于三蜀五岭，无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虽然，烈寒盛暑，未尝有微恙。贞元末，于此寺尝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视之，乃长沙王也。吾迎延坐，话旧伤感如平生时，而谓吾曰：‘后十年，我六世孙广当官于此郡，师其念之！’吾因问曰：‘王今何为？’曰：‘冥官甚尊。’既而，又泣曰：‘师存，而我今六世矣，悲夫！’吾既觉，因纪君之名于经笥中。至去岁，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访于郡人，尚讶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访之，果得焉。及君之来，又依然长沙之貌；然自梦及今，十一年矣，故讶君之来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数行。因出经笥示之，广乃再拜，愿执履锡为门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当再来。”广受教而还。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适。时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广为巴州掾，于蜀道忽逢照，惊喜再拜曰：“愿弃官从吾师，为物外之游。”照许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晓，广起而照已去矣。自是不知其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

七年，岁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则与照言果符矣。愚尝考梁、陈二史，校其所说，颇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诬矣。

中宗朝，唐公休璟为相。尝有一门僧，言多中，好为厌胜之术。休璟甚敬之。一日僧来，谓休璟曰：“相国将有大祸，且不远数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惧甚，即拜之。僧曰：“某无他术，但奉一计耳，愿听之！”休璟曰：“幸吾师教焉。”僧曰：“天下郡守，非相国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国当于卑冗官中，访一孤寒家贫有才干者，出为曹州刺史，必深感相国恩，而可以指纵也。既得之，愿以报某。”休璟且喜且谢，遂访于亲友，得张君者，家甚贫，为京卑官，即日拜赞善大夫。又旬日，用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谓曰：“已从师之计，得张某矣，然则可教乎？”僧曰：“张君赴郡之时，当令求二犬，高数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张君荷唐公特达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将赴郡，告辞于休璟，既而谢之曰：“某名迹幽昧，才识庸浅。相国拔此沉滞，牧守大郡，由担石之储，获二千石之禄，自涸辙而泛东溟，出穷谷而举层霄，德诚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窃所忧惕者，未知相国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尔，非他也；然尝闻贵郡多善犬，愿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张曰：“谨奉教。”既至郡数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厚恩，拔于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独某家畜一犬，质状异常，愿献之。”张君大喜，即往取焉。既至，其犬高数尺而肥，其臆广尺余，神俊异常，而又驯扰。张君曰：“相国所求者二，今如何？”吏白曰：“郡内唯有此耳，他皆常犬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有一焉。民极爱之，非君侯亲往，不可得之。”张君即命驾，赍厚直而访之，果得焉。其状与吏所献者不异，而神俊过之。张君甚喜，即召亲吏以二犬献休璟。休璟大悦，且奇其状，以为所未尝见。遂召僧视之，僧曰：“善育之。脱君之祸者，二犬耳。”后旬日，其僧又至，谓休璟曰：“事在今夕，愿相君严为之备。”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于堂之前轩，命左右十余人执弧矢立于榻之隅，而僧与休璟共处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祸免矣！可以就寝。”休璟大喜，且谢之，遂撤左右，与僧寝焉。迨晓，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谓僧曰：“祸诚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观

焉。”乃与休璟偕寻其迹，至后园中，见一人仆地而卒矣，视其颈有血，盖为物所噬者；又见二犬在大木下，仰视之，见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惊，且诘曰：“汝为谁？”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与彼俱为盗，昨夕偕来，将致害相国。盖遇此二犬，环而且吠，彼遂为所噬而死。某惧，因匿身于此。二犬见之，乃蹲于树下，某伺其他往将逃焉，迨晓终不去。今即甘死于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缚之。曰：“此罪固当死，然非某心也，盖受制于人尔。愿释之。”休璟命解缚，盗拜泣而去。休璟谢其僧曰：“赖吾师，不然将死于二人之手。”僧曰：“此盖相国之福也，岂余之所能为哉！”休璟有表弟卢轸，帅荆门，有术者告之：“君将有灾戾，当求一善禳厌者焉，庶可瘳矣。”轸素知其僧，因致书于休璟转求之。僧即以书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书达荆州，而轸已卒。其家开视其书，徒见一幅纸，无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后数年，其僧遁去，不知所终。

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韦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韦氏命乳母出婴儿，请群僧祝其寿。胡僧忽自升阶，谓婴儿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众皆异之。韦氏先君曰：“此子生才一月，吾师何故言别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韦氏固问之，胡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之后身耳。武侯当东汉之季，为蜀丞相，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蜀人当受其福。吾往岁在剑南，与此子友善，今闻生于韦氏，吾故不远而来。”韦氏异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韦氏自左金吾节制剑南军，累迁太尉兼中书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语也。

唐贞元中，有一僧客于广陵，亡其名，自号“大师”，广陵人因以“大师”呼之。大师质甚陋，好饮酒食肉；日衣弊裘，虽盛暑不脱，由是蚤虻聚其上。侨居孝感寺，独止一室，每夕阖扉而寝，率以为常。性狂悖，好屠犬彘，日与广陵少年斗殴，或醉卧道旁，广陵人俱以此恶之。有一少年，以力闻。尝一日，少年与人对博，大师大怒，以手击其博局尽碎。少年笑曰：“驽儿，何敢逆壮士耶！”大师且骂而唾其面，于是与少年斗击，而观者千数，少年卒不胜，竟遁去。由是广陵人谓大

师有神力。大师亦自负其力，往往剽夺市中金钱衣物，市人皆惮其勇，莫敢拒。后有老僧召大师，谓之曰：“僧当死心奉教戒，奈何食酒肉，杀犬彘，剽夺市人钱物，又与少年斗殴，岂僧人之道耶？一旦吏执以闻官，汝岂不羞人耶？”大师怒骂曰：“蝇蚋徒嗜膻腥耳，安能知龙鹤之心哉？然则吾道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若汝齷齪无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词。后一日，大师自外来归，既入室闭户，有于门隙视者，大师坐于席，有奇光自眉端发，晃然照一室。观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来，见大师眉端之光，相指语曰：“吾闻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师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于庭，候谒大师，及开户而大师亦亡矣。群僧益异其事，因号大师为“大师佛”云。

元和初，长乐县有冯生者，家于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是岁，见黜于有司，因侨居长安中。有老僧鉴其名者，一日来诣生，谓生曰：“汝，吾同姓也。”因相与往来经岁余。及冯尉于东越，既治装，鉴师负笈来，告去。冯问曰：“师去安所诣乎？”鉴师曰：“我庐于灵岩寺之西庑下且久，其后游长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与子相遇。今将归旧居，故来告别。然吾子尉于东越，道出灵岩寺下，且当一访我也！”生诺之，曰：“谨受教。”后数月，冯生自长安之任，至灵岩寺门，立马望曰：“岂非鉴师所居寺乎？”即入而访焉。时有一僧在庭，生问曰：“不知鉴师庐安在？吾将谒之。”僧曰：“吾曹数辈，独无鉴其名者。”生始疑异，默而计曰：“鉴师信士，岂欺我哉？”于是独游寺庭。行至西庑下，忽见有群僧画像，内有一僧，状与鉴师同。生大惊曰：“鉴师果异人也，且能降神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视其题云：“冯氏子，吴郡人也。年十岁学浮屠氏法，以道行闻。卒年七十八。”冯阅其题，益感异之。

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老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尽，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子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乎？”即指其地曰：“此

下有石函，请发之。”即令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行诚不免矣，然乃终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丞相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晋山，见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识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冥数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军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即召僧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不悦。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

兴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北壁有画十光佛者，笔势甚妙，为天下之奇冠。有识者云，此国手蔡生之迹也。蔡生，隋朝以善画闻。初构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画者，得蔡生。既画，谓人曰：“吾平生所画多矣。独今日下笔，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长安中尽传其名。贞观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虑一旦有摧圯，遂召数工计土木之费，且欲新其制。忽一日，群僧斋于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来，列于席。食毕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继其后。俄而，十人忽亡所见，群僧相顾惊叹者久之。因视北壁十光佛，见其风度与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毁其堂，且用旌十光之异也。

道岩师者，居于成都宝历寺。唐开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道岩于佛殿前轩燃长明灯，忽见一巨手在殿西轩。道岩悸且甚，俯而不敢动。久之，忽闻空中有语云：“无惧，无惧，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师之一毫，何俯而不动耶？”道岩闻之，惧亦少解。因问曰：“檀越为何神？匿其躯而见其手乎？”已而，闻空中对曰：“天命我护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承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疮，溃吾肌且甚，愿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岩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岩请曰：“吾愿观檀越之形，使画工图于屋壁，且书其事以表之，冀世人无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师见之，顾无惊悚耶？”道岩曰：“檀越但见其身，勿我阻也。”见西轩下有一神，形质狞，丰首巨准，严目呀

口，体状魁硕，长数丈。道岩一见，背忽汗浹，其神即隐去。于是具以神状告于画工，图于西轩之壁。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者，刘既至，尝假其百余编，然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汛，突入壁垒，漂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画器玩，尽为暴雨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于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殊妙，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尾有题识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之，后当有人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题。”刘阅其识，叹息良久，穷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改元一十有三矣，与其记语果相契合，然不知李道士德初何如人耳，抑非假其名而传于后乎！

卷十

天宝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热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亦可疗。”于是煮药而饮之。忽觉臆中动摇，有顷，呕涎斗余，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么，俄长数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趋出降阶，遽不见。自是疾愈。

荥阳郑德棼，尝独乘马，逢一婢，姿色甚美，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郑郎！”郑愕然曰：“素不识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颇有容质，且以清门令族，宜相配敌。”郑知非人，坚拒之。俄有黄衣苍头十余人至，曰：“夫人趣郎！”迫辄控马，其行甚疾，耳中但闻风鸣。奄至一处，崇垣高门，外皆列植楸桐。郑立于门外，婢先白，须臾，命引郑郎入。进历数门，馆宇甚盛。夫人著青罗裙，年将四十，而姿容可爱，立于东阶下。侍婢八九，皆鲜整。郑趋诣再拜。夫人曰：“无怪相屈耶？以郑郎甲族美才，愿托姻娅。小女无堪，幸能垂意。”郑见逼，不知所对，但唯唯而已。夫人乃堂上命引郑郎自西阶升。堂上悉以花罽荐地，左右施豹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门垂碧箔，银钩珠珞，长筵列饌，皆极丰洁，乃命坐。夫人又善清谈，叙置轻重，世难与比。食毕，命酒，以银樽贮之，可三斗余，琥珀色，酌以镂杯，侍婢行酒，味极甘馥。向暮，一婢前曰，女郎已艳妆讫。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浴以百味香汤，左右进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为调谑。自堂外门步至花烛，乃延就帐。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艳，目所未见；被服粲丽，冠绝当时。郑遂欣然。其夜成礼。明日，夫人命女與就东堂，堂中置红罗绣帐，衾帟茵席，皆悉精绝。女善弹箜篌，曲词新异。郑问所迎婚前乘来马，今在何许？曰：“今已返矣。”如此百余日。郑虽情爱颇重，而心稍疑忌，因谓女曰：“可得同归乎？”女惨然曰：“幸托契会，得事巾栉，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郑审其怪异，乃谓夫人曰：“家中相失，颇有疑怪。乞赐还也。”夫人曰：

“过蒙见顾，良深感慕。然幽显殊途，理当暂隔。分离之际，能不泫然。”郑亦泣下。乃大燕会，与别曰：“后三年当相迎也。”郑因拜辞。妇出门挥泪握手曰：“虽有后期，尚延年岁；欢会尚浅，乖离苦长。努力自爱！”郑亦悲惋。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曰：“若未相忘，以此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郑郎，乃前青骢也，鞮带甚精。郑乘马出门，倏忽复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君已一年矣。”视其所赠，皆真物也。其家语云：“郎君出行之后，其马自归，不见有人送回。”郑始寻其故处，惟见大坟，旁有小冢，莹前列树皆已枯矣，而前所见，悉华茂成阴。其左右人传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郑尤异之。自度三年之期，必当死矣。后至期，果见前所使婢乘车来迎，郑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处，吾复何忧。”乃为分判家事，预为终期。明日乃暴卒。

李林甫为相既久，自以阴祸且多，天下人多怨望，颇招鬼灾，乃致方士以禳去之。后得一术士，曰：“相国豪贵，下人积怨者不少矣，为祸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虽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祸也。”林甫曰：“若之何？”术士曰：“可于长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备之。”林甫乃于西市召募而得焉。自云：“尝厕军伍间，以善射称，近为病，他无所知。”林甫即资其衣食，计月以给。后一夕，林甫会宴于庭，燕赵翼侍，度曲未终，忽然中绝。善射者异而听之，阒无闻矣。乃默筹曰：“夜未阑，忽如是，非有他邪？抑术士之言耶？”乃执弓矢逾垣以入伺之，忽见垣之南有一物坠而下，又一人逾垣来，善射者一发中之，乃惊去。因至林甫张乐之地，见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啜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状者。因视垣南坠下之物，即一囊而结者。解，其中有数百签，皆林甫及家童名氏也。于是以名呼，一一而应，遂宴饮如初。其明日，术士来，且贺曰：“赖此人，不然，几为所祸。向乃负冤而死者也，明公久专机要，积戾万状。自兹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后林甫籍没，果符十年之期也。

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将之成都，至洋州无疾卒。裕尝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别有年矣，声尘两绝，莫知其适。后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至洋州，舍于馆亭中。是夕风月清朗，夜将

半，生独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寝。俄见一白衣丈夫自门步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生听之，甚觉类窦裕，亟起，与语未及，遂亡见矣，乃叹曰：“吾与窦君别久矣，岂为鬼耶？”明日，命驾而去，行未数里，有殡于路前，有志曰：“进士窦裕殡宫。”生惊，即驰至馆，问馆吏，曰：“有进士窦裕，自京游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道左殡宫是也。”沈即致奠拜泣而去。

李生者，贞元中举进士，下第归浔阳，途次商洛，会汉南节度使人觐，为导骑所迫，四顾惟苍山万重，不知所适。时日暮，马劣无仆从，见荆棘之深，有殡宫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过，方将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几何，乃叹曰：“吾之寄于是，岂非命哉！”于是止于殡宫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庐山，下第南归，至此为府公前驱所迫，既不可进，又不得退，是以来；魂如有知，愿容一夕之安！”既而闲望，时风月澄霁，虽郊原数里，皆可洞见。又有一殡宫在百步外，仿佛见一人，俄而渐近，乃一女子，妆饰严丽，短不尽尺，至殡宫南，入穴中。生且听之，闻其言曰：“金华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风月好，可以肆目，时难再得，愿稍留念。”穴中应曰：“属有贵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欢，无足怪矣。”其人乃去，归殡宫下。生明日至逆旅问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随父为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尝退朝坐于堂之前轩，见一玄狐，其质甚大，若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顾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将射之，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每昼坐，辄有一玄狐出焉。其岁，林甫籍没被诛。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为中书舍人，尝一日退朝归，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见矣。时有客于揆门者，因话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贺！”至明日，果选礼部侍郎。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敏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爱之。忽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术士为呵禁之，冀瘳其疾。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

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仅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谓高生为真术士，具饮食，已而厚赠缗帛，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日来候耳。”遂去。其子他疾虽愈，而常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哭笑，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祈之。高生曰：“此子精魄已为妖魅所夺，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以忧！”裴信之。居数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来谒，裴与语，谓裴曰：“闻君爱子被病且未瘳，愿得一见矣。”裴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又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童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汝但告请入谒。”家童驰白，裴君出，具话其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诟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处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公益恐，其家童惶惑，计无所出。及暮，忽阒然不闻其声，开户视之，见三狐卧地而喘，不能动矣。裴君尽鞭杀之。后其子旬月乃愈。

尹瑗者，尝举进士下第，后为晋阳普原尉。既罢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适。忽一日，有白衣丈夫来谒，自称：“吴兴朱氏子，早岁嗜学，闻明公以文学自负，愿质疑于执事，无见拒。”瑗延入与之语，且征其说，云：“家侨崑川，早岁与御史王君皆至北门，今者寓迹于王氏别业累年。”自此每四日辄一来，甚敏辩纵横，词意典雅，瑗深爱之。瑗因谓曰：“吾子机辩玄奥，可以从郡国之游，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滞，隐迹藁葬？”生曰：“余非不愿谒公侯，且惧旦夕有不虑之祸。”瑗曰：“何为发不祥之言乎？”生曰：“某自今岁来，梦卜有穷尽之兆。”瑗即以词慰谕之，生颇有愧色。后至重阳日，有人以醖醢一瓶遗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饮之。初辞以疾，不敢饮，已而又曰：“佳节相遇，岂敢不尽主人之欢耶！”即引满而饮，食顷，大醉告去。未行数十步，忽仆

于地，化为一老狐，酩酊不能动矣，瑗即杀之。因访王御史别墅，有老农谓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将，往岁戍于岚川，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于村北数十步。”即命家童寻御史墓，果有穴。瑗后为御史，窃语其事，时唐大和初也。

元和中，有计真者，家侨青齐间。尝西游长安，至陕。真与陕从事友善，是日，将告去，从事留饮酒，至暮方与别。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堕马，而二仆驱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马亦先去，因顾道左小径有马溺，即往寻之，不觉数里。忽见朱门甚高，槐柳森密，真既亡其仆马，怅然，遂扣其门，已扃键，有小童出视，真即问曰：“此是谁家？”曰：“李外郎别墅。”真请入谒。童遽以告主。顷之，又令请客人息于宾馆。即引入门，其左有宾位，甚清敞，所设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画，经典图籍、衾褥之类，率洁而不华。真坐久之，小童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约五十，朱绂银章，仪状甚伟，与生相见，揖让而坐。生因具述从事故人留饮酒，道中沉醉，不觉曛黑，仆马俱失，愿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虑此卑隘，不可安止贵客，宁有间耶？”真谢之。李又曰：“某尝从事于蜀，寻以疾罢去，今则归休于是矣。”因与议语，甚敏博。真爱慕之。又命家童访真仆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设饌供食，食竟，饮酒数杯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愿更留一日，侍欢笑。”生感其意，即留之，明日乃别。及至京师，居月余，有款其门者，自称进士独孤沼。延坐与语，甚聪辩，且谓曰：“某家于陕，昨西来，过李外郎，谈君之美不暇，且欲与君为姻好，故令某奉谒话此意。君以为何如？”喜而诺之。沼曰：“某今还陕。君东归当更访外郎，且谢其意也。”遂别去。后旬月，生还，诣外郎别墅。李见真至，大喜。生即话独孤沼之言，因谢之。李遂留生，卜日成礼。妻色甚姝，且聪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其妻孥归青齐。自是李君音问不绝。生奉道，每晨起阅《黄庭内景经》，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宁如秦皇汉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汉武乎？彼二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财，以学神仙，尚崩于沙丘，葬于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于求仙耶？”真叱之，乃终无倦，意其知道者，亦不疑为他类也。后岁余，真挈家调选，至陕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来京师。明年秋，授

兖州参军，李氏随之官。数年，罢秩归齐鲁。又十余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质姿貌，皆居众人先；而李容色端丽，无殊少年时。生益钟念之。无何，被疾且甚，生奔走医巫，无所不至，终不愈。一日，屏人握生手，呜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宽罪宥戾，使得尽言。”已，意悲不自胜。生亦为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诚自知受责于君，顾九稚子犹在，以为君累，尚敢一发口。且妾非人间人，天命当与君偶，得以狐狸贱质，奉箕帚二十年，未尝纤芥获罪，惧以他类貽君忧。一女子血诚自谓竭尽。今日永去，不敢以妖幻余气托君，念稚弱满眼，皆世间人为嗣续。及某气绝，愿少念弱子心，无以枯骨为仇，得全肢体，瘞之土中，乃百生之赐也。”言终，又悲恻，泪百行下。生惊恍伤感，咽不能语，相对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而卧，食顷无声。生遂发被，见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为之殓葬之，制皆如人。礼讫，生径至陕，访李氏居，墟墓荆棘，阒无所见，惆怅而还。居岁余，七子二女相继而卒，其骸骨皆人也。而真终无恶心。

杜陵韦氏子，家于韩城，有别墅在邑北十余里。开成四年秋，自邑中游焉，日暮，见一妇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来，谓韦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贫，今为里胥所辱，将讼于官，幸吾子纸笔书其事，妾得以执诣邑，冀雪其耻。”韦诺之。妇人即揖韦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愿与吾子尽醉。”于是注酒一饮韦。韦方举卮，会有猎骑从西来，引数犬，妇人望见，即东走数十步，化为一少狐。韦大恐，视手中卮，乃一髑髅，酒若牛溺之状。韦因病热，月余方瘳。

长安兴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极壮丽，云是隋所制。贞观中，寺僧以其年纪绵远，虑有摧圯，即经费计工，且欲新其土木。及将毁撤，既启户，见有蛇万数，连贯其地，蟠绕如积，摇首咭喙，若蚕噬之状。寺僧大惧，以为天悯重劳，故假灵变，于是不敢除毁。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师者，以道术闻于睿宗时，常与过其宅，谓人曰：“后之人有能居此者，贵不可言。”其后，久无居人。开元初，林甫官为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于泓师，曰：“异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称豪贵于天下者，一人也。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权贵，为人觖望者久之。

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卑，不可乘以过，遂易门制。既毁其檐，忽有蛇千万数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而不敢毁焉。未几，林甫竟籍没。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

临淮郡有馆亭，滨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数十拱，突然劲拔，阴合百步。往往有甚风迅雷，夕发其中。人望见亭有二光，对而上下，赫然若电。风雷既息，其光随闭。开元中有韦子春，以勇力闻。会子春客于临淮，有人语其事者，子春曰：“吾将伺之。”于是挈衣囊止于亭中以伺焉。后一夕，忽有大风雷振于地，亭屋摇撼，果见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敛衣而下，果觉有物蟠绕其身，冷如冰冻，束不可解。回视，见二光在身后，子春即奋跃挥臂，砉然有声，其缚亦解，遂归亭中。未几而风雨霁开，亭中腥若鲍肆。明日视之，见一巨蛇中断而毙，血遍其地。里人相与来观，谓子春且死矣，及见之，大惊。自是其亭无风雷患。

天宝中，无畏师在洛。是时有巨蛇，状甚异，高丈余，广二三尺，魁魁若蟠绕出于山下。洛民咸见之。于是无畏师曰：“后此蛇决水湑洛城。”即说佛书义甚精，其蛇至夕则驾风雷来，若倾听状。无畏乃责之曰：“尔，蛇也，营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为将欲肆毒于世耶？速去，无患生人！”其蛇闻之，遂俯于地，若有惭色，须臾而死。其后禄山据洛阳，尽毁宫庙，果无畏所谓决洛水湑城之应。

开成中有陇西李生，为利州录事参军，居于官舍中。尝晓起，见蛇数百在庭，生大惧，尽命弃于郊野外。其明旦，群蛇又集于庭，生益惧之且异也，亦命弃去。后一日，群蛇又至，李生惊曰：“岂天将祸我乎！”蹙其容者且久。后旬余，生以赃罪闻于刺史，遣吏至门，将按其罪且闻于天子。生惶骇无以自安，缢于庭树，绝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缢焉。于是其家童震慑，委身于井者且数辈。果符蛇见之祸。刺史，即李行枢也。

贞元十四年秋，有异鸟，其色青，状类鸬鹚，翔于睢阳之郊，止丛木中。有群鸟千数，俱率其类列于左右前后，而又朝夕各衔蜚虫稻粱以献焉。是鸟每飞，则群鸟咸噪而导其前，或翼其旁，或拥其后，若传唤警卫之状，止则环而向焉，虽人臣侍天子之礼，无以加矣。睢阳人

咸适野纵观，以为羽族之灵者；然其状不类鸾凤，由是益奇之。时李翱客于睢阳，翱曰：“此真凤鸟也。”于是作《知凤》一章，备书其事。

薛嵩镇魏时，邺郡人有好育鹰隼者。一日，有人持鹰来，告于邺人，遂市之。其鹰甚神俊，邺人家所育鹰隼极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后有东夷人见者，请以缙帛百余端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鹞也，善辟蛟螭患。君宜于邺城南放之，可以见其用矣。”先是，邺城南陂，蛟常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邺人遂持往，海鹞忽投陂水中，顷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尽。自是邺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邺人讯其事，邺人遂以海鹞献焉。

补遗

进士李员，河东人也，居长安延寿里。元和初夏，一夕，员独处其室，方偃卧于榻，寝未熟，忽闻室之西隅有微声，纤而远，锵然若韵金石之乐，如是者久而不绝。俄又有歌者，其音极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员窃志其歌词曰：“色分蓝叶青，声比磬中鸣。七月初七日，吾当示汝形。”歌竟其一阙，员且惊且异，翊日命家童穷其迹，不能得焉。是夕，员方独处，及闻其声，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词竟，员心知其为怪也，默然异之。如是凡数夕，亦复闻焉。后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颓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闻其声，员惊而视之，于北垣下得一缶，仅尺余，制用金成，形状奇古，与今之缶甚异。苔翳其光，隐然有文，视不可见，盖千百年之器也。扣之，则其韵极长。即命涤去尘土，方可读之，字皆小篆书，乃崔子玉《古磬铭》也。员得而异之，然竟不知何代所制也。

虞乡有山观，甚幽寂，有滌阳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尝一夕独登坛望观庭，忽见有异光自井泉中发，俄有一物状如兔，其色若精金，随光而出，环绕醮坛久之，复入于井。自是，每夕辄见。道士异其事，不敢告于人。后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烂然，即置于巾箱中。时御史李戎职于蒲津，与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遗之。其后戎自奉先县令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后月余而戎卒。

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望南峰。伫立久之，见一骑自西驰来，绣纈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靓妆，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曰：“郎非见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南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帐帘，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

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它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安用问耶？”夜阑，谓翱曰：“某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见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下竟发楚王诗。”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消。”翱喜而请。美人求绛笺，翱视笺中，惟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肠断绿杨枝。”其笔札甚工，翱嗟赏久之。美人遂顾左右撤帷帘，命烛登车。翱送至门，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舆人物尽亡见矣。翱异其事，因贮美人诗于笺中。明年春，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长望，追感前事，又为诗曰：“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既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车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翱曰：“某今亦归洛阳，愿偕往东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即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武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乃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日，以怨结遂卒。

河南龙门寺僧法长者，郑州原武人。宝历中，尝自龙门归原武。家有田数顷，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马行田间，马忽屹不前，虽鞭策辄不动，惟瞪目东望，若有所见。时月明，随其望，数百步外有一物，如

古木状，兀然而来。法长惧，即回马走道左数十步，伺之。其物西来渐近，乃是白气，高六七尺，腥秽甚，逾于鲍肆，有声绵绵，如呻吟，西望而去。长策马随其后，常远数十步。行一里余，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长驻马伺之。顷之，忽闻其家呼曰：“车字下牛将死，可偕来视之。”又顷，闻呼：“后舍驴蹶仆地，不可救。”又顷，闻惊哭，有出者，长佯过讯之，曰：“主人有子十余岁，忽卒。”语未竟，又闻哭音，或惊叫，联联不已。夜半后，声渐少，迨明而绝。长骇异，即具告其邻，偕来王氏居侦之。其中悄然无闻，因开户，而其家十余人皆死，鸡犬亦无存者。

俗传人之死，凡数日，当有禽自柩中而飞者，曰“煞”。大和中，有郑生者，尝客于隰州，与郡官畋于野，有鹰逐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生将命解而视之，忽亡所见。生惊，即访里中民，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人言，今日‘煞’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之所获，果是乎？”天宝中，京兆尹崔光远，因游畋尝遇一妖鸟，事与此同。

开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于郡南田间，忽闻有异声自地中发，叟与牧童数辈俱惊走辟易。自是叟病热且甚，经旬余，病少愈，梦一丈夫，衣青襦，顾谓叟曰：“迁我于开元观。”叟惊而寤，然不知其旨。后数日，又适野，复闻之。即以其事白于郡守，封君怒曰：“岂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梦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迹于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祸至。”叟大惧。及晓，与子偕往郡南，即凿其地，约丈余，得一钟，色青，乃向所梦丈夫衣色也。遂再白于郡守。郡守置于开元观。是日辰时，不击忽自鸣，声极震响。清江之人俱异而惊叹。郡守具其事上闻。玄宗诏宰臣李林甫写其钟样，告示天下。

东都郡有馆亭，其西轩常有怪异。客有寝其下者，夜常闻有犬吠，声甚微。以烛视之，则一无所见。如是者累年矣。其后郡守命肩键为库。尝一夕，月皎，有库吏见一犬甚小，苍色，自轩下环庭而走。库吏怪其与常犬异，因投石击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轩下。明日库吏以其事白于郡守，郡守命于西轩穷其迹。见门上狗有苍毛甚多，果库吏所见苍犬之色，众方悟焉。

交城县南十数里，常夜有怪见于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后里中人有执弧矢夜行者，县南见一人，魁然若巨人状，衣朱衣，以皂巾蒙其首，缓步而来，欹偃若甚醉者。里人惧，即引满而发，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惧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语其事。明日，抵县城，见郭之西有丹桂，一矢贯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归，鏃有血甚多。言于县令，令命焚之。由是县南无患。

元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郑来，侨居长安延福里。尝一日读书牖下，忽见一童，长不尽尺，露发，衣黄，自北牖下趋至榻前，且谓穀曰：“幸寄君砚席，可乎？”穀不应。又曰：“我尚壮，愿备指使，何见拒之深耶？”穀又不顾。已而上榻，跃然拱立良久，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穀前，乃诗也，字细如粟，历然可辨，诗曰：“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览讫，笑而谓曰：“既愿相从，无乃后悔耶？”其童又出一诗，投于几上，诗曰：“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穀曰：“吾无逸少之艺，虽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穀戏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趋北垣，入一穴中。穀即命仆发其下，得一管文笔。穀因取书，锋锐如新。用之月余，亦无他怪。

东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张秀才借居肄业。常忽忽不安，自念为男子，当抱慷慨之志，不宜恒怯以自软，因移入中堂以处之。夜深欹枕，乃见道士与僧徒各十五人从堂中出，形容长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仪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为灵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寝以窥之。良久，别有二物展转于其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驰逐，而目光眩转，剡然有声。逡巡间，僧道三十人，或驰或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独立一处，则被一僧击而去之；其二物周流于僧道之中，未尝暂息。如此争相击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绝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见二物相谓曰：“向者群僧与道流妙法绝高，然皆赖我二人成其行数耳，不然，安得称卓绝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掷之。僧道与二物一时惊走，曰：“不速去，吾辈且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见。明日搜寻之，于壁角

得一败囊，中有长行子三十个，并骰子一双耳。

开成中，河东郡有街吏，常中夜巡警于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见一人俯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吏惧，因叱之，其人俯而不顾。叱且久，即扑其首。忽举视，其面貌极异，长数尺，色白而瘦，状甚可惧。吏初惊仆于地，久之，稍能起，因视之，已亡见矣。吏由是惧益甚，即驰归，且语于人。其后因重构景福寺门，发地，得一漆桶，凡深数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如街吏所见。

国初有神像，范金而制，传云，隋朝有术士镕范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扁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视焉。时肃宗在东宫，代宗尚稚，俱侍上。上问内臣高力士曰：“此神像何所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之在位几何年耳。其法当厉声而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声叱之，其像若有惧，摇震移时，仆于地。上喜笑曰：“诚如是，我为天子几何时？”力士因再拜贺。上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宗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凡十九年，尽契其占也。

裴 铏 传 奇

[唐] 裴 铏 撰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裴铏传奇》，原名《传奇》，唐裴铏撰。铏生平不见史载，据《全唐文》和《唐诗纪事》等，知其咸通八年(867)为静海节度使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衔，乾符五年(878)为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衔。

书中除《王居贞》篇外，各篇皆系以历史年代，其中最晚的《陶尹二君》和《宁茵》二篇系宣宗大中年间事；又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以其为温卷之作，据此今人周楞伽认为成书于咸通末年，“至迟不出乾符初”作者显达之时(见《裴铏传奇·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书中多记神仙怪异之事，尤以豪侠故事最为著名，如《昆仑奴》篇为世代传诵。书中人仙、人鬼的恋爱故事如《裴航》篇也别具一格，极具浪漫色彩。全书内容虚实相结合，情节生动，构思精巧，叙事委婉；文中多用诗歌、骈句，故文笔华丽典雅，代表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主要特点和最高成就，堪称唐代小说之经典。书名《传奇》也因此成为唐代“传奇”小说的命名依据，并为中国文学中“传奇性”一词的引申来源。书中的许多故事成为明清戏曲、小说题材的渊薮。

本书版本，《新唐书·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则著录为六卷，并云：“《唐志》三卷，今六卷，皆后人以其卷帙多而分之也。”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收录本书三卷本，但至高儒《百川书志》录为一卷，云只二十二事，则已为残本。二本今已不存。赖《太平广记》、《岁时广记》、《类说》等多有征引，今人周楞伽据此辑成《裴铏传奇》，共三十一篇。今以《太平广

记》、《岁时广记》为底本，校以《类说》，并参考了周辑本的辑校成果。另《绀珠集》本所收《金钗玉龟》和《红拂妓》二篇为周辑本漏载，今据《四库全书》本补入。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

目 录

元柳二公	89
崔炜	91
陶尹二君	95
许栖岩	97
裴航	98
樊夫人	100
封陟	101
薛昭	103
金刚仙	105
郑德璘	107
昆仑奴	109
聂隐娘	111
张无颇	113
萧旷	115
曾季衡	117
赵合	118
颜濬	120
韦自东	121
卢涵	123
陈鸾凤	124
江叟	125
周邯	127

马拯	128
王居贞	129
宁茵	129
蒋武	131
孙恪	132
姚坤	135
邓甲	136
高昱	137
文箫	138
金钗玉龟	140
红拂妓	140

裴铡传奇

元 柳 二 公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李庶人连累，各窜于驩、爱州，二公共结行李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舣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飡神，箫鼓喧哗，舟人与二公仆吏齐往看焉。夜将午，俄颶风欻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冒长鲸之鬣，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鲛室而梭停，撞蜃楼而瓦解。摆簸数四，几欲倾沉，然后抵孤岛而风止。二公愁闷而陟焉。见天王尊像，莹然于岭所，有金炉香烬，而别无一物。

二公周览之次，忽睹海面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察听，牙森剑戟，目闪电光，良久而没。逡巡，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余尺，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绮绣错杂，耀夺人眼。又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俄有双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炉，自莲叶而来天尊所，易其残烬，炷以异香。二公见之，前告叩头，辞理哀酸，求返人世。双鬟不答。二公请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实白之。女曰：“少顷有玉虚尊师当降此岛，与南溟夫人会约。子但坚请之，当有所遂。”言讫，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公并拜而泣告。尊师悯之，曰：“子可随此女而谒南溟夫人，当有归期，可无碍矣。”尊师语双鬟曰：“余暂修真，毕当诣彼。”二子受教，至帐前，行拜谒之礼。见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红流腻艳，神澄沆漑，气肃沧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时天台有刘晨，今有柳实；昔有阮肇，今有元彻；昔时有刘、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设二榻而坐。

俄顷，尊师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笙簧箫笛，旁

列鸾凤之歌舞，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于钧天，即人世罕闻见矣。遂命飞觞。忽有玄鹤，衔彩笺，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师赴南溟会，暂请枉驾。”尊师读之，谓玄鹤曰：“寻当至彼。”尊师语夫人曰：“与安期生间阔千年，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遂命侍女进饌，玉器光洁；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饌。尊师曰：“二子虽未合饌，然为求人间之食而饌之。”夫人曰：“然。”即别进饌，乃人间味也。尊师食毕，怀中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顾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乃不难，然邂逅相遇，合有灵药相贶。但子宿分自有师，吾不当为子师耳。”二子拜，尊师遂去。

俄海上有武夫，长数丈，衣金甲，仗剑而进，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命侍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桥，可馭二子。”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余。夫人命笔题玉壶诗赠曰：

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

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

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二子于花间潜窥，见千龙万蛇，递相交绕，为桥之柱。又见前海上之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上。二子因诘使者，使者曰：“此兽为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当为使而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强为此行。”遂襟带间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岁，合弃之；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其来久矣。闻南岳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者隐之，吾颇为恨。望二君子为持此合子，至回雁峰下，访使者庙而投之，当有异变。倘得玉环，为送吾子，吾子亦自当有报效耳。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谓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鸳鸯应之，事无不从矣。”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耳，当自遇之。”遂与使者告别。

桥之尽所，即昔日合浦之维舟处；回视，已无桥矣。二子询之，时已一十二年，驩、爱二州亲属，已殒谢矣。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馁而

扣壶，遂有鸳鸯语曰：“若欲饮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盘饌丰备，二子食之，而数日不思他味。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谢世已三昼。家人辈悲喜不胜，曰：“人云郎君亡没大海，服阕已九秋矣。”

二子厌人世，体以清虚，睹妻子丧，不甚悲戚。遂相与直抵回雁峰，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树揭屋，霹雳一声，而庙立碎。二子战栗，不敢熟视。空中乃有掷玉环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曰还魂膏，而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能涂顶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室。后共寻云水，访太极先生，而曾无影响，闷却归。因大雪，见老叟负樵而鬻，二子哀其衰迈，饮之以酒。睹樵担上有太极字，遂礼之为师，以玉壶告之。叟曰：“吾贮玉液者，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二子因随诣祝融峰，自此而得道，不重见耳。

（《太平广记》卷二五）

崔 炜

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向之子也。向有诗名于人间，终于南海从事。炜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

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炜因窥之，见乞食老妪，因蹶而覆人之酒瓮，当垆者殴之，计其直，仅一缗耳。炜怜之，脱衣为偿其所直，妪不谢而去。异日又来，告炜曰：“谢子为脱吾难，吾善灸赘疣，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每遇疣赘，只一炷耳，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笑而受之，妪倏亦不见。

后数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赘于耳，炜因出艾试灸之，而如其说。僧感之甚，谓炜曰：“贫道无以奉酬，但转经以资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镪巨万，亦有斯疾，君子能疗之，当有厚报。请为书导之。”炜曰：“然。”任翁一闻，喜跃，礼请甚谨。炜因出艾，一灸

而愈。任翁告炜曰：“谢君子痊我所苦，无以厚酬，有钱十万奉子，幸从容，无草草而去。”炜因留之数日。炜素善丝竹之妙，闻主人堂前弹琴声，诘家童，对曰：“主人之爱女也。”因请其琴而弹之，女潜听而有意焉。

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飧之。时已逼矣，求人获。任翁俄负心，召其子计之曰：“门下客既不来，无血属可以为飧。吾闻大恩尚不报，况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饌，夜将半，拟杀炜，已潜扃炜所处之室，而炜莫觉。女密知之，潜持刀，于窗隙间告炜曰：“吾家事鬼，今夜当杀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顷死矣。此刀亦望持去，无相累也！”炜恐悸汗流，挥刃携艾，断窗棂跃出，拔键而走。任翁俄觉，率家童十余辈，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几及之。炜因迷道，失足坠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返。

炜虽坠井，为槁叶所藉而无伤。及晓视之，乃一巨穴，深百余丈，无计可出。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盘屈，可长数丈。前有石臼，岩上有物滴下如饴蜜，注臼中，蛇就饮之。炜察蛇有异，乃叩首祝之曰：“龙王！某不幸坠于此，愿王悯之，幸不相害！”因饮其余，亦不饥渴。细视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炜感蛇之见悯，欲为灸之，奈无从得火。既久，有遥火飘入于穴，炜乃燃艾，启蛇而灸之，是贄应手坠地。蛇之饮食久妨碍，及去，颇以为便，遂吐径寸珠酬炜。炜不受而启蛇曰：“龙王能施云雨，阴阳莫测，神变由心，行藏在我，必能有道，拯援沉沦。倘赐挈维，得还人世，则死生感激，铭在肌肤。但得一归，不愿怀宝。”蛇遂咽珠，蜿蜒将有所适。炜遂载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数十里。其中幽黯若漆，但蛇之光烛四壁，时见绘画古丈夫，咸有冠带。最后触一石门，门有金兽啮环，洞然明朗。蛇低首不进而卸下炜。炜将谓已达人世矣。

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帟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燕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芬芳蓊郁。旁有小池，砌以金璧，贮以水银，凫鹭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鼗鼓、祝敌，不可胜记。炜细视，手

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

良久，取琴试弹之，四壁户牖咸启，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须臾，有四女，皆古鬟髻，曳霓裳之衣，谓炜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耶？”炜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炜曰：“既是皇帝玄宫，皇帝何在？”曰：“暂赴祝融宴尔。”遂命炜就榻鼓琴，炜乃弹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谓胡笳？吾不晓也。”炜曰：“汉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没于胡中，及归，感胡中故事，因抚琴而成斯弄，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韵。”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传觞。炜乃叩首，求归之意颇切。女曰：“崔子既来，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驻。羊城使者少顷当来，可以随往。”谓崔子曰：“皇帝已许田夫人奉箕帚，便可相见。”崔子莫测端倪，不敢应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诏，不敢见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谓炜曰：“田夫人淑德美丽，世无俦匹，愿君子善奉之，亦宿业耳。夫人，即齐王女也。”崔子曰：“齐王何人也？”女曰：“王讳横，昔汉初亡齐而居海岛者。”

逡巡，有日影入照座中，炜因举首，上见一穴，隐隐然睹人间天汉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须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俨然，执大笔，兼封一青竹简，上有篆字，进于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读之曰：“广州刺史徐绅死，安南都护赵昌充替。”女酌醴饮使者，曰：“崔子欲归番禺，愿为挈往。”使者唱喏。回谓炜曰：“他日须与使者易服緦宇，以相酬劳。”炜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将往至彼，当有胡人具十万缗而易之。”遂命侍女开玉函，取珠授炜。炜载拜捧受，谓四女曰：“炜不曾朝谒皇帝，又非亲族，何遽赍遗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绅，遂见修葺，皇帝愧之，亦有诗继和；賚珠之意，已露诗中，不假仆说，郎君岂不晓耶？”炜曰：“不识皇帝何诗？”女命侍女书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云：

千岁荒台隳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

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

炜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后当自知耳。”女谓炜曰：“中元日，

须具美酒丰饌于广州蒲涧寺静室，吾辈当送田夫人往。”炜遂再拜告去，欲蹶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鲍姑艾，可留少许。”炜但留艾，即不知鲍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与羊所在。望星汉，时已五更矣。俄闻蒲涧寺钟声。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见饷，遂归广州。

崔子先有舍税居，至日，往舍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谓崔炜曰：“子何所适，而三秋不返？”炜不实告；开其户，尘榻俨然，颇怀凄怆。问刺史，则徐绅果死，而赵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郎君的人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盖赵佗以珠为殉故也。”崔子乃具实告。方知皇帝是赵佗，佗亦曾称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万缗易之。崔子诘胡人曰：“何以知之？”曰：“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炜得金，遂具家产。然访羊城使者，竟无影响。

后有事于城隍庙，忽见神像有类使者，又睹神笔上有细字，乃侍女所题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绘及广其宇。是知羊城即广州城，庙有五羊焉。又征任翁之室，则村老云：“南海尉任嚣之墓耳。”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

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

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践踏成官道。

兼越王继和诗，踪迹颇异。乃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绅，因登此台，感崔侍御诗，故重粉饰，台殿所以焕赫耳。”

后将及中元日，遂丰洁香饌甘醴，留蒲涧寺僧室。夜将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仪艳逸，言旨雅淡。四女与崔生进觞谐谑，将晓，告去。崔子遂再拜讫，致书达于越王，卑辞厚礼，敬荷而已。遂与夫人归室。炜诘夫人曰：“既是齐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炜问曰：“四女何人？”曰：

“其二瓠越王摇所献，其二闽越王无诸所进，俱为殉者。”又问曰：“昔四女云鲍姑，何人也？”曰：“鲍靓女，葛洪妻也。多行灸于南海。”炜方叹骇昔日之姬耳。又曰：“呼蛇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故号之玉京子。”炜因在穴饮龙余沫，肌肤少嫩，筋力轻健。后居南海十余载，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乃挈室往罗浮访鲍姑，后竟不知所适。

（《太平广记》卷三四）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虚二老人，相契为友。多游嵩、华二峰，采松脂、茯苓为业。二人因携酿酝，涉芙蓉峰，寻异境，憩于大松林下，因倾壶饮，闻松稍有二人抚掌笑声。二公起而问曰：“莫非神仙乎？岂不能下降而饮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仆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宫女子。闻君酒馨，颇思一醉，但形体改易，毛发怪异，恐子悸栗，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当返穴易衣而至，幸无遽舍我去。”二公曰：“敬闻命矣。”遂久伺之。

忽松下见一丈夫，古服俨雅；一女子，鬟髻彩衣，俱至。二公拜谒，忻然还坐。顷之，陶君启：“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获拜侍，愿祛未悟。”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术，求不死药，因为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将之海岛。余为童子，乃在其选。但见鲸涛蹙雪，蜃阁排空，石桥之柱敲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鱼腹，犹贪雀生，于难厄之中，遂出奇计，因脱斯祸。归而易姓业儒，不数年中，又遭始皇煨烬典坟，坑杀儒士，搢绅泣血，簪绂悲号。余当此时，复在其数，时于危惧之中，又出奇计，乃脱斯苦。又改姓氏为板筑夫，又遭秦皇歛信妖妄，遂筑长城。西起临洮，东之海曲。陇雁悲昼，寒云咽空。乡关之思魂飘，砂碛之劳力竭。堕趾伤骨，陷雪触冰。余为役夫，复在其数，遂于辛勤之中，又出奇计，得脱斯难。又改姓氏而业工，乃属秦皇帝崩，穿凿骊山，大修茔域。玉墀金砌，珠树琼枝；绮殿锦宫，云楼霞阁；工人匠石，尽闭幽隧。

余为工匠，复在数中，又出奇谋，得脱斯苦。凡四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实，乃得延龄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宫人，同为殉者；余乃与同脱骊山之祸，共匿于此。不知于今经几甲子耶？”二子曰：“秦于今世，继正统者九代千余年，兴亡之事，不可历数。”

二公遂俱稽顙曰：“余二小子，幸遇大仙，多劫因依，使今谐遇，金丹大药，可得闻乎？朽骨腐肌，实冀麻荫。”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绝其世虑，因食木实，乃得凌虚。岁久日深，毛发绀绿，不觉生之与死，俗之与仙，鸟兽为邻，猿狖同乐，飞腾自在，云气相随，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实之法，可得闻乎？”曰：“余初饵柏子，后食松脂，遍体疮疡，肠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肤莹滑，毛发泽润。未经数年，凌虚若有梯，步险如履地，飘飘然顺风而翔，皓皓然随云而升。渐混合虚无，潜孚造化，彼之于我，视无二物，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保守胎根，含藏命蒂。天地尚能覆载，云气尚能郁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结，即余之体莫能败坏矣。”二公拜曰：“敬闻命矣！”

饮将尽，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壶而吟曰：

餌柏身轻叠嶂间，是非无意到尘寰。

冠裳暂备论浮世，一饷云游碧落间。

毛女继和曰：

谁知古是与今非，闲蹑青霞远翠微。

箫管秦楼应寂寂，彩云空惹薜萝衣。

古丈夫曰：“吾与子邂逅相遇，那无恋恋耶？吾有万岁松脂，千秋柏子少许，汝可各分饵之，亦应出世。”二公捧受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当去矣。善自道养，无令漏泄伐性，使神气暴露于窟舍耳。”二公拜别，但觉超然莫知其踪，去矣。旋见所衣之衣，因风化为花片蝶翅而扬空中。

陶、尹二公今巢居莲花峰上，颜脸微红，毛发尽绿，言语而芳馨满口，履步而尘埃去身。云台观道士往往遇之，亦时细话得道之来由尔。

（《太平广记》卷四〇）

许 栖 岩

许栖岩，岐阳人也。举进士，习业于昊天观。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灵仙，以希长生之福。时南康韦皋太尉镇蜀，延接宾客，远近慕义，游蜀者甚多。岩将为人蜀之计，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自入西市访之。有蕃人牵一马，瘦削而价不高，因市之而归。以其将远涉道途，日加刍秣，而肌肤益削。疑其不达前所，试诣卜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此龙马也，宜善宝之。”洎登蜀道危栈，马惊，栖岩与马俱坠崖下，积叶承之，幸无所损；仰不见顶，四面路绝。计无所出，乃解鞍去卫，任马所往。于槁叶中得栗如拳，栖岩食之，亦不饥矣。

寻其崖下，见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约十余里，忽尔及平川，花木秀异，池沼澄澈，见碧桃万余株，有一道士卧于石上，二女侍之。岩进而求见，问二玉女，云是太乙元君。岩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悯之，白于元君，召曰：“尔于人世，亦好道乎？”曰：“读《庄》、《老》、《黄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庄子》云：‘真人之息以踵。’《黄庭》云：‘但思一部寿无穷。’”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杯以饮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尔得之矣，数也！”

乃邀入别室，有道士，云是颍阳尊师，为元君布算。元君曰：“请算三事：攀太华，何神也？立海桥，何鬼也？”道士布算良久，曰：“攀太华虽云巨灵，实夸父之神也；立海桥虽云丑怪，乃五丁之鬼也。”元君曰：“算吾今夕何为？”曰：“今夕当东游十万里。”岩熟视之，乃卜马道士也。道士曰：“乾卦今日中。”

逡巡，有仙童曰：“东皇君请今宵曲龙山桥玩月。”元君请栖岩曰：“可同游曲龙。”同跨鹿、龙而去。顷刻而至，见危桥若长虹亘天，势连河汉，深入沧溟。东皇君命酌醴，鸾歌凤舞，响彻天外。见栖岩，喜曰：“许长史孙也，有仙相矣！”及明，复从太乙君归太白洞中。

居半月，思家求还。太乙曰：“汝饮石髓，已寿千岁。无输泄，无

荒淫，复此来，再相见也。”命牵栖岩马来。将行，谓曰：“此马，吾洞中龙也，以作怒伤稼，谪其负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瑶华上宫，何由而至也？汝到人间，放之渭曲，任其所适，勿复留之。”玉女曰：“龙子回日，虢县田婆针寄少许来。”

跨马，食顷达虢县旧庄，则无复故居矣。问乡人，年代已六十年。询田婆，曰：“太乙家紫霄姊妹，尝寄信买针。”遂取针系马鬣，放之渭滨，化龙而去。栖岩幼在乡里，已见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状如旧，盖亦仙人也。

栖岩大中末年复入太白山去。

（《太平广记》卷四七）

裴 航

唐长庆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于鄂渚，谒故旧友人崔相国。值相国，赠钱二十万，远挈归于京，因佣巨舟，载于湘汉。同载有樊夫人，乃国色也。言词问接，帷帐昵洽。航虽亲切，无计道达而会面焉。因赂侍妾袅烟，而求达诗一章，曰：

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

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

诗往，久而无答。航数诘袅烟，烟曰：“娘子见诗，若不闻，如何？”航无计，因在道求名酝珍果而献之。夫人乃使袅烟召航相识。及褰帷，而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肯与尘俗为偶。航再拜揖，愕眙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将欲弃官而幽栖岩谷，召某一诀耳。深哀草扰，虑不及期，岂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无以谐谑为意耳。”航曰：“不敢！”饮讫而归。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曰：

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

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

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趣。后更不复见，但使袅烟达寒暄而已。遂抵襄汉，与使婢挈妆奁，不告辞而去。人不能知其

所造。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形，竟无踪影。

遂饰装归辇下。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姬缉麻苳。航揖之，求浆。姬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郎君要饮。”航讶之，忆樊夫人诗有“云英”之句，深不自会。俄于苇箔之下，出双玉手捧瓷。航接饮之，真玉液也。但觉异香氤郁，透于户外。因还瓯，遽揭箔，睹一女子，露裊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航惊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姬曰：“某仆马甚饥，愿憩于此，当厚答谢，幸无见阻。”姬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饭仆秣马。良久，谓姬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擢世，所以踌蹰而不能适。愿纳厚礼而娶之，可乎？”姬曰：“渠已许嫁一人，但时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孙。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君约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而至，更无他许人。”姬曰：“然。”航恨恨而去。

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为意，但于坊曲、闹市、喧衢，而高声访其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数月余日，或遇一货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药铺卞老书，云‘有玉杵臼货之’。郎君恳求如此，此君吾当为书导达。”航愧荷珍重，果获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泻囊，兼货仆货马，方及其数。

遂步骤独挈而抵蓝桥。昔日姬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酬其劳哉？”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吾捣药百日，方议姻好。”姬于襟带间解药，航即捣之，昼为而夜息。夜则姬收药臼于内室。航又闻捣药声，因窥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辉室，可鉴毫芒。于是航之意愈坚。如此日足，姬持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姻戚，为裴郎具帐帟。”遂挈女入山，谓航曰：“但少留此。”

逡巡，车马仆隶，迎航而往。俄见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内有帐幄屏帟，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贵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航拜姬，悲泣感荷。姬曰：“裴郎自是清灵裴真人子孙，业当出世，不足深愧老姬也。”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鬟髻

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讫，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忆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汉乎？”航深惊怛，恳惓陈谢。后问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为玉皇之女吏。”姬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琼楼殊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

至大和中，友人卢颢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叙话永日，使达书于亲爱。卢颢稽颡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卢子懵然。而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卢子知不可请，但终宴而去。后人莫有遇者。

（《太平广记》卷五〇）

樊 夫 人

樊夫人者，刘纲妻也。纲仕为上虞令，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事，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水旱疫毒鸷暴之伤，岁岁大丰。暇日，常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火，烧客碓屋，从东起，夫人禁之即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如，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纲禁之，虎伏不敢动，适欲往，虎即灭之；夫人径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系虎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方能飞举，夫人平坐，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

后至唐贞元中，湘潭有一媼，不云姓氏，但称湘媼，常居止人舍，十有余载矣。尝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闾里，莫不响应。乡人敬之，为结构华屋数间而奉媼。媼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愿也。”媼鬓翠如云，肥洁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数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遥，年二八，艳美，携筐采菊，遇媼瞪视，足不能移。媼目之曰：“汝乃爱我，可

同之所止否？”逍遥欣然掷筐，敛衽称弟子，从媼归室。父母奔追及，以杖击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益坚，窃索自缢。亲党敦谕其父母，请纵之。度不可制，遂舍之。复诣媼，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

后月余，媼白乡人曰：“某暂之罗浮，扃其户，慎勿开也。”乡人问：“逍遥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户外窥，见小松迸笋而丛生阶砌。及媼归，召乡人同开锁，见逍遥懵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为竹梢串于栋宇间。媼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觉。”逍遥如寐醒，方起，将欲拜，忽遗左足，如刖于地。媼遽令无动，拾足勘膝，嚔之以水，乃如故。乡人大骇，敬之如神，相率数百里皆归之。

媼貌甚闲暇，不喜人之多相识。忽告乡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余人性命，谁有心为我设船一只，一两日可同观之。”有里人张拱，家富，请具舟楫，自驾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风涛蹙一巨舟，没于君山岛上而碎，载数十家，近百余人，然不至损，未有舟楫来救，各星居于岛上。忽有一白鼉，长丈余，游于沙上，数十人拦之，挝杀，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围绕岛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渐窄狭，束岛上人，忙怖号叫，囊橐皆为齑粉，束其人为簇，其广不三数丈，又不可攀援，势已紧急。岳阳之人，亦遥睹雪城，莫能晓也。时媼舟已至岸，媼遂登岛攘剑，步罡嚔水，飞剑而刺之。白城一声如霹雳，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长十余丈，蜿蜒而毙，剑立其胸。遂救百余人之性命，不然，顷刻即拘束为血肉矣。岛上之人，咸号泣礼谢。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与媼相遇，曰：“樊姑，尔许时何处来？”甚相慰悦。拱诘之，道士曰：“刘纲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后人方知媼即樊夫人也。拱遂归湘潭。

后媼与逍遥一时返真。

（《太平广记》卷六〇）

封 陟

宝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态洁朗，性颇贞端。志在典坟，僻于林藪。探义而星归腐草，阅经而月坠幽窗。兀兀孜孜，俾

夜作昼，无非搜索隐奥，未尝暂纵揭时日也。书堂之畔，景象可窥：泉石清寒，桂兰雅淡。戏猿每窃其庭果，唼鹤频栖于涧松。虚籁时吟，纤埃昼闋。烟锁笏篁之翠节，露滋踟躅之红葩。薛蔓衣垣，苔茸毯砌。

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輶辇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凑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珮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风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鸳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嚙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浚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爰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摄衣朗烛，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贞廉，性惟孤介，贪古人之糟粕，究前圣之指归。编柳苦辛，燃柏幽暗；布被粝食，烧蒿茹藜。但自固穷，终不斯滥，必不敢当神仙降顾。断意如此，幸早回车。”姝曰：“某乍造门墙，未申恳迫，辄有诗一章奉留，后七日更来。”诗曰：

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

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帟。

陟览之，若不闻。云辇既去，窗户遗芳，然陟心中不可转也。

后七日夜，姝又至，骑从如前时。丽容洁服，艳媚巧言，入白陟曰：“某以业缘遽萦，魔障欬起，蓬山瀛岛，绣帐锦宫，恨起红茵，愁生翠被。难窥舞蝶于芳草，每妒流莺于绮丛，靡无双飞，俱能对峙。自矜孤寝，转憎空闺。秋却银缸，但凝眸于片月；春寻琼圃，空抒思于残花。所以激切前时，布露丹恳，幸垂采纳，无阻精诚。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颛蒙，不识铅华，岂知女色。幸垂速去，无相见尤。”姝曰：“愿不贮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质，辄更有诗一章，后七日复来。”诗曰：

弄玉有夫皆得道，刘纲兼室尽登仙。

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

陟览，又不回意。

后七日夜，姝又至，态柔容冶，靓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难驻，西日易颓。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轻沍泛水，只得逡巡；微竹当风，莫过瞬息。虚争意气，能得几时？恃顽韶颜，须臾槁木。所以君夸容鬓，尚未凋零，固止绮罗，贪穷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还丹，颇能驻命，许其依托，必写襟怀，能遣君寿例三松，瞳方两目，仙山灵府，任意追游。莫种槿花，使朝晨而骋艳；休敲石火，尚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书斋，不欺暗室，下惠为证，叔子是师。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铁石，无更多言，倘若迟回，必当窘辱。”侍卫谏曰：“小娘子回车，此木偶人，不足与语，况穷薄当为下鬼，岂神仙配偶耶？”姝长吁曰：“我所以恳恳者，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时一失，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细事。於戏！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诗曰：

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

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

輜辂出户，珠翠响空，泠泠箫笙，杳杳云露。然陟意不移。

后三年，陟染疾而终，为太山所追，束以大锁，使者驱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骑从，清道甚严。使者躬身于路左，曰：“上元夫人游太山耳。”俄有仙骑，召使者与囚俱来。陟至彼，仰窥，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弹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状，曰：“不能于此人无情。”遂索大笔判曰：“封陟性虽执迷，操唯坚洁，实由朴戆，难责风情，宜更延一纪。”左右令陟跪谢。使者遂解去铁锁，曰：“仙官已释，则幽府无敢追摄。”使者却引归。良久，苏息。后追悔昔日之事，恸哭自咎而已。

（《太平广记》卷六八）

薛 昭

薛昭者，唐元和末为平陆尉，以气义自负，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为人。因夜直宿，囚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故县闻于廉使，廉使奏之，坐谪为民于海东。赦下之日，不问家产，但荷银铛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数百岁矣，素与昭洽，乃赍酒拦道而饮饯之，

谓昭曰：“君，义士也，脱人之祸而自当之，真荆、聂之俦也！吾请从子。”昭不许，固请，乃许之。至三乡，夜，山叟脱衣貰酒，大醉，屏左右，谓昭曰：“可遁矣。”与之携手出东郊，赠药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绝谷。”又约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处，可且暂匿，不独逃难，当获美姝。”

昭辞行，过兰昌宫，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逾垣而入，追者但东西奔走，莫能知踪矣。昭潜于古殿之西间。及夜，风清月皎，见阶前有三美女，笑语而至，揖让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进之。居首女子酌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会，虽有好人，岂易逢耶？”昭居窗隙间闻之，又志田生之言，遂跳出曰：“适闻夫人云：‘好人岂易逢耶？’昭虽不才，愿备好人之数。”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实对。乃设座于茵之南。昭询其姓氏。长曰：“云容张氏。”次曰：“凤台萧氏。”次曰：“兰翘刘氏。”饮将酣，兰翘命骰子，谓三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乃遍掷，云容采胜，翘遂命薛郎近云容姊坐，又持双杯而献曰：“真所谓合卺矣。”昭拜谢之。遂问：“夫人何许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也。妃甚爱惜，常令独舞霓裳于绣岭宫，妃赠我诗曰：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诗成，明皇吟咏久之，亦有继和，但不记耳。遂赐双金扼臂，因此宠幸愈于群辈。此时多遇帝与申天师谈道，予独与贵妃得窃听。亦数侍天师茶药，颇获天师悯之。因间处，叩头乞药。师云：“吾不惜，但汝无分，不久处世如何？”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天师乃与绛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虽死不坏，但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后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耳。”我没兰昌之时，具以白贵妃，贵妃恤之，命中贵人陈玄造受其事，送终之事，皆得如约，今已百年矣。仙师之兆，莫非今宵良会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诘申天师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惊曰：“山叟即天师，明矣！不然，何以委曲

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问兰、凤二子。容曰：“亦当时宫人有容者，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侧，与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凤台请击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

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

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垅上更添愁。

兰翘和曰：

幽谷啼莺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长叹。

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

云容和曰：

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

不意薛生携旧律，独开幽谷一枝春。

昭亦和曰：

误入官垣漏网人，月华净洗玉阶尘。

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

诗毕，旋闻鸡鸣。三人曰：“可归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觉门户至微，及经阙，亦无所妨。兰、凤亦告辞而他往矣。但灯烛荧荧，侍婢凝立，帐幄绮绣，如贵戚家焉。遂同寝处。昭甚慰喜，如此数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体已苏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则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县易衣服。”昭惧不敢去，曰：“恐为州邑所执。”容曰：“无惮！但将我白绡去，有急，即蒙首，人无能见矣。”昭然之，遂出三乡，货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则容已迎门而笑，引入曰：“但起榻，当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见容体已生，及回顾帷帐，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宝器而出。遂与容同归金陵幽栖，至今见在，容鬓不衰，岂非俱饵天师之灵药耳！

申师，名元也。

（《太平广记》卷六九）

金 刚 仙

唐开成中，有僧金刚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远峡山寺，能梵音，

弹舌摇锡而咒物，物无不应。善囚拘鬼魅，束缚蛟螭。动锡杖一声，召雷立震。

是日，峡山寺有李朴者，持斧剪巨木，剝而为舟。忽登山，见一磐石上有穴，睹一大蜘蛛，足广丈余，四驰啮卉室其穴而去。俄闻林木有声，暴猛吼骤。工人惧而缘木伺之，果睹积首之虺，长可数十丈，屈曲蹙怒，环其蛛穴，东西其首。俄而跃西之首，吸穴之卉，团而飞去，颖脱俱尽。复回东之首，大划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驰出，以足擒穴之口，翘屈毒丹，然若火，煖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复苏，举首又吸之。蛛不见，更毒虺，虺遂倒于穴而殒。蛛跃出，缘虺之腹咀内，齿折二头，俱出丝而囊之，跃入穴去。朴讶之，返峡山寺，语金刚仙。仙乃祈朴验穴，振环杖而咒之，蛛即出于僧前，俨若神听；及引锡触之，蛛乃殒于穴侧。及夜，金刚仙梦见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复能织耳。”礼金刚仙曰：“愿为福田之衣。”语毕，遂亡。僧及觉，布已在侧，其精妙奇巧，非世茧丝之所能制也。僧乃制而为衣，尘垢不触。

后数年，僧往番禺，泛舶归天竺，乃于峡山金锁潭畔，摇锡大呼而咒水。俄而水辟见底矣，以澡瓶张之，有一泥鳅鱼，可长三寸许，跃入瓶中。语众僧曰：“此龙矣。吾将至海门，以药煮为膏，涂足，则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持转关榼诣寺家人傅经曰：“知金刚仙好酒，此榼一边美酝，一边毒醪，其榼即晋帝曾用鸩牛将军者也。今有黄金百两奉公，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无何取吾子，欲为膏，恨伊之深，痛贯骨髓，但无计而奈何。”傅经喜，受金与酒，得转关之法，诣金刚仙。仙持杯向口次，忽有数岁小儿跃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龙所将来而毒师耳！”僧大骇，诘傅经，傅经遂不敢隐。僧乃问小儿曰：“尔何人，而相救耶？”小儿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离其恶业，而托生为人七稔矣。吾之魂，稍灵于常人，知师有难，故飞魂奉救。”言讫而没。众僧怜之，共礼金刚仙，求舍其龙子。僧不得已而纵之。后仙果泛舶归天竺矣。

（《太平广记》卷九六）

郑 德 璘

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璘与语，多及玄解。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愧荷。

德璘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下。旁有鹺贾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榜，邻舟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

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

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

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

及旦，东西而去。德璘舟与韦氏舟同离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韦氏美而艳，琼英膩云，莲蕊莹波，露濯蕤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钩。德璘因窥见之，甚悦，遂以红绡一尺，上题诗曰：

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

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

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义。女不工刀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璘谓女所制，凝思颇悦，喜畅可知，然莫晓诗之意义，亦无计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明月清风，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

将暮，有渔人语德璘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没于洞庭耳！”德璘大骇，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将夜，为吊韦姝诗二首曰：

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

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

又曰：

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娥细浪愁。

泪滴白蘋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

诗成，酌而投之。精贯神祇，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拽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璘异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韦氏视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

时已三更，德璘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璘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物，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臂红绡尚在。德璘喜骤。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说：“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沙。

后三年，德璘当调选，欲谋醴陵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璘志之。选，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璘使佣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

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苦。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需，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叟以笔大书韦氏巾曰：

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

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

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德璘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

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即韦氏所投德璘红笺诗也。德璘疑诗，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既成，讽咏良久。敢以实对。”德璘叹曰：“命也！”然后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太平广记》卷一五二）

昆 仑 奴

唐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生是时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禀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一品命妓轴帘，召生入室。生拜传父命，一品欣然爱慕，命坐与语。时三妓人，艳皆绝代，居前以金瓿贮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进。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擘一瓿与生食。生少年，赧妓辈，终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辞而去。一品曰：“郎君闲暇，必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者掌三，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

生归，达一品意。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

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

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璫芝雪艳愁。

左右莫能究其意。

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生曰：“汝辈何知，而问我襟怀间事！”磨勒曰：“但言，当为郎君释解，远近必能成之。”生骇其言异，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耶！”生大喜不自胜，谓磨勒曰：“何计而能导达我郁结？”磨勒笑曰：

“后夜乃十五夜，请深青绢两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人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遂宴犒以酒肉。

至三更，携炼椎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讫，固无障塞耳。”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缸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

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

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

侍卫皆寝，邻近阒然，生遂缓褰帘而入。良久，验是生，姬跃下榻，执生手曰：“知郎君颖悟，必能默识，所以手语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谋，负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帘外耳。”遂召入，以金瓿酌酒而饮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举饌，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狴牢？所愿既申，虽死不悔。请为仆隶，愿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语。磨勒曰：“娘子既坚确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遂归学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我家门垣，从来邃密，扃锁甚严。势似飞腾，寂无形迹，此必侠士而挈之；无更声闻，徒为患祸耳。”

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一品异之，召崔生而诘之事。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过！但郎君驱使逾年，即不能问是非。某须为天下人除害。”遂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翺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然崔家大惊愕。后一品悔惧，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

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

（《太平广记》卷一九四）

聂 隐 娘

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隐娘所向。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涕泣而已。

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子却领取。”尼款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曰：“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猱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刳逐二女攀援，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猱，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刃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

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

室而居。

数年后，父卒。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隐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前噪夫，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夫妻曰：“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合负仆射，万死！”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愿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刘问其所需，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之，刘使人寻之，不知所向，后潜搜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

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后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

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蹶其踪，能从空虚之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蠅蠊，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鹊，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

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觐，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统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柩前，恸哭而去。

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

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语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缣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

（《太平广记》卷一九四）

张 无 颇

长庆中，进士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游丐番禺。值府帅改移，投诣无所，愁疾，卧于逆旅，仆从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来主人舍，瞪视无颇曰：“子岂久穷悴耶？”遂脱衣买酒而饮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计，不旬朔，自当富赡，兼获延龄。”无颇曰：“某困饿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龙膏一合子，不惟还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业疾’，若常人求医，但言不可治，若遇异人请之，必须持此药而一往，自能富贵耳。”无颇拜谢受药。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时但出此合，则一室暄热，不假炉炭矣。”无颇依其言，立表。

数日，果有黄衣若宦者，扣门甚急，曰：“广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见。”无颇志大娘之言，遂从使者而往。江畔有画舸，登之，甚轻疾。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十数重门，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宦者趋而言曰：“召张无颇至。”遂闻殿上使轴帘，见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远游之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招无颇曰：“请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统摄，幸勿展礼。”无颇强拜。王罄折而谢曰：“寡人薄德，远邀大贤，盖缘爱女有疾，一心钟念。知君有神膏，倘或痊平，实所愧戴。”遂令阿监二人，引入贵主院。

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玳翠珰，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氤郁，满其庭户。俄有二女褰帘，召无颇入。睹真珠绣帐中，有一女子，才及笄年，衣翠罗缕金之襦。无颇切其脉良久，曰：“贵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龙膏，以酒吞之，立愈。贵主遂抽翠玉双

鸾篋而遗无颇，目成者久之。无颇不敢受，贵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当有献遗。”无颇愧谢。阿监遂引之见王。王出骇鸡犀、翡翠碗、丽玉明瑰而赠无颇，无颇拜谢。宦者复引送于画舸，归番禺，主人莫能觉。才货其犀，已巨万矣。无颇睹贵主华艳动人，颇思之。

月余，忽有青衣扣门而送红笺，有诗二首，莫题姓字。无颇捧之，青衣倏忽不见。无颇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词曰：

羞解明珰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

红楼日暮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

又曰：

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

寒闺欹枕不成梦，香炷金炉自袅烟。

顷之，前时宦者又至，谓曰：“王令复召，贵主有疾如初。”无颇忻然复往。见贵主，复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无颇降阶，闻环珮之响，宫人侍卫罗列，见一女子，可三十许，服饰如后妃。无颇拜之。后曰：“再劳贤哲，实所怀惭，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无颇曰：“前所疾耳，心有击触，而复作焉，若再饵药，当去根干耳。”后曰：“药何在？”无颇进药合。后睹之默然，色不乐，慰喻贵主而去。后遂白王曰：“爱女非疾，私其无颇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愀然。良久，曰：“复为贾充女耶？吾亦当继其事而成之，无使久苦也。”无颇出，王命延之别馆，丰厚宴犒。后王召之曰：“寡人窃慕君子之为人，辄欲以爱女奉托，如何？”无颇再拜辞谢，心喜不自胜。

遂命有司择吉日，具礼待之。王与后敬仰愈于诸嫔。遂止月余，欢宴俱极。王曰：“张郎不同诸嫔，须归人间，昨夜检于幽府，云：‘当是冥数。’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为时人所怪，南康又远，况别封疆，不如归韶阳，甚便。”无颇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饰、异珍、金珠、宝玉无限。曰：“唯侍卫辈即须自置，无使阴人，此减算耳。”遂与王别，曰：“三年即一到彼，无言于人。”无颇挈家居于韶阳，人罕知者。

住月余，忽袁大娘扣门见无颇，无颇大惊。大娘曰：“张郎今日赛

口及小娘子谢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宝赏之，然后告去。无颇诘妻，妻曰：“此袁天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后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佩金鸣玉，骑从阗咽，惊动闾里。后无颇稍畏人疑讶，于是去之，不知所适。

（《太平广记》卷三一〇）

萧 旷

大和中，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憩于双美亭。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陈思王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有之，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魄遇王于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缪矣。”

俄有双鬟，持茵席、具酒榼而至。谓旷曰：“妾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及《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适闻君琴韵清雅，愿一听之。”旷乃弹《别鹤操》及《悲风》，神女长叹曰：“真蔡中郎之俦也！”问旷曰：“陈思王《洛神赋》如何？”旷曰：“真体物浏亮，为梁昭明之精选尔。”女微笑曰：“状妾之举止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得无疏矣？”旷曰：“陈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见为遮须国王。”旷曰：“何谓遮须国？”女曰：“刘聪子死而复生，语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须国久无主，待汝父来作主。’即此国是也。”

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织绡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龙君之处女，善织绡于水府，适令召之尔。”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旷曰：“或闻龙畏铁，有之乎？”女曰：“龙之神化，虽铁石金玉，尽可透达，何独畏铁乎？畏者，蛟螭辈也。”旷又曰：“雷氏子佩丰城剑至延平津，跃入水，化为龙，有之乎？”女曰：“妄也！龙，木类；剑乃金，金

既克木而不相生，焉能变化？岂同雀入水为蛤，野鸡入水为蜃哉？但宝剑灵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剑不获，乃妄言为龙。且雷焕只言化去，张司空但言终合，俱不说为龙，任剑之灵异。且人之鼓铸锻炼，非自然之物，是知终不能为龙，明矣。”旷又曰：“梭化为龙，如何？”女曰：“梭，木也；龙本属木，变化归木，又何怪也？”旷又曰：“龙之变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马师皇疗之？”女曰：“师皇是上界高真，哀马之负重行远，故为马医，愈其疾者万有匹。上天降鉴，化其疾于龙唇吻间，欲验师皇之能。龙后负而登天。天假之，非龙真有病也。”

旷又曰：“龙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龙之清虚，食饮沆瀣，若食燕血，岂能行藏？盖嗜者乃蛟蜃辈。无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诞妄之词尔。”旷又曰：“龙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数百岁。偃仰于洞穴，鳞甲间聚其沙尘。或有鸟衔木实，遗弃其上，乃甲坼生树，至于合抱，龙方觉悟。遂振迅修行，脱其体而入虚无，澄其神而归寂灭，自然形之与气，随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腓，若未凝结，如物有恍惚，精奇杳冥。当此之时，虽百骸五体，尽可入于芥子之内，随举止无所不之，自得还原返本之术，与造化争功矣。”旷又曰：“龙之修行，向何门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术何异。上士修之，形神俱达；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堕。且当修之时，气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泄露，恐为上天谴谪尔。”

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情况昵洽，兰艳动人，若左琼枝而右玉树，缱绻永夕，感畅冥怀。旷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

玉箸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

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消翠羽空。

织绡诗曰：

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

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真珠。

旷答二女诗曰：

红兰吐艳间夭桃，自喜寻芳数已遭。

珠珮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

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匹赠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异相，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言讫，超然蹑虚而去，无所睹矣。

后旷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备写其事。今遁世不复见焉。

（《太平广记》卷三一一）

曾 季 衡

大和四年春，盐州防御使曾孝安有孙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壮丽，而季衡独处之。有仆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终于此，乃国色也；昼日，其魂或见于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愿睹其灵异，终不以人鬼为间。频炷名香，颇疏凡俗，步游闲处，恍然凝思。

一日晡时，有双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传达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讫，瞥然而没。俄顷，有异香袭衣，季衡乃束带伺之。见向双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问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丽真。父今为重镇，昔侍从大人牧此城，据此室，无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间存歿，颇思神会。其来久矣，但非吉日良时；今方契愿，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会，移时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时再会，慎勿泄之于人。”遂与侍婢俱去。

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余日，季衡不疑。因与大父麾下将校说及艳丽，误言之，将校惊惧，欲实其事，曰：“郎君将及此时，愿一扣壁，某当与二三辈潜窥焉。”季衡亦终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见季衡，容色惨怛，语声嘶咽，握季衡手曰：“何为负约而泄于人，自此不可更接欢笑矣！”季衡惭悔，无词以应。女曰：“殆非君之过，亦冥数尽耳！”乃留诗曰：

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拆莺离芳草竭。

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

季衡不能诗，耻无以酬，乃强为一篇曰：

莎草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

云鬟飘去香风尽，愁见莺啼红树枝。

女遂于襦带解蹙金结花合子，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赠季衡曰：“望异日睹物思人，无以幽冥为隔。”季衡搜书篋中，得小金镂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虽非珍异，但贵其名如意，愿长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别何时更会？”女曰：“非一甲子，无相见期。”言讫，呜咽而没。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体羸瘵。故旧丈人王回，推其方术，疗以药石，数月方愈。乃询五原纫针妇人，曰：“王使君之爱女，不疾而终于此院，今已归葬北邙山，或阴晦而魂游于此，人多见之。”则女诗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太平广记》卷三四七）

赵 合

进士赵合，貌温气直，行义甚高。大和初，游五原，路经沙碛，睹物悲叹。遂饮酒，与仆使并醉，因寝于沙碛。

中宵半醒，月色皎然，闻沙中有女子悲吟曰：“云鬟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飞。”合遂起而访焉。果有一女子，年犹未笄，色绝代，语合曰：“某姓李氏，居于奉天，有姊嫁洛源镇帅，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虏，至此挝杀，劫其首饰而去。后为路人所悲，掩于沙内，经今三载。知君颇有义心，倘能为归骨于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粉榆耳，当有奉报。”合许之，请示其掩骼处。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于橐中，伺旦。

俄有紫衣丈夫跃骑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义，信而廉，女子启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悦尚书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为犬戎三十万围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数里。连弩洒雨，飞梯排云，穿壁决壕，昼夜攻击，城中负户而汲者，矢如猬毛。当其时，御捍之兵才三千，激励其居人，妇女老幼，负土而立者，不知寒馁。犬戎于城北造独

脚楼，高数十丈，城中巨细，咸得窥之。某遂设奇计定，中其楼立碎，羌酋愕然，以为神功。又语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烧，吾且为汝取薪。’积于城下，许人钓上。又太阴稍晦，即闻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动声，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慑栗，不敢暂安。某曰：‘不然。’潜以铁索下烛而照之，乃空驱牛羊行，胁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余丈，将遇昏晦，群胡大喜，纵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马弩五百，张而拟之，遂下皮墙障之，一夕并工暗筑，不使有声，涂之以水。时寒，来日冰坚，城之莹如银，不可攻击。又羌酋建大将之旗，乃赞普所赐，立之于五花营内。某夜穿壁而夺之如飞，众羌号泣，誓请还前掳掠之人而赎其旗，纵其长幼妇女百余人，得其尽归，然后掷旗而还之。时邠、泾救兵二万人临其境，股栗不进。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内有神将，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达宥州，一昼而攻破其城，老少三万人，尽遭掳去。以此利害，则余之功及斯城不细。但当时时相使余不得仗节出此城，空加一貂蝉耳。余闻钟陵韦大夫旧筑一堤，将防水潦，后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问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当时守壁不坚，城中之人，尽为羌胡之贱隶，岂存今日子孙乎？知子有心，请白其百姓，讽其州尊，与立德政碑足矣。”言讫，长揖而退。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语百姓及刺史，俱以为妖，不听；惆怅而返。

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谢合曰：“君为言五原，无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当有火灾，方与祈求幽府，吾言于五原之事不谐，此意亦息，其祸不三旬而及矣。”言讫而没。果如期灾生，五原城殍死万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访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侧，合遇昔日之女子来谢，而言曰：“感君之义，吾大父乃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参同契》、《续混元经》，子能穷之，龙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没。合遂舍举，究其玄微，居于少室。烧之一年，皆使瓦砾为金宝；二年，能起毙者；三年，餌之能度世。今时有人遇之于嵩岭耳。

（《太平广记》卷三四七）

颜 濬

会昌中，进士颜濬，下第，游广陵，遂之建业。赁小舟抵白沙。同载有青衣，年二十许，服饰古朴，言词清丽。濬揖之，问其姓氏，曰：“幼芳姓赵。”问其所适，曰：“亦之建业。”濬甚喜，每维舟，即买酒果，与之宴饮；多说陈、隋间事，濬颇异之。或谐谑，即正色敛衽不对。抵白沙，各迁舟航，青衣乃谢濬曰：“数日承君深顾，某陋拙，不足奉欢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阁，此时当为君会一神仙中人，况君风仪才调，亦甚相称，望不渝此约。至时，某候于彼。”言讫，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

中元日，来游瓦官阁，士女阗咽。及登阁，果有美人，从二女仆，皆双鬟而有媚态。美人倚栏独语，悲叹久之。濬注视不易，双鬟笑曰：“愁措大，收取眼。”美人亦讶之，乃曰：“幼芳之言不缪矣。”使双鬟传语曰：“西廊有惠鉴阁黎院，则某旧门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甚喜，蹑其踪而去，果见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与美人叙寒暄，言语竟日。僧进茶果。至暮，谓濬曰：“今日偶此登览，为惜高阁，病兹用功，不久毁除，故来一别，幸接欢笑。某家在青溪，颇多松月，室无他人，郎君今夕必相过，某前往，可与幼芳后来。”濬然之。遂乘轩而去。

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数里而至。有青衣数辈，秉烛迎之，遂延入内室，与幼芳环坐。曰：“孔家娘子相邻，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宾相访，愿同倾觞，以解烦愤。’”少顷而至，遂延入，亦多说陈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审夫人复何姓第，颇贮疑讶。”答曰：“某即陈朝张贵妃，彼即孔贵嫔。居世之时，谬当后主采顾，宠幸之礼，有过嫔嫱，不幸国亡，为杨广所杀。然此贼不仁何甚乎！昔刘禅亦有后妃，魏君不罪；孙皓岂无嫔御，晋帝不诛。独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种亡国，我后主实即风流，诗酒追欢，琴樽取乐而已，不似杨广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怨女旷，父寡子孤。途穷广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鉴，为我报仇耳。”孔贵嫔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不欲。”美人大笑曰：“浑忘却。”濬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

者，后为贵妃侍儿；国亡之后，为隋宫御女；炀帝幸江都，为侍汤膳者。及化及乱兵入，某以身蔽帝，遂为所害。萧后怜某尽忠于主，因使殉葬吴公台下，后改葬于雷塘侧，不得从焉。时至此谒贵妃耳。”

孔贵嫔曰：“前说尽是闲事，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欢耳。”遂命双鬟持乐器洽饮。久之，贵妃题诗一章曰：

秋草荒台响夜蛩，白杨声尽减悲风。

彩笺曾擘欺江总，绮阁尘清《玉树》空。

孔贵嫔曰：

宝阁排空称望仙，五云高艳拥朝天。

青溪犹有当时月，应照琼花绽绮筵。

幼芳曰：

皓魄初圆恨彩娥，繁华秾艳竟如何？

两朝唯有长江水，依旧行人作逝波。

潜亦和曰：

箫管清吟怨丽华，秋江寒月绮窗斜。

惭非后主题笺客，得见临春阁上花。

俄闻叩门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仪来谒贵妃。”曰：“窃闻今夕佳宾幽会，不免辄窥盛筵。”俱艳其衣裾、明其珰珮而入座。及见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阁之会，又与新狎客题诗也。”顷之，闻鸡鸣，孔贵嫔等俱起，各辞而去。潜与贵妃就寝。欲曙而起，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曰：“异日睹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尽欢情，别日更当一小会，然须咨祈幽府。”呜咽而别。

潜翌日懵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寻曩日地，则近青溪松桧丘墟。询之于人，乃陈朝宫人墓。潜惨恻而返。数月，阁因寺废而毁。后至广陵，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果有宫人赵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太平广记》卷三五〇）

韦 自 东

贞元中，有韦自东者，义烈之士也。尝游太白山，栖止段将军庄。

段亦素知其壮勇者。一日，与自东眺望山谷，见一径甚微，若旧有行迹。自东问主人曰：“此何诣也？”段将军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顶，殿宇宏壮，林泉甚佳，盖唐开元中万迴师弟子之所建也，似驱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问樵者，说：‘其僧为怪物所食，今绝踪二三年矣。’又闻人说：‘有二夜叉于此山。亦无人敢窥焉。’”自东怒曰：“予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类，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于门下。”将军止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自东不顾，仗剑奋衣而往，势不可遏。将军悄然曰：“韦生当其咎耳！”

自东扞萝蹻石，至精舍，悄寂无人。睹二僧房，大敞其户，履锡俱全，衾枕俨然，而尘埃凝积其上。又见佛堂内细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寝之处。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类，或庖炙之余，亦有锅镬、薪。自东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谬耳。度其夜叉未至，遂拔柏树，径大如碗，去枝叶为大杖，扞其户，以石佛拒之。

是夜，月白如昼。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扞镬，大叫，以首触户，折其石佛而踣于地。自东以柏树挝其脑，再举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阖其扉。顷之，复有夜叉继至，似怒前归者不接己，亦哮吼，触其扉，复踣于户闕，又挝之，亦死。自东知雌雄已殒，应无侪类，遂掩关烹鹿而食。

及明，断二夜叉首，挈余鹿而示段。段大骇曰：“真周处之俦矣！”乃烹鹿，饮酒尽欢，远近观者如堵。有道士出于稠人中，揖自东曰：“某有衷恳，欲披告于长者，可乎？”自东曰：“某一生济人之急，何为不可？”道士曰：“某栖心道门，恳志灵药，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为吾配合龙虎丹一炉，据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灵药将成，而数有妖魔入洞，就炉击触，药几废散。思得刚烈之士，仗剑卫之。灵药倘成，当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东踊跃曰：“乃生平所愿也。”遂仗剑从道士而去。跻险蹻峻，当太白之高峰将半，有一石洞，可百余步，即道士烧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约曰：“明晨五更初，请君仗剑当洞门而立，见有怪物，但以剑击之。”自东曰：“谨奉教！”久立烛于洞门外以伺之。

俄顷，果有巨虺，长数丈，金目雪牙，毒气氤郁。将欲入洞，自东

以剑击之，似中其首。俄顷，若轻雾而化去。食顷，有一女子，颜色绝丽，执芰荷之花，缓步而至，自东又以剑拂之，若云气而灭。食顷，将欲曙，有道士乘云驾鹤，导从甚严，劳自东曰：“妖魔已尽，吾弟子丹将成矣，吾当来为证也。”盘旋候明而入，语自东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诗一首，汝可继和。”诗曰：

三秋稽颡叩真灵，龙虎交时金液成。

绛雪既凝身可度，蓬壶顶上彩云生。

自东详诗意，曰：“此道士之师。”遂释剑而礼之。俄而突入，药鼎爆裂，更无遗在。道士恸哭，自东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涤其鼎器而饮之。自东后更有少容，而适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将军庄尚有夜叉骷髅见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太平广记》卷三五六）

卢 涵

开成中，有卢涵学究，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

去十余里，见大柏林之畔，有新洁室数间，而作店肆。时日欲沉，涵因憩马。睹一双鬟，甚有媚态，诘之。云“是耿将军守茔青衣，父兄不在”。涵悦之，与语，言多巧丽，意甚虚襟，盼睐明眸，转资态度。谓涵曰：“有少许佳酝，郎君能饮三两杯否？”涵曰：“不恶。”遂捧古铜樽而出，与涵饮，极欢。青衣遂击席而讴送卢生酒曰：

独持巾帟掩玄关，小帐无人烛影残。

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寒。

涵恶其词之不称，但不能晓其理。酒尽，青衣谓涵曰：“更与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烛挈樽而入。涵蹑足窥之，见悬大乌蛇，以刀刺蛇之血，滴于樽中，以变为酒。涵大恐栗，方悟怪魅，遂掷出户，解小马而走。青衣连呼数声，曰：“今夕事，须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势不可，又呼：“东边方大，且与我趁取遮郎君。”俄闻柏林中有一大汉，应声甚伟。须臾，回顾，有物如大枯树而趋，举足甚沉重，相去百余步。涵但

疾加鞭，又经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隐隐雪白处，有人言云：“今宵必须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当受祸。”涵闻之，愈怖怯。

及庄门，已三更，扃门阒然，唯有数乘空车在门外，群羊方咀草次，更无人物。涵弃马，潜跼于车箱之下，窥见大汉径抵门，墙极高，只及斯人腰胯。手持戟，瞻视庄内，遂以戟刺庄内小儿，但见小儿手足捞空于戟之巅，只无声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远，方能起扣门。庄客乃启关，惊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

及旦，忽闻庄院内客哭声，云：“三岁小儿，因昨宵寐，而不苏矣。”涵甚恶之，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见夜来饮处，空逃户环屋数间而已，更无人物。遂搜柏林中，见一大盟器婢子，高二尺许；旁有乌蛇一条，已毙。又东畔柏林中，见一大方相骨，遂俱毁拆而焚之。寻夜来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节筋缀，而不欠分毫，锻以铜斧，终无缺损，遂投之于堑而已。涵本有风疾，因饮蛇酒而愈焉。

（《太平广记》卷三七二）

陈 鸾 凤

唐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人也。负气义，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海康者，有雷公庙，邑人虔洁祭祀，祷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岁闻新雷日，记某甲子，一句，复值斯日，百工不敢动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应如响。

时海康大旱，邑人祷而无应，鸾凤大怒曰：“我之乡，乃雷乡也。为神不福，况受人奠酹如斯；稼穡既焦，陂池已涸，牲牢殫尽，焉用庙为？”遂秉炬爇之。其风俗，不得以黄鱼鼈肉相和食，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鸾凤持竹炭刀，于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将有所伺。果怪云生，恶风起，迅雷急雨震之。鸾凤乃以刀上挥，果中雷左股而断。雷堕地，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云雨尽灭。鸾凤知雷无神，遂驰赴家，告其血属曰：“吾断雷之股矣，请观之。”亲爱愕骇，共往视之，果见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断其颈，啗

其肉，为群众共执之，曰：“霆是天上灵物，尔为下界庸人，辄害雷公，必我一乡受祸。”众捉衣袂，使鸾凤奋击不得。逡巡，复有云雷，裹其伤者和断股而去。沛然云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

遂被长幼共斥之，不许还舍。于是持刀行二十里，诣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复持刀立于庭，雷终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来事，又为逐出。复往僧室，亦为霆震，焚爇如前。知无容身处，乃夜秉炬，入于乳穴嵌空之处，后雷不能复震矣。三暝，然后返舍。自后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与鸾凤，请依前调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终不能震。如此二十余年，俗号鸾凤为雨师。

至大和中，刺史林绪知其事，召至州，诘其端倪。鸾凤云：“少壮之时，心如铁石，鬼神雷电，视之若无当者。愿杀一身，请苏万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骋其凶臆也？”遂献其刀与绪。厚酬其值。

（《太平广记》卷三九四）

江 叟

开成中，有江叟者，多读道书，广寻方术。善吹笛，往来多在永乐县灵仙阁。时沉饮酒，适闾乡，至盘豆馆东官道大槐树下醉寝。及夜艾，稍醒，闻一巨物行声，举步甚重。叟暗窥之，见一人，崔嵬，高数丈，至槐侧坐，而以毛手扞叟曰：“我意是树畔锄儿，乃瓮边毕卓耳。”遂敲大树数声，曰：“可报荆馆中二郎来省大兄。”大槐乃语云：“劳弟相访。”似闻槐树上有人下来与语。须臾，饮酌之声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抛却两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当弃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将至，犹顾此位，直须至火入空心，膏流节断，而方知退，大是无厌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雷霆，自拔于道，必得为材用之木，构大厦之梁栋，尚得存重重碎锦，片片真花，岂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为煨烬耳。”大槐曰：“雀鼠尚贪生，吾焉能办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与语。”告别而去。及明，叟方起。

数日，至闾乡荆山中，见庭槐森耸，枝干扶疏，近欲十围，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闻槐神与盘豆官道大槐王论

语云云，某卧其侧，并历历记其说。今请树神与我言语。”槐曰：“感子厚意，当有何求？殊不知尔夜烂醉于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师。树神有灵，乞为指教，使学道有处，当必奉酬。”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寻鲍仙师。脱得见之，或水陆之间，必获一处度世。盖感子之请，慎勿泄吾言也！君不忆华表告老狐，祸及余矣！”叟感谢之。

明日，遂入荆山，缘岩循水，果访鲍仙师，即匍匐而礼之。师曰：“子何以知吾而来师也？须实言之。”叟不敢隐，具陈：“荆山馆之树神言也。”仙师曰：“小鬼焉敢专辄指人，未能大段诛之，且飞符残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师曰：“今不诛，后当继有来者。”遂谓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陈之。”叟曰：“好道，癖于吹笛。”仙师因令取笛而吹之，一气清逸，五音激越，驱泉迸山，引雁行低，槁叶辞林，轻云出岫。仙师叹曰：“子之艺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赠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当召洞中龙矣。龙既出，必衔明月之珠而赠子，子得之，当用醍醐煎之三日，凡小龙已脑疼矣，盖相感使其然也。小龙必持化水丹而赎其珠也。子得，当吞之，便为水仙，亦不减万岁。无烦吾之药也，盖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师遂出玉笛与之。叟曰：“玉笛与竹笛何异？”师曰：“竹者，青也，与龙色相类，能肖之吟，龙不为怪也。玉者，白也，与龙相克，忽听其吟，龙怪也，所以来观之，感召之有能变耳，义出于玄。”叟受教，乃去。后三年，方得其音律。

后因之岳阳，刺史李虞馆之。时大旱，叟因出笛，夜于圣善寺经楼上吹，果洞庭之渚龙飞出，而降云绕其楼者不一。遂有老龙，果衔珠赠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昼，果有龙化为人，持一小药合，有化水丹，匍匐请赎其珠。叟乃持合而与之珠。饵其药，遂变童颜，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无不历览。

后居于衡阳，容发如旧耳。

（《太平广记》卷四一六）

周 邯

贞元中，有处士周邯，文学豪俊之士也。因彝人卖奴，年十四五，视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潜，虽经日移时，终无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无不屈也。邯因买之，易其名曰水精，异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峡，抵江陵，经瞿塘、滠潏，遂令水精沉而视其辽远。水精入，移时而出，多探金银器物。邯喜甚，每舣舟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复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经牛渚矶，古云最深处是温峤熟犀照水怪之滨，又使没入，移时，复得宝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状，皆怒目戟手，身仅免祸。”因兹邯亦至富赡。

后数年，邯有友人王泽，牧相州，邯适河北而访之；泽甚喜，与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与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盘石，而甃成八角焉，阔可三丈余，旦暮烟云蓊郁，漫衍百余步，晦夜有光如火红，射出千尺，鉴物若昼。古老相传，云有金龙潜其底，或亢阳，祷之，亦甚有应。泽曰：“此井应有至宝，但无计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与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异。泽亦当有所赏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脱衣，沉之良久而出，语邯曰：“有一黄龙极大，鳞如金色，抱数颗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无刃，惮其龙忽觉，是以不敢触。若得一利剑，如龙觉，当斩之，无惮也。”邯与泽大喜。泽曰：“吾有剑，非常之宝也，汝可持而往劫之。”水精饮酒，仗剑而入。移时，四面观者如堵。忽见水精自井面跃出数百步，续有金手亦长数百尺，爪甲锋颖，自空拿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慑栗，不敢近睹。但邯悲其水精，泽恨失其宝剑。

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谒泽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轻其百姓？此亢金龙，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泽润一方。岂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龙忽震怒，作用神化，摇天关，摆地轴，捶山岳而碎丘陵，百里为江湖，万人为鱼鳖，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钟离不爱其宝，孟尝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贪婪之心，纵使猾韧之徒，取宝无惮！今已啖其躯而锻其珠矣。”泽赧恨，无词而对。

又曰：“君须火急悔过而祷焉，无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泽遂具牲牢奠之。

（《太平广记》卷四二二）

马 拯

唐长庆中，有处士马拯，性冲淡，好寻山水，不择险峭，尽能跻攀。

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诣伏虎师。佛室内道场严洁，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榻上，见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来，使仆挈囊。僧曰：“假君仆使近县市少盐酪。”拯许之。仆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马沼山人，亦独登此来，见拯，甚相慰悦，乃告拯曰：“适来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谁氏之子。”说其服饰，乃拯仆夫也。拯大骇。沼又云：“遥见虎食人尽，乃脱皮，改服禅衣，为一老僧也。”拯甚怖惧。及沼见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马山人来，云某仆使至半山路，已被虎伤，奈何！”僧怒曰：“贫道此境，山无虎狼，草无毒螫，路绝蛇虺，林绝鸱鸢，无信妄语耳。”拯细窥僧吻，犹带殷血。

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户，明烛伺之。夜已深，闻庭中有虎怒，首触其扉者三四，赖户壮而不隳。二子惧而焚香，虔诚叩首于堂内土偶宾头卢者。良久，闻土偶吟诗曰：

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

若教特进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

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栏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银皿耳。其下两句未能解。”

及明，僧叩门曰：“郎君起来食粥。”二子方敢启关。食粥毕，二子计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诈僧云：“井中有异。”使窥之。僧窥次，二子推僧堕井，其僧即时化为虎，二子以巨石镇之而毙矣。二子遂取银皿下山。

近昏黑而遇一猎人，于道旁张弰弓，树上为棚而居，语二子曰：“无触我机。”兼谓二子曰：“去山下不远，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来？”

二子悸怖，遂攀缘而上。将欲人定，忽三五十人过，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妇女，歌吟者、戏舞者，前至弰弓所，众怒曰：“朝来被二贼杀我禅和，今方追捕之，又敢有人张我将军。”遂发其机而去。二子并闻其说，遂诘猎者。曰：“此是伧鬼，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征猎者之姓氏，曰：“名进，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诗下句有验矣：特进，乃牛进也；将军，即此虎也。”遂劝猎者重张其箭，猎者然之。张毕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触机，箭乃中其三斑，贯心而踣。逡巡，诸伧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谁人又杀我将军？”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辈无知下鬼，遭虎啖死，吾今为汝报仇，不能报谢，犹敢恸哭，岂有为鬼不灵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将军乃虎也，聆郎君之说，方大醒悟。”就其虎而骂之，感谢而去。

及明，二子分银与猎者而归耳。

（《太平广记》卷四三〇）

王 居 贞

明经王居贞者，下第归洛之颍阳。出京，与一道士同行。道士尽日不食，云：“我咽气术也。”每至居贞睡后灯灭，即开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复来。他日，居贞佯寝，急夺其囊。道士叩头乞。居贞曰：“言之即还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驰五百里。”居贞以离家多时，甚思归，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贞去家犹百余里，遂披之暂归。夜深，不可入其门，乃见一猪立于门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还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贞之次子夜出，为虎所食。”问其日，乃居贞回日。自后一两日甚饱，并不食他物。

（《太平广记》卷四三〇）

宁 茵

大中年，有宁茵秀才，假大寮庄于南山下，栋宇半堕，墙垣又缺。

因夜风清月朗，吟咏庭际。俄闻叩关声，称“桃林斑特处士相访”。茵启关，睹处士形质瑰玮，言词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亩而辛勤，与农夫而齐类。巢居侧近，睹风月皎洁，闻君吟咏，故来奉谒。”茵曰：“某山林甚僻，农具为邻，蓬蒿既深，轮蹄罕至；幸此见访，颇慰羁怀。”遂延入，语曰：“然处士之业何如，愿闻其说。”特曰：“某少年之时，兄弟竞生头角，每读《春秋》，至颖考叔挟辀以走，恨不得佐辅其间。读《史记》，至田单破燕之计，恨不得奋击其间。读《东汉》，至光武新野之战，恨不得腾跃其间。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则老倒，又无嗣子，空怀舐犢之悲，况又慕徐孺子吊郭林宗言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当，生刍一束，堪令讽味。”

俄又闻人叩关曰：“南山斑寅将军奉谒。”茵遂延入，气貌严耸，旨趣刚猛。及二斑相见，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吴太伯为荆蛮，断发文身，因兹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斗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远祖固及婕妤，好词章，大有称于汉朝，皆有传于史。其后英杰间生，蝉联不绝。后汉有班超，投笔从戎，相者曰：‘君当封侯万里外。’超诘之，曰：‘君燕颌虎头，飞而食肉，万里公侯相也。’后果守玉门关，封定远侯。某世为武贲中郎，在武班，因有过，窜于山林，昼伏夜游，露迹隐迹，但偷生耳。适闻风吹月高，墙外闲步，闻君吟咏，因来追谒，况遇当家，尤增慰悦。”

寅因睹棋局在床，谓特曰：“愿接老兄一局。”特遂欣然为之。良久，未有胜负。茵玩之，教特一两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斑寅笑曰：“大有微机，真一发两中。”茵倾壶请饮。及局罢而饮，数巡，寅请备脩脯以送酒。茵出鹿脯，寅啖决，须臾而尽，特即不茹。茵诘曰：“何故不茹？”特曰：“无上齿，不能咀嚼故也。”数巡后，特称小疾，便不敢过饮。寅曰：“谈何容易，有酒如渑，方学纣为长夜之饮。”觉面已赤。特曰：“弟大是钟鼎之户。”一坐耽，更不动。

后二斑饮过，语纷拿。特曰：“弟倚是爪牙之士，而苦相凌，何

也？”寅曰：“老兄凭有角之士，而苦相诋，何也？”特曰：“弟夸猛毅之躯，若值人如卞庄子，当为齑粉矣。”寅曰：“兄夸壮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当为头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长尺余。茵怒而言曰：“宁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竞，但且饮酒。”二客悚然。特吟曹植诗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联甚不恶。”寅曰：“鄙谚云：‘鸱鸢树上鸣，意在麻子地。’”俱大笑。

茵曰：“无多言，各请赋诗一章。”茵曰：

晚读云水静，夜吟山月高。

焉能履虎尾，岂用学牛刀？

寅继之曰：

但得居林啸，焉能当路蹲？

渡河何所适？终是怯刘昆。

特曰：

无非悲宁戚，终是怯庖丁。

若遇龚为守，蹄涔向北溟。

茵览之，曰：“大是奇才！”寅怒，拂衣而起曰：“宁生何党此辈？自古即有班马之才，岂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语者，盖恶伤其类耳。”遂怒曰：“终不能摇尾于君门下。”乃长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额，岂敢有人言誉耳，何相怒如斯？”特遂亦告辞。

及明，视其门外，惟虎迹牛踪而已。宁生方悟，寻之数百步，人家废庄内，有一老牛卧，而犹带酒气；虎即入山矣。茵后更不居此，而归京矣。

（《太平广记》卷四三四）

蒋 武

宝历中，有蒋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伟壮，胆气豪勇。独处山岩，唯求猎射而已。善于蹶张，每赍弓挟矢，遇熊黑虎豹，靡不应弦而毙，剖视其镞，皆一一贯心焉。

忽有物叩门，甚急速，武隔扉而窥之，见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诘曰：“与象叩吾门，何也？”猩猩曰：“象有难，知我能言，故负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苦，请话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余里，有嵌空之大岩穴，中有巴蛇，长数百尺，电光而闪其目，剑刃而利其牙。象之经过，咸被吞噬，遭者数百，无计避匿。今知山客善射，愿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众各思报恩矣。”其象乃跪地，洒涕如雨。猩猩曰：“山客若许行，便请挟矢而登。”

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见双目，在其岩下，光射数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蹶张端矢，一发而中其目，象乃负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跃出蜿蜒，或掖或踊，数里之内，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殒。乃窥穴侧，象骨与牙，其积如山。于是有十象，以长鼻各卷其红牙一枚，跪献与武。武受之，猩猩亦辞而去，遂以前象负其牙而归。武乃大有资产。

忽又有猩猩跨虎，持金钗钏数十事而告曰：“此虎一穴雌雄三子，遭一黄兽，擒其耳，醢其脑。昨见山客脱象之苦，因来相投。”武挟矢欲行，见前者跨象猩猩至，曰：“昨五虎凡噬数百人。天降其兽，食其四矣。今山客受赂，欲射兽，是养虎噬人。观其钗钏，可知食妇人多少。跨虎猩猩，同恶相济。”武惭曰：“吾当留意。”回矢殒虎，踏其猩猩。悬钗钏于门。村人多来认云：“为虎所食。”武一无所取。

（《太平广记》卷四四一）

孙 恪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至魏王池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径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褰帘而入。

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诗曰：

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

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

吟讽惨容。后因来褰帘，忽睹恪，遂惊惭入户，使青衣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曰：“不幸冲突，颇益惭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谁氏之子？”曰：“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惟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

良久，乃出见恪，美艳逾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郎君即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厅院中。”指青衣谓恪曰：“少有所须，但告此辈。”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缯，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诘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傲，不求名第，日治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

忽遇表兄张闲云处士。恪谓曰：“既久睽间，颇思从容，愿携衾绸，一来宵话。”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适观弟词色，妖气颇浓，未审别有何所遇？事之巨细，必愿见陈；不然者，当受祸耳。”恪曰：“未尝有所遇也。”张生又曰：“夫人稟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销，人则立死。故鬼怪无形而全阴也，仙人无影而全阳也。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气色。向观弟神采，阴夺阳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识用渐隳；津液倾输，根蒂荡动；骨将化土，颜非渥丹。必为怪异所铄，何坚隐而不剖其由也？”恪方惊悟，遂陈取纳之因。张生大骇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异焉？”张曰：“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之亲哉？又辨慧多能，足为可异矣！”遂告张曰：“某一生遭迕，久处冻馁，因兹婚娶，颇似苏息，不能负义，何以为计？”张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传云：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且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乎？”张又曰：“吾有宝剑，亦干将之俦亚也。凡有魍魉，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备数。诘朝奉借，

倘携密室，必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鹦鹉也。不然者，则不断恩爱耳。”明日，恪遂受剑。张生告去，执手曰：“善伺其便。”

恪遂携剑，隐于室内，而终有难色。袁氏俄觉，大怒而责恪曰：“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余，岂能立节行于人世耶？”恪既被责，惭颜惕虑，叩头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恪方稍安。后数日，因出，遇张生，曰：“无何使我撩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张生问剑之所在，具以实对。张生大骇曰：“非吾所知也。”深惧而不敢来谒。后十余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掺杂。

后恪之长安，谒旧友王相国缙，遂荐于南康张万顷大夫为经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垓有峡山寺，我家旧有门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别来数十年。僧行夏腊极高，能别形骸，善出尘垢。倘经彼设食，颇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斋蔬之类。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妆，携二子诣老僧院，若熟其径者。恪颇异之。遂将碧玉环子以献僧曰：“此是院中旧物。”僧亦不晓。

及斋罢，有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台上，后悲啸扞萝而跃。袁氏惻然。俄命笔题僧壁曰：

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

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

乃掷笔于地，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遂裂衣化为老猿，追啸者跃树而去；将抵深山，而复返视。恪乃惊惧，若魂飞神丧。

良久，抚二子一恸。乃询于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贫道为沙弥时所养。开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经过此，怜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闻抵洛京，献于天子。时有天使来往，多说其慧黠过人，长驯扰于上阳宫内，及安史之乱，即不知所之。於戏！不期今日更睹其怪异耳！”

碧玉环者，本河陵胡人所施，当时亦随猿颈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怅，舣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回棹，不复能之任也。

（《太平广记》卷四四五）

姚 坤

大和中，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常以钓渔自适。居于东洛万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侧有猎人，常以网取狐兔为业；坤性仁，恒收赎以放之，如此活者数百。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常于阡处凿井，深数丈，投以黄精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以础石咽其井。坤及醒，无计跃出，但饥茹黄精而已。

如此数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谓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孙不少，故来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冢，因上窍，乃窥天汉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奋飞，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觉飞出，蹑虚驾云，登天汉，见仙官而礼之。君但能澄神泯虑，注盼玄虚，如此精确，不三旬而自飞出，虽窍之至微，无所碍矣。”坤曰：“汝何所据耶？”狐曰：“君不闻《西昇经》云：‘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訖而去。

坤信其说，依而行之，约一月，忽能跳出于础孔中。遂见僧；大骇，视其井，依然。僧礼坤，诘其事。坤告曰：“但于中饵黄精一月，身轻如神，自能飞出，窍所不碍。”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坠下，约弟子一月后来窥。弟子如其言，月余来窥，僧已毙于井耳。

坤归旬日，有女子自称夭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妖丽冶容，至于篇什书札，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后坤应制，挈夭桃入京，至盘豆馆，夭桃不乐，取笔题竹简为诗一首曰：

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

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

吟讽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执良犬，将献裴度，入馆。犬见

夭桃，怒目掣锁，蹲步上阶。夭桃亦化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犬惊，腾号出馆，望荆山而窜。坤大骇，逐之，行数里，犬已毙，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怅悲惜，尽日不能前进。及夜，有老人挈美酝诣坤，云“是旧相识”。既饮，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老人饮罢，长揖而去，云：“报君亦足矣；吾孙亦无恙。”遂不见。坤方悟狐也。后寂无闻矣。

（《太平广记》卷四五四）

邓 甲

宝历中，邓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岩。峭岩者，真有道之士，药变瓦砾，符召鬼神。甲精恳虔诚，不觉劳苦，夕少安睫，昼不安床。峭岩亦念之，教其药，终不成；受其符，竟无应。道士曰：“汝于此二般无分，不可强学。”授之禁天地蛇术。寰宇之内，唯一人而已。甲得而归焉。

至乌江，忽遇会稽宰遭毒蛇螫其足，号楚之声，惊动闾里，凡有术者，皆不能禁。甲因为治之，先以符葆其心，痛立止。甲曰：“须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将刖矣。是蛇疑人禁之，应走数里。”遂立坛于桑林中，广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飞篆字，召十里内蛇。不移时而至，堆之坛上，高丈余，不知几万条耳。后四大蛇，各长三丈，伟如汲桶，蟠其堆上。时百余步草木，盛夏尽皆黄落。甲乃跣足攀缘上其蛇堆之上，以青篆敲四大蛇脑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内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蛇继往，以至于尽。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箸，其长尺余，懵然不去。甲令舁宰来，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缩，难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长数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张口向疮吸之。宰觉其脑内有物，如针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无苦，厚遗之金帛。

时维扬有毕生，有常弄蛇千条，日戏于闾阖，遂大有资产，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无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与一符，飞其蛇过城垣之外，始货得宅。

甲后至浮梁县，时逼春风，有茶园之内，素有蛇毒，人不敢啜其

茗，毙者已数十人。邑人知甲之神术，敛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坛，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长丈余，焕然锦色。其从者万条，而大者独登坛，与甲较其术。蛇渐立，首隆数尺，欲过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为水，余蛇皆毙。倘若蛇首逾甲，即甲为水焉。从此茗园遂绝其毒虺。

甲后居茅山学道，至今犹在焉。

（《太平广记》卷四五八）

高 昱

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尝舣舟于昭潭，夜仅三更，不寐，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蓉，红芳颇异。有三美女各据其上，俱衣白，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听我语否？”又一曰：“纵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惮也！”相谓曰：“‘昭潭无底橘洲浮’，信不虚耳！”又曰：“请各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习释。”其次曰：“吾习道。”其次曰：“吾习儒。”各谈本教道义，理极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梦。”二子曰：“何梦也？”曰：“吾梦子孙仓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举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游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来晨得何物食。”久之，曰：“从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适来所梦，便成先兆，然未必不为祸也。”言讫，逡巡而没。昱听其语，历历记之。

及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骇曰：“昨宵之言不谬耳！”旋踵，一道士舣舟将济，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虽死无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续有一儒生，挈书囊，径渡。昱慰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斋，不可亏其吊礼。”将鼓棹，昱挽书生衣袂曰：“臂可断，不可渡。”书生方叫呼于岸侧，忽有物如练，自潭中飞出，绕书生而入。昱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滢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长吁曰：“命也！顷刻而没三子！”

俄而有二客，乘叶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谒叟，问其姓字。叟曰：“余祁阳山唐勾鹜，今适长沙，访张法明威仪。”昱久闻其高道，有神术，礼谒甚谨。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乃三溺死者亲属也。叟诘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开篋，取丹笔篆字，命同舟弟子曰：“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族，火急他适。”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数百丈，观大穴明莹，如人间之屋室。见三白猪寐于石榻，有小猪数十，方戏于旁。及持符至，三猪忽惊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梦，果中矣！”曰：“为某启先师，住此多时，宁无爱恋？容三日徙归东海。”各以明珠为献。弟子曰：“吾无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为我语此畜生：‘明晨速离此，不然，当使六丁就穴斩之。’”弟子又去。三美女号恸曰：“敬依处分。”弟子归。

明晨，有黑气自潭面而出；须臾，烈风迅雷，激浪如山。有三大鱼，长数丈，小鱼无数周绕，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与昱乘舟东西耳。

（《太平广记》卷四七〇）

文 箫

大和末岁，有书生文箫者，海内无家，因萍梗抵钟陵郡。生性柔而洽道，貌清而出尘，与紫极宫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宫，三四年矣。

钟陵有西山，山有游帷观，即许仙君逊上升地也。每岁至中秋上升日，吴、越、楚、蜀人，不远千里而携挈名香、珍果、绘绣、金钱，设斋醮，求福祐。时钟陵人万数，车马喧阗，士女栉比，数十里若阗阗。其间有豪杰，多以金召名姝善讴者，夜与丈夫闲立，握臂连踏而唱，其调清，其词艳，惟对答敏捷者胜。

时文箫亦往观焉，睹一姝，幽兰自芳，美玉不艳，云孤碧落，月淡寒空。聆其词理，脱尘出俗，意谐物外。其词曰：

若能相伴陟仙坛，应得文箫驾彩鸾。

自有绣襦并甲帐，琼台不怕雪霜寒。

生久味之，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俦侣也。”竟植足不去。姝亦盼生。

久之，歌罢，秉烛穿大松径将尽，陟山扞石，冒险而去。生亦潜蹊其踪。烛将尽，有仙童数辈，持松炬而导之。生因失声，姝乃觉，回首而诘：“莫非文箫耶？”生曰：“然。”姝曰：“吾与子数未合而情之忘，乃得如是也。”遂相引至绝顶坦然之地，侍卫甚严，有几案帷幄，金炉国香。与生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书，请姝详断，其间多江湖沉溺之事。某日，风波误杀孩稚。姝怒曰：“岂容易而误耶？”仙娥持书既去，忽天地黯晦，风雷震怒，摆裂帐帷，倾覆香几。生恐惧不敢旁视。姝仓皇披衣秉简，叩齿肃容，伏地待罪。俄而风雨帖息，星宿陈布，有仙童自天而降，持天判，宣曰：“吴彩鸾以私欲而泄天机，谪为民妻一纪。”姝遂号泣，与生携手下山而归钟陵。生方知姝姓名，因诘曰：“夫人之先，可得闻乎？”姝曰：“我父吴仙君猛，豫章人也。《晋书》有传。常持孝行，济人利物，立正祛邪。今为仙君，名标洞府。吾亦为仙，主阴籍，仅六百年矣。睹色界而兴心，俄遭其谪，然子亦因吾可出世矣。”

生素穷寒，不能自贍。姝曰：“君但具纸，吾写孙愐《唐韵》。”日一部，运笔如飞，每鬻获五缗。缗将尽，又为之。如此仅十载，至会昌二年，稍为人知，遂与文生潜奔新吴县越王山侧百姓郡举村中，夫妻共训童子数十人。主人相知甚厚，欲稔。姝因题笔作诗曰：

一斑与两斑，引入越王山。

世数今逃尽，烟萝得再还。

箫声宜露滴，鹤翅向云间。

一粒仙人药，服之能驻颜。

是夜，风雷骤至，闻二虎咆哮于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凌晨，有樵者在越山，见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飞，陟峰峦而去。郡生闻之惊骇，于案上见玉合子，开之，有神丹一粒，敬而吞之，却皓首而返童颜。后竟不复见二人。今钟陵人多有吴氏所写《唐韵》在焉。

（《岁时广记》卷三三）

金 钗 玉 龟

明皇念杨妃，令方士杨什伍求之。至蓬莱顶高宫西庑，上玄女仙张太真即贵妃，谓什伍曰：“我，上帝侍女，隶上玄宫。圣上太阳朱宫真人偶以宿缘为侍卫尔。”乃取开元中所赐金钗钿盒各半、玉龟子为信。什伍以进，上为潜然，赐号“通幽”。

（《绀珠集》）

红 拂 妓

李靖微时，见杨素白事。有红拂妓目靖久之，其夜来奔，曰：“我家红拂妓也，阅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松萝愿托，故来奔耳。”

（《绀珠集》）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 朝野僉载·云溪友议 [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羨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羨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 徐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鯖录 [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 惠洪 费衎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程史·默记 [宋] 岳珂 王铨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楙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 袁褰 周煊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俎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羨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嘯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槁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 姚元之 王昶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 陆以湜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盒随笔 [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